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悼 悲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Eugene O'Neill



3 0605 8266 9

譯蕪 荒·作爾尼奧 美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874.33
878.12
8204/2



悼 悲

譯 蕪 荒 · 作 爾 尼 奧 美

15

版初月三年九四九一

權作著有本譯翻

角五元三價本基

出版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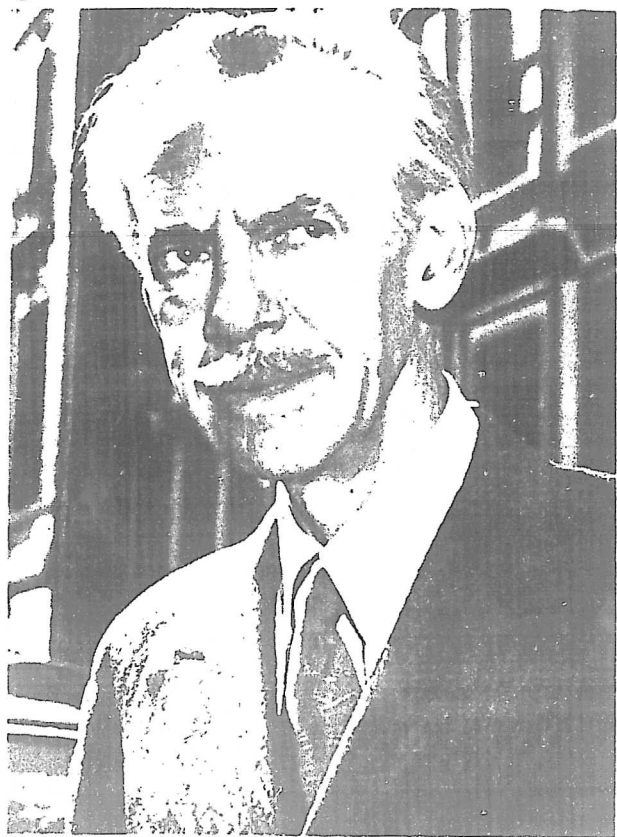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多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會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會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絡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爾尼奧·金尤

三部曲的佈景

除了第二部的一幕外，三部曲所發生的地點是在新英格蘭的一個濱海小市鎮的近郊，西南住宅的內外。

有一個特設的幕，表現出從街道上望過去的孟宅的景象。就從街道上，人們在頭一幕裏走到住宅的外面，在次一幕裏便走進住宅，每部戲裏都是如此。

這個特設的幕呈現一片寬敞的地面，約有三十畝——圍繞着住宅，背景是一個樹木蒼鬱的山嶺，右邊和背後是菓園，左邊是一個大花園和一個花房。

前面沿街有一行刺槐和榆樹。這一片產業是用一道白色的柵欄和一道高籬笆圍起來的。一條車道灣灣曲曲地從兩個白色的園門通到住宅。宅右角邊上是一叢松樹。再向前，沿着車道是楓樹和刺槐。宅左角邊上是一大叢各色的丁香花。

宅身是建在一個坡坡上的，離街約三百呎。是一所盛行於十九世紀前期的希臘廟宇式的六建築。白色的木製的門廊，帶有六根高柱子，跟住宅本身的石雕的灰牆，適成對照。二樓有五個窗戶，樓下有四個窗戶，主要的入口在正中間，那是一個帶有方形的門頂窗和壁窗的



門道，夾在兩旁的兩根廊柱之間。窗戶上的百葉窗漆的是深綠色。門道前面有一列四級的台階，從地面通到門廊。

三部曲的時間是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的春天或夏天。

歸家
(三部曲之一)

幕次

第一幕

孟南家的內部，地點是新英格蘭，時間爲一八六五年四月。

第二幕

孟宅內艾斯拉孟南的書房，時間緊接着第一幕。

第三幕

和第一幕一樣，孟宅內部，時間是一星期後的一個晚上。

第四幕

孟宅的一間臥室，時間是同一個晚上的夜裏。

人物

準將艾斯拉孟南

克利斯丁 艾之妻

萊維妮亞 艾與克的女兒

亞當姆卜蘭特 飛商號快船的船長

上尉彼得賴爾斯 美軍砲兵軍官

海絲兒賴爾斯 彼得的妹妹

薩斯柏克威士

亞麥斯愛梅士

陸易莎 亞之妻

米妮 陸易莎的表妹

第一幕

佈景 一八六五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孟南住宅的內部。前面是車道，從臨街的兩個進口起一直通到屋子跟前。車道的後方，白色的希臘廟宇式的門廊以及六個高高的柱子橫列在舞台上。屋子右角前面，車道邊的草地上有一棵松樹。樹幹是一根黑色的圓柱體和門廊的白色柱子成爲強烈的對照。左前方，車道旁邊有一叢密密的紫丁香和山梅花。花叢前面的草地上放了一個長凳，坐在長凳上的人一部份給花叢遮住了，從屋子面前看過來是看不見的。

時間緊在日落之前，落日的柔和的光直接照在屋子上面，在白色的走廊和後面的灰色的石頭牆上閃爍成一種有光彩的薄霧，加強了圓柱的白色，牆壁的暗灰色，開着的百葉窗的綠色，草地和花叢的綠色，松樹的墨綠色。白色的圓柱在它們後面的灰牆上投了一條條的黑影。下層的窗戶把太陽光反映成一種可恨的眩光。那門廊就像是爲了遮掩屋子的暗灰色的醜惡而釘在屋子上的一個不相稱的白面具。

遠處，在市鎮那方面，樂隊正在奏「約翰勃朗的身體」。順着一陣陣的輕風，樂聲

有時很響，風息的時候，隨又低沈得模糊起來。

在左後方，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唱着「申納杜」——這支歌比任何別的歌曲更含蓄着大海的深沈的節奏。聲音越來越近。那是一種細弱而又蒼老的聲音，過去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男中音的嗓子。

「哦，申納杜，我的滾滾的河流，

我想聽見你的響聲。

哦，申納杜，我無法走近你，

我遠遠地走過了寬闊的米蘇里。」

歌者薩斯柏克威士從屋子的拐角處走進時，唱完了最後一句。緊跟在他後面的是亞麥斯愛梅士，他的妻子陸易莎和她的表妹米妮。

薩斯柏克威士是孟南家的花匠兼打雜，他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白髮白鬚，高高的，骨瘦如柴，削肩，由於風濕，關節硬化，但仍然康健。他有一張瘦削的面孔，在靜息時，給人一種奇異的印象，像一具真實的面罩。他的臉上帶着一種陰森的表情，可是

他的銳利的小眼睛，仍舊帶着機智的東張西望的熱力，窺探着生活，而他的鬆弛的嘴強烈地暗示着下流的幽默。他穿着他的有泥痕的工作服。

亞麥斯愛梅士的職業是木匠，現在正在休假，他跟他的妻子和妻子的表妹一樣，穿着最體面的衣服。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子。在性格上，他是那種閑話多多的人，並沒有什麼惡意，只不過因為在他，飛長流短是最能取悅於他的聽衆的話題罷了。

他的妻子陸易莎，年齡和他相彷彿，比他更高更粗，同樣地也是那種飛長流短類型的人，她的舌頭都被刻毒話磨尖了。

陸易莎的表妹米妮是一位四十歲的胖女人，是那種溫順的愛聽閑話的人，圓圓的小臉，圓圓的楞眼睛，圓圓的小嘴鼓了出來專門吸取閑話。

後面的三個人，與其說是三個人，不如說是市民的各種典型，是代表市鎮的一幫人前來觀察和打聽富有的而又離羣索居的孟南家的人們的。

薩斯領着他們走到紫丁香花叢跟前，他們站在那注視着房子。薩斯帶着老年人愛開玩笑的心境，想在米妮跟前擺弄一番。他的歌是專為她唱的。他用肘觸碰她，露齒一笑。

薩斯 一個老頭子能唱得那樣，不壞吧？我一向是以唱小調兒出名的。（看見米妮不注意

他，却正在張口瞪目地瞅着房子，他便轉身對着亞麥斯——興高采烈地。愛梅士，如果那個消息是真的，那麼今兒晚上鎮上的人，誰都會喝得個爛醉的！慶祝一下是我們的愛國責任哩！

亞麥斯（露齒一笑。）的確，我們應該慶祝的！

陸易莎 投降也罷，不投降也罷，今兒晚上，你可不能把愛梅士灌醉了！老不死的，你才真是個老不死的哩！

薩斯（高興了。）一點也不老！我才七十五歲！我的老爸爸活到九十歲：酒害不死姓伯克威士的！（他和亞麥斯都笑了。陸易莎也不由得笑了。米妮忘其所以的，仍在瞪着房子。）

米妮 我的老天爺！多麼漂亮的一座房子！

薩斯 我答應愛梅士的，等你來看他的時候，帶你們來逛逛。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到裏面來看孟南家的房子的。他們嚴禁閑人入內。

米妮 哎呀！他們一定很有錢！他們怎樣發財的？

薩斯 艾斯拉賺了很多，在他以前，他的父親，艾比孟南承繼了一些，並且在航運方面又賺了更多的錢。創辦了西洋最快的航綫。

米妮 艾斯拉是個將軍，是不是？

薩斯（驕傲地。）是啦。他是格蘭特的隊伍裏最能作戰的一位！

米妮 他是個怎樣的人？

薩斯（誇張地。）艾斯拉他可能幹嘍！人們以爲他傲慢無情，因爲他對他們向來沒有什麼話說。可是那只不過是孟南家的派頭罷了。兩百年來，他們一直是這兒的大亨，他們可不讓別人忘記這個。

米妮 他既然那麼有錢，怎麼會加入軍隊的呢？

薩斯 噢，這次戰爭以前，他當過兵。他的爸爸叫他進了西點軍校。他參加過墨西哥戰爭，升了少校。就是那一年艾比去世，於是艾斯拉離開軍隊，接管了這兒的航業。可是他作的事情可不就止那個。他還學過法律，當過法官。又搞政治，當過市長。戰爭爆發時，他是市長，但他立刻辭了職，又加入軍隊。現在他升了將軍。噢，艾斯拉，他可能幹得很呀！

亞麥斯 是呀。他真是咱們這個市鎮上的一個人物。

陸易莎 但是他的太太可就又當別論了。人們都恨她！她不像孟家的人。祖上是法國人和荷蘭人，又漂亮又古怪。她的爸爸在紐約當醫生，不過一定不是一個重要的人，因爲當艾斯拉和她結婚的時候，她沒帶一點錢過來。

薩斯（他的面孔變得陰森起來——嚴厲地。）別去管她。我們不談她。（於是突然改變話題。）對了，我得去見見維妮。我從廚房裏去。你們在這裏等等。如果艾斯拉的老婆把你們當作擅自進來的閑人，要麼開你們，你們就告訴她我得到了維妮的允許，帶你們進來參觀的。

（他從左邊的屋角上轉過去了。三個人楞頭楞腦地四下張望，態度拘束而不自在。他們低聲地談着話。）

陸易莎 薩斯把他的孟家老主人們誇讚得了不得。我忍不住拿着艾斯拉的老婆來刺他一下。亞麥斯 那不算什麼。他一向恨她的。

陸易莎 噓！有人出來了。我們回到這邊來吧！（他們擠到了香花叢旁邊的長凳後面，從葉叢望過去。前門開了，克利斯丁孟南走出來，走到台階上方的門廊邊上。陸易莎戳戳她的表妹激動低聲說。）就是她！

（克利斯丁孟南是一個高高的動人的女人，有四十歲，但看起來要年青些。她有一個美妙的肉感的身材，走動起來帶着一種嫵媚的風度。她穿着一件綠色的緞子衣裳，剪裁得很講究並且很值錢，襯出她的彎曲的濃髮的別緻顏色來。她的頭髮一半是棕黃色，一半是金黃色，各自鮮明而又互相調和，她的面貌也不凡，與其說是美麗還不如說是俊俏。

她的面孔使我們立刻得一個奇異的印象，好像那不是活的肌肉，而是一具栩栩如生的蒼白面具，只有兩個深陷的暗綠色的眼睛是活動的。她的兩條黑眉毛在她的高高的鼻子上方很顯目地連成一條直線。她的下巴很厚，她的嘴又大又肉感，下唇豐滿，上唇弓形的細細一條，帶一道汗毛影子。她站在那裏傾聽着，帶着防禦的姿態，就好像音樂中包含着某些使她感到威脅的意義。但立即又輕蔑地聳聳肩頭，下了台階，走向花園，走過了香花叢時，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亞麥斯和兩個女人。）

米妮（低聲，驚訝地。）哎呀！她俊俏得很哩，是不是？

陸易莎 我覺得她過於好看了。

米妮 對啦。她臉上有種怪相。

亞麥斯 神祕相——就像她戴着一個面具似的。孟家的人的像貌就是那樣的。他們全都是，並且過給他們的妻子。你們沒注意，薩斯因為跟了他們一生，也帶上了那副相。他們不願意人家猜出他們的祕密。

米妮（急不可待地。）祕密？

陸易莎 孟家的人們和別人一樣有他們的祕密！而且是更糟糕的祕密。（把聲音降低成爲一種耳語——對她的丈夫。）把老阿比孟南的弟弟戴維德因爲娶了那個法國女看護，而弄出

麻煩來的事告訴米妮。

亞麥斯 噓！住嘴，成不成？薩斯來了。（但是他很快地用低聲對米妮說。）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哩。我以後告訴你。（薩斯從屋子的左角轉過來，走到他們中間。）

薩斯 那個黑廚子老叫我給她拿柴！人們還以為我是她的奴隸哩！那就是我們解放他們的報應。（於是輕快地。）來吧，夥計們。我帶你們看看桃樹園，然後我們到花房去。我怎樣也找不到維妮。

（他們正要走的時候，屋子的正門開了，萊維妮亞走出來，走到台階上方就是她媽媽原來站立的地方。她是二十三歲，但看去老得多。她和她媽媽同樣高，身體瘦削，平胸而有稜角，平常的黑色衣服加重了她的平凡。她的動作僵硬，走動起來帶着木然的，四平八穩的，軍人的姿態。她有一種平板的乾燥的聲音，並且發起話來有一種像軍官下令的習慣。雖然有這些不同之處，但是人們立刻看出她的面相很像她的媽媽。她有着同樣的棕黃的金黃的頭髮，同樣的灰白色和深綠色的眼睛，兩條黑眉毛在鼻子上方連成一條直線，同樣肉感的嘴，同樣厚的下巴。人們特別容易注意到她的面孔在靜止狀態中所呈現的同樣奇異的面具似的印象。但是顯然地，萊維妮亞盡力強調她和她媽媽的不同之點。

她把頭髮緊向後梳，好像要掩蓋住天然的鬢曲，而且她的極端質樸的風貌上沒有一絲女性的誘惑。她的頭和她媽媽的一般大小，但是放在她的瘦削的身體上，便顯得過於笨大。

薩斯（看見了她。）她現在在那裏咧。

（他走向台階——隨後看見她沒有注意到他們：她的態度上的某種東西引起他的注意，他止住，站在那裏候着。她正望着右下方，注視着她的媽媽穿過花園走向花房。她的眼睛由於一種強烈的、嚴酷的仇恨是冷寞而嚴厲的。隨後她的媽媽顯然是走進花房裏去了，因為萊維妮亞轉過頭來，仍然沒有看見薩斯和他的友人們，她又望着左下方，樂隊引起了她的注意，一陣微風傳過來的樂聲突然更宏亮起來。樂隊仍在奏着「約翰布朗的身體」的曲子。萊維妮亞傾聽着，就像她媽媽方才一樣，但是她的反應和她媽媽的恰恰相反。她的眼睛閃着一種陰森的滿意的光芒，她的臉上表現着一種奇異的報復的勝利。）

陸易莎（很快對米妮耳語。）那就是萊維妮亞！

米妮 她的面孔很像她媽媽——有種怪像——但是她沒有她媽媽漂亮。

薩斯 你們先到菓樹園去，夥計們。我就去。（他們從屋子的左角轉過去，走了。他急忙走

向萊維妮亞。喂，維妮，我有好消息報告你。電報局裏的人說李將軍這一次真的完了！他們就只等官正式宣佈這個消息了。你可以相信你爸爸就要回家了！

萊維妮亞（陰森地。）我希望如此。是時候了。

薩斯（對她銳利地一瞟——慢慢地。）是嘍。

萊維妮亞（轉身對他，嚴厲地。）薩斯，你是什麼意思？

薩斯（避開她的目光——模稜地。）沒有什麼意思——你說什麼意思就是什麼意思。（萊維妮亞瞪着他。他避開她的目光——隨後十分隨便地。）前天晚上和昨天一整天你到那裏去了？

萊維妮亞（驚。）到海絲兒和彼得家裏去了。

薩斯 是啦，漢娜是說你告訴她你到那裏去的。那可就怪了——昨天我看見彼得，他問我你跑到哪裏去了。

萊維妮亞（又一驚——隨即慢慢地說，好像承認他們之間有一種秘密諒解。）薩斯，我到紐約去了。

薩斯 是啦。我想你是到那裏去了。（於是深表同情地。）維妮，你真辛苦啊。那真是一件可恥的事。

萊維妮亞（倔強起來——乾脆地。）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

薩斯（會意地點頭。）好吧，維妮。你隨便說吧。（他頓一下——於是繃繃眉頭遲疑了一時，脫口而出。）近來我心裏有一件事情想提醒你一下，這準和你担心的事有關係——就是說，如果我說的有點道理的話。

萊維妮亞（倔強地。）我並不担心什麼呀。（於是嚴厲地。）提醒我？提醒我什麼？

薩斯 也許沒有什麼——但是也許我是對的，如果我是對的，那麼你就應該被提醒。這件事和卜蘭特船長有關係。

萊維妮亞（又吃一驚，但保持她的語調的冷漠與鎮定。）他怎麼樣？

薩斯 有件事情，我以為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特別注意過，因為——（他看見有人從走道上走來，於是匆忙地。）彼得和海絲兒來了。我以後再告訴你，維妮。現在我反正沒有工夫。那些人們還在等着我哩。

萊維妮亞 我就坐在這裏，你過後來。（隨後她的訓練有素的面具暫時開朗了——緊張地。）噢，彼得和海絲兒這時來幹什麼呢！我不想見什麼人！（她預備要走進屋去。）

薩斯 你進去。我會代你打發他們的。

萊維妮亞（她自己鎮靜了一下——簡短地。）不。我見他們。

（薩斯從屋子的左角轉回去。過了一時，彼得和海絲兒從左前方的走道上走來。海絲兒是一個十九歲的姑娘，美麗而健康，有着黑色的頭髮和眼睛。她的頭臉不大，但結構清晰。她有一張堅強的下巴和一張有本領的微笑的嘴。對於她的性格，一眼看去，就可以得一個確切的印象——坦白，天真，和藹，良善——這一切都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鎮定的。她的哥哥彼得在性格上很像她——爽直，真誠而和氣。他有二十二歲，是一個身強力壯的青年，動作不大自然，說話有點猶豫。他的臉很寬而又平凡，塌鼻子，棕色的鬃髮，大嘴，美妙的灰色眼睛。他穿着聯軍的砲兵軍官的制服。）

萊維妮亞（帶着勉強的殷勤。）下午好，你們怎麼樣呀？（她和海絲兒接吻，並且和彼得握手。）

海絲兒 噢，我們都好，可是，維妮，你怎麼樣，那倒是問題嗎？好像我們有好多年沒見似的！我希望，你沒有生病吧！

萊維妮亞 哼——如果你把討厭的傷風叫做病的話。

彼得 啊呀，那太糟了！現在好清了吧？

萊維妮亞 是的——差不多好清了。坐下，好不好？

（海絲兒坐在板凳的左端，萊維妮亞坐在中間，靠着海絲兒。彼得小心翼翼地坐在右

邊。他和萊維妮亞之間有個空子。）

海絲兒 彼得能够待一會兒，如果你要他待下的話，我只暫且進來看看你有沒有得到奧林的消息。

萊維妮亞 從你看過的那封信之後沒有消息。

海絲兒 可是那封信是很久以前的了！而且我有好幾個月都沒有接過一封信。我猜想他一定在什麼地方碰上了另一位姑娘，把我撇了。（她勉強一笑，但是她的語音確帶傷感。）

彼得 奧林不寫信並不意味什麼。他從來就不好寫信。

海絲兒 我知道，不過——維妮，你想他是受傷了嗎？

萊維妮亞 當然不會，父親會告訴我們的。

彼得 他一定會說的。海絲兒，不要傻里傻氣了！（稍頓一下之後，）奧林不久就該回來了。維妮，你自然聽見了那個好消息？

海絲兒 彼得不用再回去了。那不是好得很嗎？

彼得 我的傷治好了，我接到明天出發的命令，不過我猜他們會取消那命令的。（露齒一笑。）我也不願去假裝要想重上前線的那種英雄！我受够了！

海絲兒（衝動地。）噢，再見到奧林將是多麼好啊。（隨後，窘了，勉強做了一個自覺的

微笑，站起來吻吻萊維妮亞。）好吧，我得走了。我必須會見艾彌利。再見，維妮。保重你自己並且快來看看我們。（矇矓她的哥哥，調皮地，）對彼得溫柔點，當他睡熟的時候，他是很好的。而且他有點什麼話急於要問你哩！

彼得（異常之窘。）該死！（海絲兒大笑，向左前方的車道上走去。彼得侷促不安，眼睛看着地。萊維妮亞注視着他。自從海絲兒打趣之後，她便顯然地深自欽仰，採取了守勢。最後，彼得抬起頭來，尷尬地脫口說出。）海絲兒對於奧林的不寫信覺得很難過。你以為他確實——愛她嗎？

萊維妮亞（變得古板起來——粗率地。）關於戀愛，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知道！（強烈地，）我恨戀愛！

彼得（被這種話壓倒了，但鼓着勇氣企圖去開玩笑。）噫，那麼，如果你的心情是那樣。我想我還是不問的好！今天我會下了決心要問你一點事情。

萊維妮亞 那就是一年以前，當你請假來家時所要問我的，是不是？

彼得 你說過等到仗打完了的時候。好，現在仗打完了。

萊維妮亞（慢慢地。）彼得，我不能和任何人結婚。我必須待在家裏。父親需要我。

彼得 他有你的母親。

萊維妮亞（斬釘截鐵地。）他更需要我！（一頓，隨後，她憐憫地轉過身來，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對不起，彼得。

彼得（粗聲地。）噢，沒有什麼。

萊維妮亞（我知道那是小說裏面的姑娘們常說的話，不過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兄弟一般地愛着，彼得。我怎樣也不願失去像你這樣的一個兄弟。我們——你和奧林和海絲兒和我，從小時候，從開始在一塊兒遊戲的時候起，就像那樣。所以不要讓這種事情成爲我們之間的介蒂。

彼得（當然不會。你把我看成了什麼樣的人？（固執地。）而且我並不放棄我的希望，除非你到時候改變了你的主意。那就是說，除非因爲你愛了別的什麼人——

萊維妮亞（抽回她的手。）不要傻里傻氣，彼得！

彼得（可是這位老來拜訪的神祕的船長是怎麼回事？

萊維妮亞（生氣地。）你以爲我關心那個——那個——！

彼得（別氣。我祇不過說，人們說他在向你求婚。

萊維妮亞（人們說的多哩！

彼得（那麼你不——關心他嗎？

萊維妮亞（強烈地。）我厭煩見他！

彼得 噫！我高興聽見你說那種話，維妮，我害怕——我以為姑娘們全都歡喜他哩。他是那麼一個風流俊俏的傢伙。看去不像一個船長，倒是更像一個賭棍或者一個詩人。在他走出你的大門時，我見過他一面——我想那就是上次他在這裏的時候。也滑稽得很。他使我想起一個什麼人來。可是我又指不出那是誰來。

萊維妮亞（吃驚，不安地，瞞着他。）一準不是這方面左右的人。他是西部的人。外祖父碰巧在紐約遇見了他，對他發生了好感，媽媽又是在外祖父家遇見他的。

彼得 維妮，到底他是什麼人？

萊維妮亞 不管你是怎樣想法，關於他這個人，我知道得並不多。噢，他的確跟我說過他的身世，顯示他自己是個風流人物，可是我並沒有十分留心。年青的時候就漂海，並且在加里福尼亞淘過金子。他曾走遍全世界——一度在南海的一個島上住過，據他說。

彼得（粗魯地。）如果你聽信他的話，好像他有過不少浪漫的經歷似的。

萊維妮亞（辛酸地。）浪漫就是他的生意！（隨即激動地。）不過我不願再談起他。（她站起來走向右面去遮掩她的激動，背對着彼得。）

彼得（露齒一笑。）我也不願意談起他。我可以想出更有趣味的話題來。

（克利斯丁孟南從左邊，房屋和紫丁香花叢之間出現。她拿着一大束花。萊維妮亞覺得她來了，邁過身來。母親和女兒互相注視了一會。她們的緊張的態度中明顯地透露了她們之間的酷烈的敵視。可是克利斯丁很快地恢復了常態。她的神情帶着蔑視的傲慢。）

克利斯丁 啊，原來你在這裏！於是她看見了彼得，她的出現顯然使他受了窘。）唉，下午好呀，彼得，起初我沒看見你。

彼得 下午好，孟南太太。我正打從這裏經過，順便進來看一下。維妮，我想現在我得走了。

萊維妮亞（顯然急於要把他打發開，很快地。）好。再見，彼得。

彼得 再見。再見，孟南太太。

克利斯丁 再見，彼得。（他從左邊的車道下去。克利斯丁走向前來。）我得說你對待你的情人未免太粗魯一點。（萊維妮亞沒回答。克利斯丁繼續說下去，冷冷地。）我正在思量什麼時候去見你哩。昨天晚上我從紐約回來的時候，你好像睡下了。

萊維妮亞 我是睡下了。

克利斯丁 平常你總看書看得很遲才睡的。我試着去打你的門——可是你把你自已倒鎖在屋裏。我相信你把你自已整天鎖在屋裏的時候，就是故意躲避我。可是安尼告訴我說你頭

疼。(在她說話的時候，她一逕向萊維妮亞走去，現在她一伸手就可以碰到萊維妮亞了。當她們站在那裏的時候，她們的面貌的酷似是非常觸目的。克利斯丁冷冷地瞪着萊維妮亞，可是從她的姿勢下面，一個人可以感到一種不安的注意。)你頭疼嗎？

萊維妮亞 不是。我想自己安靜一下——想想許多事情。

克利斯丁 什麼事情，我可以問嗎？(隨後，好像她害怕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似的，她突然改變了話題。)我看見有些人在園子裏走來走去，那些人是什麼人？

萊維妮亞 薩斯的一些朋友。

克利斯丁 就是因為他們認識那個懶惰的老酒鬼，難道認識他就有擅自進來的權利啦？

萊維妮亞 是我答應薩斯領他們逛逛的。

克利斯丁 你不跟我商量就自行作主，你又從什麼時候起得到這種權利的？

萊維妮亞 可是薩斯問我的時候，我沒法和您商量呀，你已經到紐約——(她頓了一下——隨即用眼睛釘着她的母親，慢慢地加添說，)去看外公去了。他好了一點嗎？過去這一年，他好像病得很厲害似的。

克利斯丁 (不經意地，避開她的目光。)是的，他現在是好多了。他希望不久又能夠去瞧瞧他的病人。(好像急於要改變她的話題，看着她拿的花。)這些是我剛纔到花房裏去摘

的。我覺得我們的這一所墳墓需要一點鮮妍的色彩。（她朝着屋子諷嘲地點着頭。）我每次出門回來，這屋子便顯得更像一個墓！聖經裏面的那個「白色」的——異教廟宇的門面就好像貼在清教徒的灰色醜惡上的一個面具似的！正像老艾比孟南那個人，修蓋這麼一所畸形怪狀的房子——像一座供奉他的仇恨的廟宇。（隨後，諷嘲地一笑。）請原諒我，維妮。我忘記了你是喜歡這房子的。而且你應該喜歡它。它正適合你的性情。（萊維妮亞瞪着她，但沈默不語。克利斯丁又矚矚她的花，轉身朝着屋子。）我必須把這個放在水裏。（她向屋子走了幾步——隨後又轉回身來——帶着一種熟思過的隨便神氣。）順便告訴你，要不然我會忘記的，我在紐約的大街上碰見了卜蘭特船長。他說他今天到這裏來接收船，並且問我可以不可以來看看你。我告訴他可以——同時約他跟我們一同吃晚飯。（並不看着萊維妮亞，萊維妮亞瞪着她，面孔變得陰森而嚴厲。）你高興嗎，維妮？還是你仍舊忠實於你的唯一的情郎，彼得呢？

萊維妮亞 原來你摘花——就是因為他要來呀？（她的母親並不回答。她繼續說下去，語音裏帶着一種威脅的暗流。）我想，你已經聽見了那個消息吧？說是爸爸不久就要來家！

克利斯丁 （並不看她——冷漠地。）近來我們聽見的謠言太多了。這個消息還沒得到證實，是不是？我並沒聽見要塞放禮炮呀。

萊維妮亞 你不久就會聽見！

克利斯丁 我敢說我希望會那樣，同你一樣迫切。

萊維妮亞 你可以那麼說！

克利斯丁 （掩飾她的驚惶——冷冷地。）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請你跟我不要用那種腔調！（斬釘截鐵地。）如果你一定要吵架，讓我們到屋裏去。在這裏也許會被人偷聽見。（她轉過身去，看見薩斯剛走到左面屋角，正站在那裏望着她們哩。）瞧。你的老朋友現在正在那裏盡力聽取我們的談話哩！（向階台走去。）我要進去休息一下。（她走上階台。）

萊維妮亞 （粗聲地，）媽，不久以後，我一定要跟你談一談！

克利斯丁 （轉身，挑戰地。）隨你的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如果你願意，今天晚上，等船長離開你以後也行。不過你要跟我談些什麼呢？

萊維妮亞 你不久就會知道！

克利斯丁 （帶着疑問地恐懼瞪着她——勉強作出一個輕蔑的微笑。）你總是把事情弄得這麼神祕，維妮。

（她走進屋，隨身關上門。薩斯從他隱身的屋角旁邊走上前來。萊維妮亞招招手叫他跟

來，於是走到左手的板凳前坐下。一頓。她凝視前方，面孔嚴若冰霜，眼睛忽然無情。他會意地注視着她。）

萊維妮亞（突兀地。）那麼？關於卜蘭特船長，你要叫我留心的是什麼呢？（隨後，好像她覺得她必須為她的問題辯護，因為她知道他的頭腦中有某種懷疑。）我想儘可能知道有關他的一切，因為——他好像要來向我求婚。

薩斯（他想用一兩字來表示他完全不相信這種說法。）是嗎。

萊維妮亞（鋒利地。）你說那話就好像你不相信我似的。

薩斯 凡是您叫我相信的我都相信。我跟孟南家的人跟了六十年，難道連這點都沒學會。

（一頓。隨後他慢慢地問道。）您有沒有注意到這位卜蘭特在面貌上使您想起什麼人來？

萊維妮亞（被他的話驚住。）是的。我會——自從我第一次見他以來——可是我一直不能確定是誰——你指的是什麼人？

薩斯 您爸爸，是不是，維妮？

萊維妮亞（吃驚——激動。）爸爸？不！那絕不會！（隨後好像那種信念強迫她相信似的。）是的！他確實——他的面部上的有些地方——那一定就是為什麼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我從前認識他——那一定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於是緊張得好像就要崩潰似

的。噢！我不相信！薩斯，你一定看錯了！那未免太——！

薩斯 他不僅像您爸爸。他還像奧林——像我知道的所有的孟南家的人。

萊維妮亞（害怕地。）可是爲什麼——爲什麼他——？

薩斯 他特別使我想起你祖父的弟弟，戴維德。維妮，關於戴維德孟南的事，你知道多少？我知道自從他離家的那一天起，在孟南家的人們之間，他的名字是不許提起的——不過你可能聽見過那種流言——雖然那些事情發生在你出世以前。

萊維妮亞 我聽說他愛上了那個卡紐克的女看護，她是照管爸爸的死去的小妹妹的，他必須和她結婚不可，因爲她有了孕；於是爺爺把他們趕出宅子，後來便把那所宅子扒掉，建造了這一所，因爲他不願住在他弟弟辱沒了家庭的地方。可是那件古老的醜事跟——

薩斯 慢來。就在他被趕出之後，他們結了婚走了。有人說他們到西部去了，可是後來誰都不曉得他們的下落——除了有一次，你爺爺對我說出她生了個孩子——一個男孩。他那時還罵了他的。（隨後令人驚心動魄地。）維妮，我在想的就是她的孩子。

萊維妮亞（她的臉上起了一種驚懼的神色。）噢！

薩斯 維妮，那個卜蘭特年紀多大了？

萊維妮亞 三十六歲，我想。

薩斯 唉，那就對了。而且還有一件怪事——他的名字。卜蘭特是一個古怪的姓。我從來不會聽人說過，聽起來——好像是什麼別的字縮成的。維妮，你記得那個女看護的名姓麼？瑪利亞卜蘭脫慕！明白我的用意嗎？

萊維妮亞（激動，並且反抗着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可是——薩斯，別糊塗了——他會姓孟南的，並且他會覺得這個姓十分光彩的。

薩斯 當他到這裏來拜訪的時候，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用孟南那個姓，是不是？萬一您爸爸猜出——！

萊維妮亞（猛然喊出。）不！那不會！上帝不會答應的！那太可怕了。我連想都不願意想，你聽見了沒有？你何必要跟我說呢？

薩斯（沈靜地。）瞧您！別氣憤，維妮。不必和我發脾氣呀。（他停停，隨後堅持地說下去。）我的用意是，他的面貌和姓名，非常之怪，爲了您爸爸，您應該把它弄清楚。

萊維妮亞 我怎樣能够弄得清楚呢？

薩斯 乘他不注意的時候，得使勁詐他一下子——就好像你是知道似的——看看他是不是會露出馬腳來。（他開始走開——望着左方的車道。）維妮，好像他現在已經走上車道了。他的步伐也使我想起戴維德孟南來。如果我不知道是他，我會以爲戴維德的陰魂回家來

了。(他陡然轉過身去。)我想我還是回去幹活好點。

(他從屋子的左角上轉過去。一頓。於是亞當姆卜蘭特船長從左前方的車道上進來。他乍見萊維妮亞時一驚，但立即擺出最有禮貌，討人歡喜的態度。一見之下，我們覺得他的面孔有一個特點，活像一個活生生的面罩，而不像活的血肉。他的額角闊而低，四圍是烏黑的平直的頭髮。他的頭髮蓄得很長，像個詩人似的，隨便地從前額上向後梳去。他有一個大的鷹鼻，濃重的眉毛，微黑的面色，褐色的眼睛。他的寬闊的嘴表示色情而易怒——是一張忽而剛強忽而柔弱的嘴。他蓄有一撮小鬚，但是他肥厚的下巴括得很淨。就身材來說，他的個子很高，寬肩而有力。他給人家的印象是老是過着戰爭的生活，非攻即守。他的穿着奢侈得有點過份，帶着一些刻意造作的隨隨便便的痕跡。好像他是以拜倫的儀表為其理想似的。除了他的壯大的手深和沈的聲音，他身上少有明顯的海船船長的氣概。

卜蘭特 (過份謙虛地鞠躬。)下午好。(上前來拉住她勉強伸出來的手。)我隨由自便地跑到你面前來，希望你不見怪。你的母親告訴我——

萊維亞妮 我知道。她有事出去一下，她說要我來陪你，等到她回來的時候。

卜蘭特 (獻媚地。)那麼說來，我的運氣真好。我希望她莫趕忙回來，監視我們。你還記

得吧，自從那天晚上我們在月光下散步以來，我就沒有機會和你單獨在一起。

（他一直握着她的手，並且把語音放輕，變成一種低低的，情話似的調子。萊維妮亞不禁一驚，激動地從他的手裏抽出她的手，掉轉身去。）

萊維妮亞（重新控制住了她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船長，你對於李將軍投降的消息作何想法？我們盼望爸爸不久就回家來。（她音調中的某種東西使他猜疑地瞪着她，但她直視着正前方。）你怎麼不坐下？

卜蘭特 謝謝。（他在她右邊的凳子上坐下。現在他變得謹慎了，因為他覺得她的態度有點奇怪，可是又探不出來——隨便地。）是的，有希望看見爸爸，你一定十分高興。你的母親告訴過我，你一向和他是如何親密。

萊維妮亞 她說過嗎？（隨後強烈地。）我愛爸爸比愛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厲害。爲了要保護他不受傷害，隨便什麼事，我都願意幹！

卜蘭特（仔細地注視着她——保持着他的淡漠的調子。）你對他比對你的母親更關心。
萊維妮亞 對了。

卜蘭特 我想一般的情形都是那樣。女兒覺得跟爸爸接近些，兒子覺得跟媽媽接近些。不過我想你應該是一個天生的例外。

萊維妮亞 爲什麼？

卜爾特 你在各方面是那麽像你的母親。你的面孔跟她的一模一樣。還有瞧瞧你的頭髮。像你的和你母親的那樣的頭髮。一年裏也不會碰見一個。我祇記得一個女人有那樣的頭髮。我跟你說，你會覺得很奇怪。那就是我的媽媽。

萊維妮亞 (一驚。) 啊！

卜爾特 (放低他的聲音，使成爲一種恭敬的柔和的腔調。) 是的，她有像你母親的那樣漂亮的頭髮，垂到膝蓋，鬱憂而又大又深的眼睛，藍得像裏海！

萊維妮亞 (粗聲地。) 相貌算得什麼？我一點也不像她！誰都知道我像爸爸！

卜爾特 (驚悟，她的腔調使他吃驚。) 不過——你不因爲我說那話氣我吧？(心中充滿了不安，決心和她維持一種親密的關係——帶着一種動人的直率態度。) 你今天有點使人不解，萊維妮亞小姐。如果我說得直率，請你原諒我。我的生活大部都是在海洋上，軍營裏過的，我說直話說慣了。你何必介意呢？如果我作了什麼冒犯了你的事，我發誓絕不是故意的。(她不作一聲，嚴正地，目光嚴峻地注視着前方。他用一種籌思的眼光打量着她，隨後繼續說) 我不願意我們之間發生一種不好的情感。也許我只是大言不慚，不過我覺得你喜歡我。你忘記了那天晚上我們在海岸上散步麼？

萊維妮亞（聲音冷冷的，嚴刻的。）我並沒有忘記。是媽媽跟你說過你可以吻我嗎？

卜蘭特 你這話是——是什麼意思？（但是他立時把這個問題歸之於她的天真無邪——帶笑地。）噢！我明白了！可是，萊維妮亞，你的意思該不會是說，我應當獲得她的允許，才去吻你吧？

萊維妮亞 不應當嗎？

卜蘭特（又不安了，想用頑笑把它岔開。）我可不會受過那種嚴格的教育。不管應當不應當，我沒徵求過她的意見——而且不徵求，還不是同樣甜蜜！（隨後看見她面部的某種表情，他趕快岔到另外的一個話題上。）我恐怕那天晚上我亂說了太多的話。也許我說的快船以及我對那些船的愛使你感到厭煩吧？

萊維妮亞（乾燥無味地。）你把它們叫做「高高的白色的快船」。你說它們對於你，有如美麗的蒼白色的女子。你說，你從不會愛過一個女人像愛它們那樣。對不對，船長？

卜蘭特（勉強的慫恿。）是呀。不過我是說，在遇見你以前。（他以為他終於找到了她對他轉變態度的原因——帶着笑。）原來你對我不滿，就是爲了那個啊，是嗎？那麼，我早該猜到才是。女人們是嫉妬船的。她們老是疑惑海洋。（他又笑了起來，可是這次笑得有點猶豫，在他一面注意看她的陰鬱，綳得鐵緊的面孔的時候。）是的，我早該看到你那天

晚上對於我所談的海洋並不起勁。我相信對於一個造船家的女兒，快船的故事太陳腐了。不過除非我是弄錯了，我記得當我告訴你南海的島嶼，我第一次航海在那裏沈船的時候，你是感到興趣的。

萊維妮亞（帶着一種乾燥的，清脆的腔調。）我記得你是很欣賞裸體的土人婦女的。你說她們發現了快樂的祕密，因為她們從沒有聽說過戀愛會成爲一種罪惡。

卜蘭特（吃驚——打量着她，有點不解。）原來你記得那個呀？（於是浪漫地。）是的！在這個世界上你會發覺她們的住處，距離罪惡被發現以前的樂園最近！除非你親眼看見，你不會想像得到位置在藍色大海裏的他們的美麗的綠色的土地。雲彩像山頭上的茸絮，太陽使得你的週身血液迷昏昏的，波濤打在礁石上，響起一片低吟，聽來有如一支催眠曲！我要把它們叫做幸福的島！在那裏你會忘記所有的人們的爭權奪利的污濁的夢想！

萊維妮亞 可是他們的污濁的戀愛的夢想呢？

卜蘭特（又一驚——不安地瞪着她。）你爲什麼要說那種話呢？你是什麼意思，萊維妮亞？

萊維妮亞 沒有什麼意思。我祇不過是在想——你的幸福的島罷了。

卜蘭特（猶豫地。）噢！可是你說——帶着一種迷惑的，愚笨的固執，他走得離她更近——

點，又一度放低他的聲音，使它成爲親愛的調子。）現在我一想起那些鳥來，我就想到你，想起那天晚上你走在我的身邊，海風吹着你的頭髮，月光照着你的眼睛！（他想拉她的手，可是一碰到他的手，她便將手抽開，霍地跳將起來。）

萊維妮亞（帶着冷酷的憤怒。）你別碰我！你竟敢——！你這個撒謊的人！你——！（當他惶恐地驚縮的時候，她按照薩斯的忠告，抓住這個機會——帶着深思熟慮的侮蔑，瞪着他。）從一個下流女看護的兒子口中，除了廉價的荒唐的謊言之外，要希望得到點什麼，我以爲是愚蠢的！

卜蘭特（被螫似的。）你說的是什麼？（氣憤於他的母親受了侮辱，這氣憤使他忘了謹慎，威脅地跳將起來。）住嘴，混賬！——否則我會忘記你是一個女人——有我在場，姓孟南的人不能罵她。

萊維妮亞（她現在驚悉事實的真像。）那麼——那是真的了——你是她的兒子！噢！

卜蘭特（努力控制自己——帶着粗暴的挑戰態度。）是的又怎麼樣？我驕傲我是的！我的唯一的恥辱就是我的身體裏面的孟南家的血統。剛才你不願我摸你就是那們緣故，是不是？你太尊貴了，一個用人的兒子不配，是嗎？可是你喜歡得很哩，在你——！

萊維妮亞（魂魂地）胡說！我只不過是引逗你，爲了把事情探聽明白！

卜蘭特 噢，不！你引逗我，是在你懷疑我的出身以後的事情！我相信你的爸爸編造過許多關於我的媽媽的謊言，並且把那些謊言灌輸到你的頭腦裏去。不過，現在你既然知道我是什麼人，你就會聽見這事的真實情形。那麼你就看得出你或者孟南家的任何人是不是有資格來輕看她了！

萊維妮亞 我不願意聽——（她開始向屋子走去。）

卜蘭特（抓住她的手臂——嘲弄地。）一到面對着他們的真像時，你就和孟南家的所有的人們一樣，變成一個怯懦者了，是不是？（她挑戰地轉過身來面對着他。他放開她的手臂，粗聲地繼續說下去。）我敢打賭他不曾告訴過你，你的祖父，艾比孟南，和他的弟弟一樣，也愛上了我的母親！

萊維妮亞 胡說！

卜蘭特 那是真的。他的嫉妬使他跟我的爸爸脫離了關係，並且騙去了我爸爸應該承繼的那份事業！

萊維妮亞 他並沒有騙他！他用錢買了下來！

卜蘭特 你是說，強迫他用十分之一的價格出售！他知道我的爸爸和媽媽在挨餓！可是那錢並沒有使我的爸爸維持多久！他喝上了酒。他和所有的孟南家的人們一樣，是個懦夫，他

覺得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他。他躲避人家。慢慢地他認為我的媽媽和我可恥。他越來越墮落，我的媽媽作工去維持他的生活。我能記得從街角上酒店裏出來的人們把他拖回家，而他就踉踉蹌蹌地跌進門來，像一具腐屍。我七歲時，有一天晚上，他喝得爛醉回到家來，兜險打了我的媽媽。那是他第一次打她。我氣極了。用火棍朝他打去，在他的頭上砍了一個口子，我的媽媽拖住了我，把我藏了起來。於是她俯在身上哭。她始終在愛着他。

萊維妮亞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個？我跟你說過了我不願意聽——

卜蘭特（陰沈地。）你馬上就會明白我的用意！（無視一切地——就好像那幕景象仍在他眼前。）從那以後，有好多天，他坐在那裏。茫然地瞪着眼睛。有一次，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要求我原諒他打了她。可是我恨他，我不願原諒他。隨後有一天晚上，他走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他在一個馬房裏上吊了。

萊維妮亞（一戰）噢！

卜蘭特（野蠻地）他作過的事情，只有這一件還像人樣。

萊維妮亞 你撒謊！孟南家的人沒有一個會——

卜蘭特 噢，他們不會，是不是？你以爲他們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那麼再聽下去，你就會聽到另外一位的事情了！（於是他狠毒地繼續說他的故事，）我的母親作針線過活，把我

送進學校讀書。她對我很嚴。她責備我不該逼他自殺。但是她決心要把我造成一個正派人——像他那樣！——即使花去了她的最後一文錢，使她破產，也在所不惜！（冷笑）像你所注意到的，她並沒有成功。十七歲時，我跑去漂海去了——我忘了我有過一個媽媽——我只採用了她的姓的一部——在船上，卜蘭特這個姓又短又容易叫——我不願姓孟南。兩年以前，當我從東方回來，我才想起她來。噢，以前我也有時寫信給她，碰巧我手裏有錢時，也寄點給她。但是，我還是把她忘掉了的——等我回到紐約的時候，我發現她病得和餓得半死不活的了！而且我發覺，當她病得不能起床作工，又不知道哪裏去找我的時候，她丟開她的最後一絲的自尊心，寫信給你的爸爸，要求借一筆錢。他沒有給她回信。我回來得太遲了。她死在我的懷裏。（帶着報復的憤怒。）他本來可以救她一命的——但他却故意讓她死去！他犯了殺人的罪，就像他作法官時被他處死的殺人犯一樣！

萊維妮亞（跳起來——憤怒地。）你竟敢那麼說我的爸爸！如果他在這裏——

卜蘭特 皇天在上，我真希望他在這裏！我會把我現在告訴你的告訴他——我指我媽媽的屍體來發誓，我要為她的屈死向他報復。

萊維妮亞（冷然地強烈地。）我想你可以誇口你現在已經作到了，是不是？——用最下流最卑劣的手段——就像你這樣用人的兒子幹的！

卜蘭特（又不留神了——憤怒地。）我跟你說過了，莫說那種話！

萊維妮亞 她是你報復我爸爸的唯一手段，是不是？

卜蘭特（被整似的——在負疚的慌亂中囁嚅地。）什麼？——她？——誰？——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萊維妮亞 那麼不久你就會知道了！同樣地，她不久也會知道！我已經從你的嘴裏探聽出來我所要探聽的事情。現在我進去和她談談。你在這裏等着我叫你！

卜蘭特（憤慨於她的口氣。）混賬，你竟敢命令我就像我是你的用人似的！

萊維妮亞（冷冷地。）如果你對她還有所顧慮的話，你就照着我說的作，莫逼我寫信去通知我的爸爸。（她背轉身去，直挺挺地走向台階。）

卜蘭特（現在急了——帶着一絲奇特的戀人的調兒。）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萊維妮亞。我向天發誓，只是爲了你，我——

（一聽見這句話，她在台階上轉過身來那麼憤恨地瞪着他，結果他默然了。她的口唇噙動，就像她要說話似的，可是她把要說的話剋制住了，僵硬地轉身走進屋去，隨手帶上了門。）

（幕）

第二幕

佈景 住宅裏面——艾斯拉孟南的書房。時間緊接着第一幕。

書房是一間大房子，帶着一種刻板的、嚴峻的氣氛。傢俱是古老的殖民地時代的。（按係指美國獨立以前）樸素的粉牆，塗上一層暗灰色，帶着白色的平面的壁脚。後方，右邊，是一扇門，通到大廳。右牆上有一張喬治華盛頓的畫像，裝在金邊的像框裏。兩旁是亞歷山大漢彌頓和約翰馬歇爾的小像。後方，中間，有一個壁爐。壁爐左邊有一個書架，裝滿了法學書籍。壁爐上方，是艾斯拉孟南本人的一張大像，盛在一個素色的像框中，是十年前畫的。我們立時就感到他和亞當姆卜爾特的酷似之處。他是一個高高的人，年紀四十開外，身材寬大而堅強，僵硬地坐在一張圈椅裏，雙手放在椅臂上，穿着黑色的法官長袍。他的面孔很漂亮，具有一種嚴厲絕俗的神情。他的面孔是冰冷而無情的，酷似一具逼真地面具，和我們在他的太太，女兒和卜爾特的臉上所看見的一樣。

左邊有兩個窗戶。兩窗之間有一張書桌。前面，左方中央擺着一張大桌子，左右兩邊各有一張圈椅。右方中央擺着另外一張椅子。地板上鋪有許多塊地毯。

外面，太陽開始西落，夕照使得房內充滿了一種金色的霧。隨着劇情的演進，金色的霧變得更為明亮，隨後轉成紫紅色，終至黯淡下去，變成陰沈。

我們發現萊維妮亞站在大桌旁邊。她正在努力剋制自己，可是她的臉上刻劃着一種慘痛的神色。她慢慢地轉過身去，對着她父親的畫像，目不轉睛地注視了一時。隨後她走到畫像跟前，把她的帶着愛護的姿勢的手放在他的一隻手上面。

萊維妮亞 可憐的爸爸！

（她聽見大廳裏有響聲，於是急忙走開。通大廳的門打開了，克利斯丁走了進來。她的內心是不安的，可是裝做一種嘲笑的憤怒。）

克利斯丁 真的，一定是這個沒有證實的消息沖昏了你的頭腦——否則的話，我就不懂你何以要派阿妮去吵擾我，你知道我是正在休息的。

萊維妮亞 我告訴過你，我有話跟你說。

克利斯丁 （憎惡地環顧着屋子）可是為什麼單揀這間霉氣的屋子呢？

萊維妮亞 （指着肖像——安靜地）因為是爸爸的屋子。

克利斯丁 （一驚，望望肖像於是很快地把眼光放低，萊維妮亞走到門口，把門關上。克利斯丁帶着勉強的嘲笑說）還有什麼更多神祕麼？

萊維的亞 你最好坐下來。（克利斯丁坐在後方中央的椅子上。萊維妮亞走到大桌左邊她爸爸的椅子跟前坐下。）

克利斯丁 好吧——如果你預備好了，也許你會給我解釋一下。

萊維妮亞 我想阿妮告訴過你，在你離家期間，我去拜訪過海絲兒和彼得吧？

克利斯丁 是的。我覺得那事很奇怪。你從來沒有因為拜訪什麼人，而在外面過夜的。你爲什麼突然起了那種念頭呢？

萊維妮亞 我並沒有去。

克利斯丁 你並沒有去拜訪他們？

萊維妮亞 沒有。

克利斯丁 那麼你到哪裏去了？

萊維妮亞（譴責地）我到紐約去了！（克利斯丁一驚。萊維妮亞趕緊接着說下去，她的話有點不相連串，）近來——我起了一點疑心——過去一年中你屢次到紐約去，你的藉口是外公有病——（看見克利斯丁怒氣沖沖地正要抗議。）啊！我知道他一直在生病——並且你住在他的家裏——不過近來我懷疑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現在我能證明那不是的——因爲我在外公的住宅外面等過你，並且釘過你的梢。我看見你去會見卜爾特！

克利斯丁（大驚，但極力掩飾——冷冷地。）那麼，你又待怎樣呢？我自己告訴過你，我偶然碰見了他——

萊維妮亞 你走進了他的屋子！

克利斯丁（動搖。）他要我去會會他的一個朋友——一位太太。我進的是她的屋子。

萊維妮亞 我問過住在地下室裏那個女人。他換了一個姓名租的房子，可是她記得他的身材面貌。你的她也記得。她說，在過去一年裏，你常到哪裏去。

克利斯丁（氣急敗壞地。）那是我第一次到那裏去。他一定要我去。他說他要跟我談談你的事情。他要我幫助他去接近你的爸爸。

萊維妮亞 你怎麼那麼亂扯？你怎麼那麼下賤，竟想利用我來掩飾你的淫亂呢？

克利斯丁（跳起來——帶着無力的憤怒。）維妮！

萊維妮亞 你的淫亂，我說的！

克利斯丁 沒有的事！

萊維妮亞 別撒謊了，我告訴你！我上了樓去的。我聽見你對他說——「我愛你，亞當姆」——並且我聽見你吻他！（帶着一種冷酷的氣憤。）你這下賤的——！你是無恥的，惡毒的！雖則你是我的母親，我也要說！

（克利斯丁瞪着她，被這種猛烈的攻擊懾服了，她的舉止張皇了一回。她想使她的話音保持淡漠的調子，可是却有點顫抖。）

克利斯丁 我——我知道你恨我，維妮——却不料竟厲害到那種地步！（隨後又強硬冷靜起來。）好吧！我愛亞當姆卜蘭特。你打算怎麼辦吧？

萊維妮亞 你怎麼說的——一點不害羞！你絲毫不替爸爸着想——他是那麼好——他相信你——噢，你怎麼竟對爸爸做出這種事來？你怎麼會的？

克利斯丁 （厲聲地。）如果你作了你所憎恨的人的妻子，你就會明白了！

萊維妮亞 （驚懼——對肖像瞥視一下。）莫！莫說那話——當着他的面！我不要聽！

克利斯丁 （抓住她的手臂。）你要聽！我現在跟你談話，是像一個女人跟另一個女人談話，而不是像一個母親跟一個女兒談話！那種母女關係，在我們之間，是沒有意義的。你罵我惡毒和無恥！對了，我很想要你知道那正是二十多年以來，我對我自己的感覺，我把我的身子給了一個人，而他却是我——

萊維妮亞 （想從她身邊掙開，半抬起手來，向耳朵上放。）別跟我說這種事情，放我走！

（她掙開，帶着厭惡的神色從她身邊退走。一頓。她吞吞吐吐地說。）你——那麼你一向都是恨爸爸的麼？

克利斯丁（傷心地。）不。我有一度愛過他——在我跟他結婚以前——現在看來簡直不能相信了。那時他穿着尉官的制服，是很漂亮的！他沉默，神祕而又風流！可是結婚很快地就把他的風流變成了——厭惡。

萊維妮亞（又畏縮了——粗聲地訥訥說。）原來我生來就討你厭！這事我早就猜着了——媽——從我很小的時候——那時我常跑到你跟前——帶着愛心——可是你總把我推開！從我能記事的時候起——我就感覺到——你的厭惡！（隨後一股憤恨陡又發作。）噢，我恨你！我恨你是應該的！

克利斯丁（戰慄——辯護地。）我會努力去愛你。我對我自己說，不愛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的血肉，那是有背人性的事。可是我總覺得你只是他的血肉！你老使我想起我的結婚之夜——和我的蜜月來！

萊維妮亞 別說那個！你怎麼那麼——！（隨後突然地——帶着一種強烈的奇異的妬忌。）你會愛過奧林！爲什麼你又不恨他呢？

克利斯丁 因爲那時爲了生活，我已經強迫我自己變爲消極！而且我懷着他的大部時期內，你的爸爸跟着軍隊在墨西哥。我忘掉了他。等到奧林生了下來，他好像是我的孩子，祇屬於我的，我愛他就爲這個！我愛他直愛到他聽信了你和你的爸爸的慫恿，不顧我的懇求，

求他不要把我孤孤單單撇開，跑去作戰。（恨恨地瞪着萊維妮亞。）維妮，我知道他離開我，全是你一手造成的！

萊維妮亞（嚴厲地。）作爲孟家的一個人，去作戰是他的責任！如果他不去，他會後悔一輩子的！我比你更愛他！我是爲他着想。

克利斯丁 我希望你明白，如果有奧林跟我在一起，我絕不會愛上亞當姆的。奧林一走，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恨和一種報復的慾望——還有一種愛的渴望！就在那時我碰見了亞當姆。我知道他愛我——

萊維妮亞（嘲弄地。）他並不愛你！他只不過藉你向爸爸報復罷了！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被祖父趕出去的那個下賤的女看護的兒子！

克利斯丁（掩飾驚訝——冷冷地。）原來你發現了那個喇？你以爲那件事會成爲我的一個致命的奇蹟嗎？我早就知道了。當他對我說他愛我的時候，他就跟我講過了。

萊維妮亞 噢！我相信，知道了他的來歷使你更加滿意了——爲了加重那種恥辱。

克利斯丁（乾澀地。）請你言歸正傳吧，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辦？我相信，你不等你的爸爸跨進門來，就要跟他說的！

萊維妮亞（突然又變得嚴正而冷靜了——慢慢地，）不見得。除非你逼着我那麼幹。（隨

卽她看見了她媽媽的驚訝——兇兇地。）對於你的驚訝，我並不覺得奇怪。你知道，你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懲罰。爸爸會公開地跟你脫離關係，不管這件醜事使他多麼丟臉！

克利斯丁 那個我曉得。我知道他，甚至比你更清楚——

萊維妮亞 我倒很希望能看見你因爲淫邪而受到懲罰！所以請你弄清楚，我不告發你，並不是爲了你的緣故。那是爲了爸爸的緣故。近來他的身體並不怎麼好。我不能讓他傷心！我的第一個責任就是保護他，免得受你傷害！

克利斯丁 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根本就沒有期望你對我厚道。

萊維妮亞 如果你丟開卜蘭特，永遠不再見他——並且答應在爸爸面前作一個安分守己的妻子，補償你對不起他的地方，我就不告訴他！

克利斯丁 （瞪着他的女兒——頓——隨後乾笑。）你口口聲聲說你的爸爸和你的責任，你真是一個大騙子！我並不否認你想替他爭面子——而且我也知道你急於要使這個家庭不再出醜——可是，話又說回來，那並不是你饒我的真正理由！

萊維妮亞 （困惑——自拔地。）那是的！

克利斯丁 你自己也想要亞當姆！

萊維妮亞 你胡說！

克利斯丁 現在你知道你弄他不到手，於是你就下定決心，至少也不讓我得到他！

萊維妮亞 不是！

克利斯丁 不過如果你告訴了你爸爸，那麼我就只有跟亞當姆一道走。他還是我的。即使我出醜丟人，你一想到我得到他，你還是受不了的，不是嗎？

萊維妮亞 那是你的邪惡的想法！

克利斯丁 我明白你，維妮！從你還小的時候，我就留心觀察你。你從小時就想作你現在正在作着的事情！你想作你爸爸的妻子和奧林的母親！你千方百計要想竊取我的地位！

萊維妮亞（瘋狂地。）不是的。自從我出世以來，偷去了我的全部的愛的是你！（隨後，她的態度變成威嚇的。）但是我不要再聽你的謊話和藉口！我現在就要知道，你是不是照我說的去作！

克利斯丁 如果我拒絕呢！如果我公開地跟亞當姆出走呢！事情揭穿以後，你，你的爸爸和家庭名聲會怎樣呢？而且我自己出醜又有什麼關係？至少我會獲得我所愛的人。

萊維妮亞（兇兇地。）不會久的！爸爸會利用他的所有勢力，把卜蘭特的名字列入黑名單，那麼他就要喪失船長的地位，而且再也管不了船了！你知道他是多麼重視「飛商」的。而且爸爸也絕不會跟你離異。你永遠不能結婚。那時你就會成爲他的累贅。不要忘記你比他

大五六歲！當你的姿色全消，成了老太婆的時候，他還仍舊身強力壯呢！他會變得一見你就懷恨的！

克利斯丁（被刺得難以忍受——她作了一個威脅的動作好像要打她的女兒一個耳光。）你這個魔鬼！你這個卑劣的小——！（可是萊維妮亞冷冷地瞅着她的眼睛，她剋制着自己，放下手來。）

萊維妮亞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罵人！你才該挨罵哩！

克利斯丁（轉過身去——她的聲音仍舊有點發抖。）我真傻，竟因為你的妬忌而發脾氣（一頓，萊維妮亞瞪着她。克利斯丁好像在思考着什麼。她的臉上露出一種陰險的表情。隨後她轉回身來面對萊維妮亞——冷冷地。）但是你想要我回答，是不是？好吧，我同意照你說的去作。我答應你等到今天晚上亞當姆來訪之後，我就不再見他。你滿意了麼？

萊維妮亞（帶着冷靜的懷疑瞅着她，）你好像隨隨便便就把他放棄了咧！

克利斯丁（匆忙地。）難道你以為我會讓你稱心稱意地看見我傷心不成？噢，不，維妮！

萊維妮亞（仍舊懷疑地——帶着一絲諷嘲，）如果我愛了什麼人——

克利斯丁（挖苦地。）還如果？我認為你確實愛他——愛得無以復加！你不知道我強迫他

向你調情，使你不生疑心麼？

萊維萊亞（微微一戰——隨後猛烈地。）他並沒有騙住我！我看出他是一個騙子！我祇不過故意引逗他——好把事情探聽出來！我一向是恨他的！（克利斯丁諷嘲地微笑着轉過身去，好像要走出屋子。萊維妮亞的態度又變成威嚇的。）等等！我不相信你！我知道你已經在盤算怎樣可以愚弄我，怎樣可以破壞你許下的諾言了！可是你最好莫去嘗試！我要隨時注意你的行動！而且注意你的行動的還不止我一個人——我從紐約一回來，就寫信給爸爸和奧林了！

克利斯丁（吃驚。）告訴他們關於亞當姆的事情？

萊維妮亞，不過使他們也疑惑你，也注意你的行動罷了。我說有一位卜蘭特上尉老來看你，人們已經開始說長道短了。

克利斯丁 啊！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了——那麼你就可以抓住我的這點把柄，於是我一生都跳不出你的手心了！（她簡直按不下她的怒氣——威嚇地。）維妮，你當心！你得負責，如果——！（她突然打往話頭。）

萊維妮亞（懷疑的。）如果什麼？

克利斯丁（很快地。）沒有什麼。我只不過說如果我和亞當姆逃走，可是你自然知道我不

會作那種事的。你知道我現在無法可想——只有服從你的命令！

萊維妮亞（繼續用懷疑的眼光瞪着她——兇兇地。）你應該明白那是你對爸爸的责任，不是我的命令——如果你還有一點人格和體面的話！（隨即粗率地。）卜蘭特正在外面等着呢。你可以把你要和他說的告訴他——同時告訴他如果他胆敢再到這裏來——！（極力按下她的憤怒。）你必須現在就把他擺脫掉！我要到街上去買新出的報紙去，我出去不會過半點鐘的，我要他在我回來之前離開這裏，你聽見沒有？如果他不離開，我就再寫信給爸爸，那我不願等到他回來的時候了！

（她轉身用背對着她的媽媽，大步走出門去，挺直身體，橫着兩肩，連頭都沒回。克利斯丁望着她的背影，直等到她聽見側門被關上的聲音。隨後她才轉過身來，緊張地沈思地站在那裏。她的面孔變得有如一副陰險惡毒的面罩。最後，好像下定了決心，她走到桌子跟前，撕下一小片紙，在上面寫下兩個字。她把那片紙塞在她的袖摺裏。走到打開的窗子跟前叫道。）

克利斯丁 亞當姆！（她走向門口去等候他。她的眼光接觸到壁爐上方畫像上的她的丈夫的眼睛。她憤恨地瞪着他，報復地，低聲地向他說。）艾斯拉，你得感謝維妮！

（她走向門口，到門口時正值卜蘭特從大廳里走過來。她拉着他的手，把他拖進屋來，

隨身關上了房門。我們立刻就感到卜蘭特的面孔和畫像上的艾斯拉孟南的相像。

卜蘭特（在他們走向屋子的中央時，不安地瞟着她。）她知道——？

克利斯丁 是的。她跟着我到紐約，她並且發現了你是誰，亞當姆。

卜蘭特（冷笑。）我知道。她從我的話裏掏去的——至少，她掏到了證據。當我還沒有覺悟到她的用意時，我已經說出了我的身世。

克利斯丁 她一定注意到你和奧林的相像來。我恐怕就因為這個才引起她的疑心的。

卜蘭特（初次看到畫像。他的身體立刻變成一種緊張的戰鬥姿態。就好像要向畫裏的人像撲過去似的。他慢慢地說：）那個，我猜想，就是孟南將軍吧？

克利斯丁 那時候還是法官哩。別忘記他先前是個法官。他是不會忘記那個的。

卜蘭特（他的目光仍舊釘在肖像上面——走到桌子左邊孟南的椅子跟前坐下。他下意識地採取了和孟南同樣的姿態，筆直地坐在那裏，雙手放在椅背上——慢慢地：）奧林敢是也像他的爸爸麼？

克利斯丁（瞪着他——激動地。）不！當然不像！你怎麼會想起這種傻念頭的！

卜蘭特 如果你愛上我是因為我像孟南，那才怪呢！

克利斯丁（走向他，用一隻手臂撲着他的肩頭。）不，不，我跟你說！你使我想起來的是

奧林，就是奧林！

卜蘭特 我記得我們被介紹見面的那天晚上，我聽見艾斯拉孟南夫人的名字！天！我那時因為你是他的太太，我多麼恨你啊！我想，天，我要從他那裏把她奪過來，那也可以算為我對他的一種報復！就從那種恨裏產生了我的愛！怪得很，是不是？

克利斯丁 （緊擁着他。）亞當姆，現在你還要讓我把我從你身邊奪走嗎？

卜蘭特 （熱情地。）你還要問那個！

克利斯丁 你發誓——不管怎樣你都不讓我把我奪去麼？

卜蘭特 當着上帝，我發誓！

克利斯丁 （吻他。）記住那個誓詞！（她睜眼肖像——隨後轉身對着卜蘭特，微微一戰！神經過敏地。）你為什麼坐在那裏呢？那是他的椅子。我常常看見他坐在那裏——（勉強一笑。）你的關於相像的那些傻話——別坐在那裏吧，來。把那張椅子搬到這裏。（她走向右方中央的那張椅子，他把桌子右邊的椅子挪近她的。）

卜蘭特 我們必須決定怎麼辦。躲躲藏藏扯扯鬮鬮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天，我非常高興！我對那種懦夫的玩藝最沒口味！（他把椅子放在她的旁邊。她正在眯着肖像。）你為什麼不坐下，克利斯丁？

克利斯丁（慢慢地）我正在想——也許我們還是到坐起室裏去的好。（隨後反抗地。）不！我怕你也怕得够久的了，艾斯拉！（她坐下，）

卜蘭特 我一見她的時候就覺得有點不對。我費盡心機，灌她迷湯，轉移她的注意——按照你告訴我的做法去模糊她的視覺。（皺眉。）那是一個錯誤，克利斯丁。反而使她特別注意我——打開了她的眼睛！

克利斯丁 噢，我知道我接二連三地作錯了事。就好像愛情逼着我去作一切不應該做的事情似的。我根本不應該帶你到這裏來。我到紐約去看你就已經够多了。可是我太愛你了。只要我們可能偷到一點時間，我總是想和你在一起，我簡直不能相信他還會回來。我強烈地囑告他作戰陣亡，終於我相信那種事一定會發生了！（帶着瘋狂的強度）噢，如果他死了的話！

卜蘭特 那種希望現在是不談了。

克利斯丁（慢慢地——並不望着他，）是的——可以那麼說。

卜蘭特（跟着她。）你是什麼意思？（她沈默不語。他不安地改變了話題。）祇有一個辦法！當他回來的時候，我等候着他，偏不讓維妮痛痛快快地告訴他。我自己告訴他。（報復地，）天！我情願在他知道你愛上瑪利卜蘭特姆的兒子的時候，獻出我的靈魂，去看一看他的面色。以後我就公開地把你帶走，嘲笑他！如果他要制止我——！（他停下，帶着

野蠻的憎恨隱着肖像。)

克利斯丁 那麼那時你怎麼辦呢？

卜蘭特 如果我抓住他，我會殺死他！

克利斯丁 以後呢？你會因爲暗殺而被處死！那麼我呢？我的一切都完了，只有自殺！

卜蘭特 如果我單獨地抓住他，沒有旁人干涉，誰有力氣誰得活命——就像我在西部看見人們常作的那樣！

克利斯丁 這裏可不是西部呀。

卜蘭特 我可以在大街上當衆辱罵他，逼他跟我打架！我可以讓他先開槍打我，然後我爲自衛把他打死。

克利斯丁 (諷嘲地。) 你以爲你能够強迫他和你決鬥嗎？你不知道決鬥是違法的嗎？噢，不會的！作爲一個任過法官的人，他一定會覺得把你逮捕起來才是他的職任！(看見他怒不可遏，她故意地找補說。) 如果讓他把您變成一個笑柄，那你替你死去的媽媽報的仇，可就報得可憐了！

卜蘭特 不過等到我把你帶走的時候，別人可就要笑他了！你可以到「飛商」上來。

克利斯丁 (有心計地譴責的，) 亞當姆，如果你暫且撇開報仇的念頭，替我想想，你就不

會作那種建議了。你不明白嗎？爲了懷恨，他不會跟我離婚的。那麼在世人的眼睛裏，我會成爲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呢？我的一生毀了而且我會把你的一生也毀了！你會恨我的！

卜蘭特（熱情地。）別說那種話！那是胡扯，你知道的！

克利斯丁（帶着辛辣的渴望，）亞當姆，但願我能相信你的話！可是我很快地就要老了！我真害怕時間！（隨後突然改變了語調，）至於講到上你的船，你會發現那時你連一隻船沒有！他一定會作到使你失去船長的位置，並且把你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中，那麼你便沒有機會再當船長。

卜蘭特（怒沖沖地，）是呀！如果他存心去作，他可以那樣作。這年頭，當船長的人比船要多一倍。

克利斯丁（有心計地——並不望着他，）假使他被打死了，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結婚，而且我還可以把我的那份財產帶給你。那祇是一件公公道道的事。那份財產按理是屬於你的。那是他的父親從你的父親那裏偷去的。

卜蘭特 一點不假，他媽的！

克利斯丁 那時你就不用擔心船長的位置或者船主的好惡了。你自己可以買船，自己當船老闆！

卜蘭特（渴望地，）那是我一向的夢想——有一天我自己有一條船！而且克拉克·道生公司會願意出售「飛商」號。（於是在興奮中忘懷了一切，）克利斯丁，你看見過那隻船的。它是一艘漂亮的船，正如同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是呀，你們兩個就像一對姊妹。如果那艘船是我的，那麼我會帶你坐船去度蜜月！到中國去——回來的時候，在我跟你說過的南太平洋羣島上停留一下，老天爺，那才是戀愛和度蜜月的的好地方哩！

克利斯丁（慢慢地，）是的——可是艾斯拉還活着哩！

卜蘭特（又被帶回現實——陰鬱地。）我知道那祇不過是一個夢罷了。

克利斯丁（轉身注視着他——慢慢地。）你可以作你的夢——我也可以作我的夢：那就是一種辦法。（隨即又掉轉身去。）你記得我跟你說的，他曾寫信來抱怨過他的心臟痛嗎？

卜蘭特 你當然不是希望——

克利斯丁 不，他說那不是什麼嚴重的毛病。不過我已經讓大家知道他有心疼症。我去看過我們家庭的老醫生，並且把艾斯拉信裏的話告訴了他。我裝得非常擔心，結果我使他也擔心起來了。他是這個鎮上最好飛長流短的人。我敢說到今天每個人都知道艾斯拉的心臟衰弱了。

卜蘭特 克利斯丁，你打的是什麼主意呢？

克利斯丁 自從我明白他不久便會回來之後，我便一直在想着這件事。而現在那個維妮——即使我們不須顧忌她吧，那也是唯一的辦法！我騙他是騙不久的。他是一個奇怪的，城府很深的人。他的沉默常常爬到我的思想裏來。即使他不說話，我也會感覺到他腦子裏想的是什麼，有些夜晚，躺在他的身旁，那沉默會逼得我發狂，我真想尖聲叫喊，說出實話，來打破他的沉默！（她一直在瞪視着前方——這時她突然轉身朝着卜蘭特——慢慢地。）如果他現在突然死了，除了心臟病之外，誰都不會想到別的。我讀過爸爸藏的一本藥書。幾個星期以前，有一天，我在那裏看見了那本書——就好像命運強迫我去看它似地！（她伸手到衣袖裏把她適才寫的那塊紙頭拿出來。）我在這上面寫了幾個字。我希望你給我弄來。（他的手指頭機械地籠在紙上。他帶着一種奇異的，懵然的恐懼瞪着它。她趕緊說下去，以便不給他反省的時間。）「飛商號」的工作都完工了，是不是？你明天就開往波斯頓去等着裝貨嗎？

卜蘭特 （木然地。）是的。

克利斯丁 船一開到，你就在碼頭旁邊的藥舖裏買下這個。你可以捏造一個故事，就說你的船上有條病狗。一弄到手，就給我寄到此地來。我留神不讓維妮知道有這種東西寄來。以後你得在船上候着我，等到我有信給你或者我過後到你那裏去的時候為止！

卜蘭特（木然地。）可是你怎樣下手——才不致使人疑心呢？

克利斯丁 他在吃藥。我就把他的藥拿給他吃。噢，我已經把這事仔細地計劃過了。

卜蘭特 可是——如果他突然死了，維妮會不會——

克利斯丁 她沒有理由可懷疑。她已經爲他的心臟擔心了。還有，她也許恨我，但是她絕不會想到——

卜蘭特 奧林也就要回家來的。

克利斯丁 我要奧林相信什麼，他就會相信什麼。至於這裏的人們，他們絕不會夢想到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孟南家裏！我作得越快，嫌疑就越少！他們會認爲他的衰弱的心臟承受不住回家的興奮和反應！卜萊克醫生會這麼想的。我要使他去作這種想法。

卜蘭特（粗聲地）下毒藥！那是懦夫的伎倆！

克利斯丁（看出有激動他的必要，這時帶着猛烈的諷嘲。）你以爲你把我交還給他，讓他奪去你的船，你就更勇敢了嗎？

卜蘭特 不是！

克利斯丁 你不是說過你想殺死他嗎？

卜蘭特 是呀！不過我願意給他一個機會！

克利斯丁 他可給過你媽媽一個機會來？

卜蘭特 （被鼓動了。）沒有，他媽的！

克利斯丁 那麼你爲什麼對於他的死亡又突然慎重起來了呢？（冷笑。）你身體內部所潛伏的孟家的性格又露頭了。當你的愛第一次受到真正考驗的時候。你要證明你和你爸爸一樣，也是一個懦夫嗎？

卜蘭特 克利斯丁！如果是別的人對我說那種話——！

克利斯丁 （熱情地）你有沒有想到他回家的這一面？那就是他要回到我的床上來了。如果你果真愛我，像你所說的那麼厲害，我想那會使你丟開任何顧忌的！如果有什麼女人把你奪去，我絕不担心害怕地思量着怎樣去殺死她才好！（諷嘲得更厲害。）可是也許你的愛只不過是你對我說的一句謊話——作一個偷偷摸摸的情人，藉此向他作卑怯的報復！也許——

卜蘭特 （被整似地，抓住她的肩膀——兇兇地。）不要說了！你要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你是知道的！（隨即變得陰沉——把紙頭放進衣袋裏。）你是對的。我真是個大傻瓜，竟對艾斯拉孟南的怎樣死法也可憐起來了！

克利斯丁 （一種高興的滿意的神色顯露在她的臉上，因爲她看出現在他是完全被說服了。）

她張開兩臂撲着他的頸子，熱情地吻着他。）啊！現在你才是我所鍾愛的人，不是一個虛偽的孟南家的種子！答應我，不要再作那種懦怯的浪漫的顧慮！答應我！

卜蘭特 我答應。

（保衛海港的要塞裏響起了砲聲。他和克利斯丁嚙住了，站在那裏，面面相覷。又響了一砲，迴聲震撼了窗戶。克利斯丁恢復常態。）

克利斯丁 你聽見嗎？那是對他的歸來放的禮炮！（她吻他——帶着強烈的固執。）記住你媽媽的死！記住你所夢想的自己的船。尤其是要記住你會得到我——完全屬於你——作你的妻子！（隨即催促地。）現在你一定得走了！她就要回來——而你不善於掩護你的思想。（催他到門口去。）快點！我不希望你碰見她！（要塞的砲，有規律地，一直在轟響，直到幕終。卜蘭特走到外面大廳裏去，過了一會兒，聽見他帶上大門的聲音。當他走下車道時，克利斯丁趕忙從門旁跑到窗戶跟前，從窗簾後面瞭望着他，她是在一種緊張，興奮的狀態之中。隨後，好像突然想起了一個念頭似的，她向着卜蘭特的越走越遠的身影，帶着一種奇異的，陰險的得意的神色說。）亞當姆，你以後絕不敢在我變得又老又醜的時候，撇開我去找你的船或者你的海洋或者你的裸體的海島姑娘了！

（她從窗戶跟前轉過身去。她的目光接觸到肖像上她丈夫的眼睛，她對着他的眼睛睜了

一時，就好像入迷似的。隨後她掉開她的視線，於是，帶着一種無法抑制的輕微顫慄，她轉過身去很快地離開屋子，並且隨手帶上了門。

（幕）

第三幕

佈景 和第一幕第一景一樣——孟宅的內部。時間是一個星期以後的晚上八點鐘的光景。半輪明月照在屋子上，賦予它一種虛幻的，脫離現實的，怪誕的性質。純白色廟宇似的門面更像一個釘在陰森的石室上的不調和的面具了。所有的百葉窗全都關上了。白色的廊柱在它們背後的灰牆上投擲了一條條的黑影。右邊松樹的軀幹就像一根烏木柱子，而它的枝葉則像一團黑影。

萊維妮亞正坐在通到門廊的台階上方。她和先前一樣，穿着全黑的衣服。她坐得筆直，兩臂貼在兩邊，雙膝並攏，肩頭方方的，頭抬得很直，她的細瘦的身材就像一尊希臘的雕像。她正在瞪目直視。從右前方走道上傳來薩斯的蒼老尖細的男中音。他悲哀地唱着「申那達」的曲子。他正朝屋子走來，他的歌聲很快地逼近來：

「噢，申那達，我的滾滾的河流，

我想聽見你的聲響。

噢，申那達，我沒法走近你

我必須走過寬闊的米蘇里

「噢，申那達，我的滾滾的河流，

我愛你的姑娘。」

他從右前方上。他有點醉但很會把握酒性。他從丁香花叢旁邊走向前來，正要開頭唱下一句「噢，申那達」——於是突然看見了坐在階台上的萊維妮亞，陡地停住，有點害臊。

萊維妮亞（非難地）我看見你這個樣兒回來，這是這個星期裏的第二次了。

羅斯（坦然地，走近台階——露齒一笑。）維妮，我的目的是在盡國民愛國的天職呀。第一次是慶祝李將軍的投降，這一次是因為林肯總統的被刺而排解我的悲哀！第三次將是你

爸爸回家的時候！

萊維妮亞 爸爸也許今天晚上會到。

羅斯 噫，維妮，我沒有算到他能到得那麼快！

萊維妮亞 顯然地你沒有算計到。如果他看見你喝醉了酒，他會罵得你發昏。噢，我不相信他會回來，但是他可能回來。

薩斯（很明白地，他正在極力振作。突然間他俯身對着她，降低了聲音，清醒地問道。）

關於那個卜蘭特，你打聽出什麼來沒有？

萊維妮亞 打聽出來了。毫無關聯。那是你的怪想頭作怪。

薩斯（瞪着她——隨即會意地。）如果你願意就那麼讓它去，我就那麼讓它去。（一頓。

他繼續站在那裏望着她，而她則望着前方。）

萊維妮亞（低聲地。）那個瑪麗亞卜蘭特姆像什麼樣，薩斯？

薩斯 瑪麗亞？她老是笑着唱着——活潑潑的而又富有生氣——她身上有種自由的野性的性格像個野獸。也美得很！（隨後又找補一句。）頭髮的顏色和你媽媽的和你的恰恰一樣。

萊維妮亞 我知道。

薩斯 噢，每個人都喜歡瑪麗亞——毫無辦法的事。甚至你的爸爸。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子哩，可是就像年青人所常有的事，他也爲她發了瘋。你奶奶對他很嚴厲，但是瑪麗亞却把他小題大作，寵他。

萊維妮亞 爸爸也喜歡她？

薩斯 是呀——不過當他發覺他是他叔叔戴維德的情人時，他比誰都恨她。

萊維妮亞（低聲地，好像自言自語，敲着屋子。）真怪得很！簡直使我害怕起來！（她陡

然打住——轉身對着薩斯，簡短地。）我不相信你說的關於爸爸的話。你喝威士忌喝得太多了一點。去睡覺去，把你的醉意睡掉。（她又走上台階。）

薩斯（會意地注視着她。）是啦。（隨後當他看見她背後的門打開，他警告地，作了一個隱秘的信號。）噓！（克利斯丁出現了，大廳裏的燈光搖出她全身的輪廓。她穿着一件綠絨長袍，越發襯出她的頭髮的顏色。她身後的燈光沿着她的衣服邊緣發閃，並且和她的頭髮相輝映。她闔上門，走到月光下面，走到台階上方，站在萊維妮亞的上首，比萊維妮亞略右一點。月光正照在他們的身上，奇異地加重了她們面部的相似之處，同時也加重了他們在身體上在服裝上的強烈的相異之處。萊維妮亞並沒轉身，也沒有作出任何動作，表示她知道她的媽媽在她背後。有一秒鐘的不愉快的沉默。薩斯向左下方擲動。）好吧，我要跑了！

（他繞過屋角走了。一頓。隨後克利斯丁用一種乾燥無味的諷嘲的語調說話了。）

克利斯丁 你瞅着月亮看什麼呀？清教徒的姑娘們不應當太留心去觀察春天。難道說美不是一件令人嫌惡的事，愛不是一樁罪惡麼？（她帶着極端的諷嘲笑了起來——隨後挖苦地。）你爲什麼不嫁給彼得呢？你真想作個老處女麼？

萊維妮亞（安詳地。）你莫希望就那樣把我打發掉。我誰都不嫁。我對爸爸負有責任。

克利斯丁 責任！那個字眼我在這所宅子裏不知道聽見過多少次了！你總不能說這些年來我沒有盡過責任吧。不過凡事都有個到頭的時候。

萊維妮亞 （陰森地。）第二個到頭的時候也到了——所以你必须再盡你的責任！

克利斯丁 （好像正要開始去反駁她——隨即平心靜氣地說。）是的，我明白。

萊維妮亞 （一頓之後——疑心地。）你的腦子裏在盤算着什麼？我知道你正在計劃着什麼事情！

克利斯丁 （尅制驚慌。）請你不要傻里傻氣了！

萊維妮亞 你是在計劃怎樣能和亞當姆再見一面麼？你最好不要去作！

克利斯丁 （平靜地）我不那麼傻。我已經說過一次再見了。你以為我還想給我自己再找苦惱麼？

萊維妮亞 那對你很苦惱嗎？我從沒有猜到——雖然我一直在觀察着你。

克利斯丁 我警告過你，你瞪着眼睛是瞞不出來的！（經過了一個停頓。）你爸爸什麼時候回來？你希望我在他回來時爲了他的緣故好好地扮演我的角色，是不是？我希望早點知道。

萊維妮亞 他的信上說，他要等到他的旅團解散之後，不過他會立刻就請假的。他也許今天

晚上會到——也許明天——也許後天。我可說不上來。

克利斯丁 你以為他或許今天晚上會來麼。（帶一種譏諷的微笑。）原來他就是你在春天的月夜裏所期待的人兒啊！（頓了一下之後。）可是夜車早就到過了。

萊維妮亞 （驟驟左前方的車道——隨後興奮地站起來。）有人來了！

（克利斯丁慢慢地站起來。有一陣腳步聲。過了一時，艾斯拉孟南從左前方上。他突然在黑影裏停了有一秒鐘之久，筆直地站在那裏，好像立正似的，瞪着他的房子，他的妻子和女兒。他是一個高個子，瘠瘦，骨架很大的人，有五十歲，穿着準將的制服。人們立刻注意到他的面孔在靜止狀態時所帶的那副面具式的相貌，他臉上所表現的比其他諸人的尤為顯明。他和我們在第二幕中所看見的他的書房裏的畫像完全一樣，祇不過他臉上的紋路更多更瘦，他的頭髮和鬍鬚更灰白。他的動作準確而機械，並且他有一種習慣，不論坐立，姿勢均極嚴正而有派頭，使人想起軍中英雄的塑像。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深沉的聲音有種空洞的壓制的性質，就好像他不斷地勒住情感不放似的。他的神氣率直而威嚴。）

萊維妮亞 （看見那人的身影停止在黑影中——激動地叫道。）那是誰呀？

孟南 （走到月光下面。）是我。

萊維妮亞（快樂地一喊。）爸爸！（她朝他跑去張開雙臂抱着他同時吻他。）噢，爸爸！（她流出淚來，把臉埋在他的肩膀上。）

孟南（窘住——撫摸着她的頭——粗聲地。）得啦！我想我早就囑咐過你莫要哭。

萊維妮亞（服從地強行忍住眼淚。）請原諒，爸爸——可是我是多麼快樂啊！

孟南（受了感動，尷尬地。）眼淚是快樂的奇怪的象徵！不過我理解你的——你的感情。

克利斯丁（慢慢地走下台階，她的眼睛釘在他身上——緊張地。）艾斯拉，當真是你嗎？我們剛才還以為你今晚上回來是沒有希望的了呢。

孟南（直挺挺地走過去會她。）火車誤點了。鐵路上擁擠不堪。每人都得到假期。（他在台階下邊遇上她，帶着一種冰冷的尊嚴吻她——公式地。）我很高興見到你，克利斯丁。

你的面色很好。（他退回來瞅着她——隨後他說話了，他的聲音裏透露出一道被抑制的情感的潛流。）你好像改變了。你比從前更美麗了——不過你一向就美麗。

克利斯丁（勉強作出輕快的語調。）自己的丈夫給的恭維！艾斯拉，你變得那麼慫慫啊！（隨後懇求地。）你一定非常累了。在這台階上坐一會兒不好麼？月光是這麼美。

萊維妮亞（她心懷嫉妬一直在旁邊跳來跳去——這時插身到他們中間——嚴厲地）不。這外面太潮濕了。而且爸爸一定餓了。（拉住他的手臂。）跟我到屋裏去，我給你弄點東西

吃。你這個可憐的爸爸！你一定餓壞了。

孟南（實際上很喜歡女兒的嬌慣，但在太太的面前有點爲難——抽回他的手臂——直率地。）不，多謝你！我倒願意在這裏休息一下。坐下，維妮。（克利斯丁坐在台階的最上一級中間；他坐在中間一級的右邊；萊維妮亞坐在最下一級的左邊。當他們坐下的時候，他繼續用簡短突兀的句子談話，好像爲了要掩飾某種隱秘的不安似的。）我請了幾天的假。以後我還回去解散我的旅團。和平條約應該很快就可以簽字。總統的被刺是一件可怕的大不幸。但是那不會改變事件的途徑的。

萊維妮亞 可憐的人！他竟死在勝利的時候，真慘。

孟南 是的！（停頓了一下之後——陰鬱地。）所有的勝利結果都失敗在死亡的手裏。那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失敗也能在死亡的勝利之中結束嗎？那正是我所懷疑的！（她們倆都睜着他，萊維妮亞覺得驚訝，克利斯丁覺得疑慮不安。一頓。）

克利斯丁 奧林在哪裏？你不能代他請假嗎？

孟南（猶豫——隨即直率地。）我一直在瞞着你們。奧林受了傷。

萊維妮亞 受了傷！你不是說——傷受得很重吧？

克利斯丁（半起，衝動地——氣憤的成份更多於悲傷。）我早就曉得！當你們強迫他參加

你們的可怕的戰爭的時候，我就曉得了——！（隨即又坐下——緊張地。）你不用費心來逐漸地透露消息。艾斯拉。奧林是死了，是不是？

萊維妮亞 莫那麼說！沒有那種事，是不是，爸爸？

孟南（簡潔地——語音中帶着一絲妬忌。）當然沒有那種事！假使你媽媽讓我說完，不給她的孩子亂下結論——（帶着一種殘忍的誇耀的滿足。）現在他可不是孩子了。我把他造成了一條漢子。他在戰爭中幹了一件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英勇的事情。他的頭上受了傷——就差一點，結果祇是一點擦傷。可是因為震動，他得了神經熱。現在全好了。醫院裏的人們說，他是在一種疲弱的狀態之中。我絕沒想到神經過敏。我是不注意神經過敏的。他向來浮躁。（半轉身對着克利斯丁。）他的浮躁是你傳給他的。

克利斯丁 他什麼時候才能好清楚回家來呢？

孟南 快了。醫生勸他多休息幾天。他的身體還弱。他的腦經迷糊了很久。一舉一動好像他又成了一個小孩子。看樣子似乎他以為你是和他在一起。因為他老是跟「媽媽」說話。

克利斯丁（緊張地吸了一口氣。）哦！

萊維妮亞（憐憫地——語音中帶一絲輕蔑。）可憐的奧林！

孟南 克利斯丁，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希望你莫把他當作孩子看待。如果你再把他拴在你的

圍裙帶子上，那對他是沒有好處的。

克利斯丁 你不用焦急。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從他離開我的時候起。（又一頓。隨後萊維妮亞說。）

萊維妮亞 爸爸，你的心臟病怎麼樣？我深怕你爲了不使我們担心，忽視它的實際的嚴重性，不把它當作一回事。

孟南（粗率地）如果嚴重的話，我會告訴你們，好叫你們有個準備。如果你也像我那樣，在過去的四年中，看見那麼多的人死去，你就不會怕它了。（突然跳起來——直率地。）讓我們改換話題吧。死亡的事，我可够了又够。我現在所希望的是忘掉它。（他轉身踱到台階的右邊。萊維妮亞担心地注視着他。）我就知道疼得像刀割的一樣。疼的時候我什麼都不能作。醫生叫我避免焦慮或者任何過度的操勞和刺激。

克利斯丁（瞅着他。）你的面色不大好。也許那是因爲你太累了。艾斯拉，你得快點去睡覺。

孟南（他不再踱來踱去了，正停在克利斯丁的面前，瞅着她的眼睛——一頓——隨後他用一種故作隨便的聲音說。）是的，我就要去——。

萊維妮亞（一直在嫉妬地注視着他——突然拉住他的手臂——帶着一種稚氣的喋喋不休。）

不要！還早哩！求求你，爸爸！你祇不過剛到家。我們連話都還沒有談哩！（向她媽媽反抗。）你怎麼能對他說他面有倦容呢？他的面色好得很。（隨後對她的爸爸，眼睛仇視着克利斯丁。）我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都是關於卜爾特船長的。（如果她盼望她媽媽聽見這話便恐慌，她就要失望了。克利斯丁早有準備，彼時她在孟南對她投去的偵察與懷疑的眼光之下，文風不動。）

孟南 維妮寫信告訴我，你有了伴兒。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他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克利斯丁（從容一笑。）你最好問維妮！他是她最近的意中人！她甚至跟他一道在月光下散步。

萊維妮亞（被克利斯丁厚着臉皮一反駁，竟致張口結舌地。）嘔！

孟南（現在他嫉妬了，並且疑心他的女兒起來）你的信裏可沒有提到過這件事呀，大小姐！萊維妮亞 我只跟他散步過一次——而且那是在——

孟南 在什麼？

萊維妮亞 在我知道他是那種一見女人就追的人以前。

孟南（對克利斯丁，生氣地。）我不在家你接待的好客人！

萊維妮亞 我相信他還以為媽媽是在和他調情哩。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寫信告訴你。爸爸，

你知道鎮上的人們怎樣地說長道短。我覺得你應該警告媽媽，她真不聰明，竟允許他到這裏來。

孟南 不聰明！那簡直是——！

克利斯丁（冷冷地。）艾斯拉，如果你不反對，我希望等沒有第三人在場時，我們才討論這個問題！我以為維妮太不體諒人了，你一回家，就用這種可笑的事來麻煩你！（她轉身對萊維妮亞。）我以為你的惡作劇已經作够了。請你離開我們，好不好？

萊維妮亞 不。

孟南（嚴厲地。）你倆個別吵架！我還以為你們早就不那麼胡鬧了呢！我不許我的家裏有吵架的事情！

萊維妮亞（服從地。）是的，爸爸。

孟南 是你睡覺的時候了，維妮。

萊維妮亞 是的，爸爸。（她走過來吻他——激動地。）噢，我真快活你回來了！別聽媽媽的話以為我——我愛的人祇有你一個！我要跟你住！

孟南（撫摸她的頭髮——帶着直率的溫情——）我希望你仍舊作我的小女孩——至少，多作一些時候。（於是突然瞥見克利斯丁的輕蔑的眼光——把萊維妮亞推開——突兀地。）現

在，開步走！

萊維妮亞 是的，爸爸。（她走上台階，經過她媽媽身邊時，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她走到門廊裏，在她媽媽的背後停住，轉回身來。）別爲任何事情焦心，爸爸。我會好好伺候你的。（她走進去。孟南看着瞪目直視的太太。他咳嗽一聲，好像要說什麼話，隨後便自覺地在台階右端走來走去。）

克利斯丁 （勉強作出一種溫柔的調子。）坐下，艾斯拉。你老站着，祇有使你自己更累的。（他偻偻促促地在她左面下兩級的台階上坐下，斜對着她。她逢迎地單純地問道。）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懷疑我的哪一點？

孟南 （驚。）有什麼事使你認爲我懷疑你呢？

克利斯丁 一切的事情都使我認爲你疑心我！你一到，我就感到你不相信我。你的眼睛在探查我，好像你又作了法官而我是一個犯人。

孟南 （內疚地。）我——？

克利斯丁 全是因爲維妮根本不應該寫的一封糊塗信。在我的兒女都已成人，而我已經是一個老太婆的今天，來指摘我跟一個傻頭傻腦的船長調情，我覺得未免過時了！

孟南 （深以爲然並且放心了——勸慰地。）要說指摘你作那種事，那是沒有的。我不過覺

得你不當給謠言造成了一個可乘之機。

克利斯丁 你不滿意我的當真就是這一點麼？

孟南 當然是的！還能有什麼別的呢？（尷尬地拍着她的手。）我們不再說這個了。（隨後他粗率地說：）不過我倒願意知道這位卜蘭特的事是怎樣——

克利斯丁 我非常願意給你說明！我在父親的家裏碰見他。父親好像爲了某種原因對他頗有好感。所以當他來拜訪時，我不能對他粗暴，是不是？我暗示他，我們不歡迎他來拜訪，但是像他那種人是並不會暗示的。不過，我想他總共才來過四次。至於說外面有閑話，那是胡說白道！唯一的閑話，就是他是來向維妮求婚的！你可以問問鎮上的任何人。

孟南 他的臉皮真厚！你應該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他不配！

克利斯丁 （勉強作出一種懊悔的神氣。）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十分反對他來——至少爲了這個原因。他常常給我帶來父親的消息。像我寫信告訴你的，在過去一年中，父親一直在病着。（於是嘴唇一撇，好像在制止一個嘲弄的微笑似的。）你簡直不明白我是多麼焦心——掛念着父親，奧林和——你。

孟南 （深受感動，轉過來對着她，雙手握住她的手——拙笨地）克利斯丁——我深覺抱歉——因爲冤枉了你。（他衝動地吻她的手——隨後又因爲這種感情的流露而感到困窘，便

帶着一種粗率的，開玩笑的口吻我補說。）怕敵人把我打死了，是不是？

克利斯丁（竭力控制要想縱聲大笑的衝動。）你還用問？（一頓。他注視着她，着迷而又激動的。）

孟南（最後脫口而出。）克利斯丁，我夢着回到你身邊來！（俯身向她，他的語音顫動，帶着慾望和一種奇怪的懷然的感情——笨拙地，愛撫地，用手摸摸她的頭髮。）你真美！你比從前更美了——而且在我看來，你顯得有點奇怪。我不認識你了。你年青了。和你一比，我覺得我是一個老頭子了。只有你的頭髮還是老樣子——你的奇異的美麗的頭髮，我一向——

克利斯丁（厭惡地一縮，躲開他的手。）別！（於是當他因為被拒絕，而憤恨地傷心地轉過身去時，她趕快地說。）艾斯拉，原諒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我今天晚上有點神經質。

（孟南踱到右邊，站在那裏望着樹木。克利斯丁恨恨地注視着他的背影。她假裝疲乏，嘆了口氣，把身子向後倚，闔上眼睛。）

克利斯丁 艾斯拉，我倦了。

孟南（突然說出）我不應該在今天晚上用那件關於卜蘭特的傻事來麻煩你。（他強作苦笑）

不過，老實告訴你，我有點吃醋。

（他用力轉過身來，看見她闔上了眼，突然走過來，拙笨地向她俯下身去，好像要去吻她，隨後他覺得她的文風不動的面孔上有着某種奇異的表情，這使他打住他的動作。）

克利斯丁（感覺到他的慾念，本能地退縮——並沒有睜開眼睛。）你爲什麼像那樣望我？
孟南（內疚地轉過身去。）像什麼樣？（不安地。）你怎樣知道的？你的眼睛是閉着的。

（隨後好像有種不痛快的負擔壓在他的身上，他想把它掀開似的，他沉重地脫口說出：）
對於家庭，我現在還不能習慣。家庭太寂寞了。我已經習慣了軍營的生活，在夜晚，有成千的壯士圍繞着我——也許是一種安全感吧！突然又不安起來。）不要老是把眼睛閉上！不要那麼沉靜！（隨後，當她睜開眼睛時——他帶着一種爆發性的申訴。）天吶，我想跟你談談話。克利斯丁！有些事情我必須解釋一下——內心裏的事情——對我的妻子解釋——
——不管怎樣，想試試看！（他在她身邊坐下。）把你的眼睛再閉上！我可以說得更暢快一點。討論情感，在我一向是件難事。當你望着我的時候，我永遠說不出話來。你的眼睛向來是那般的——那般的充滿了沉默。那就是說，從我們結婚的時候起。不是在結婚以前，不是在我向你求婚的時候。那時你的眼睛常常說話。而且它們也逼着我說話——因爲你的眼睛答覆了我的話。

克利斯丁（她的眼睛闔上——緊張地。）別說話，艾斯拉。

孟南（好像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一開了頭，便固執地，不顧一切阻撓地說將下去。）因為我在這次的戰爭中，老是看見死亡，所以我才想到這些事情。死平凡得算不了什麼一回事，這一來，倒使我想起生命來。奇怪，是不是？死使我想到了生。而在戰前呢，生却祇使我想到死！

克利斯丁（並不睜開眼睛。）你爲什麼談起死呢？

孟南 孟家的人們的想法向來就是那樣。他們跑到上帝的白色會議廳中去默想死亡。生命就是死的過程。初生就是開始去死。死就是生又固執地糊里糊塗地搖搖頭。人們怎麼會起這念頭的呢！那個白色的會議廳。擦洗得很乾淨粉着白粉的白色會議廳釘在我的腦子裏——像一座死亡之宮！可是在這次戰爭中我看見無數白牆，濺滿了比髒水還不值錢的血。我看見橫七豎八的死人，比要傾倒的垃圾更平常。這就使得白色的會議廳顯得毫無意義——未免太重視了死亡！

克利斯丁（睜開眼，帶着一種奇怪的恐怖瞪着他。）這種死亡的話與我有什麼關係？

孟南（避開她的目光——堅持地）閉上你的眼睛。聽下去你就會知道了。（她闔上眼睛。他繼續講下去，語音中帶着一種急切的調子。）夜裏睡不着躺在那裏，我想起我的生活和

你的生活。在戰爭中，我會想到，也許一分鐘後我就要死去。把我的生活，當作行將完結的我看，反正不值得一想。不過聽啊，把我作為你的被殺的丈夫看，那便顯得奇怪而不合理——就像某種從來沒有活過而却正要死去的什麼。於是我們這些年來夫婦的生活便浮在我的腦裏，而我呢就試行去觀察一番。可是什麼都看不清楚，我祇看見我們之間一直存在着某種障礙——把我們互相隔開的一道牆。我下定了決心想弄清楚那座牆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我怎樣也查不出來。（帶着一種笨拙的乞求的姿態。）你知道嗎？

克利斯丁（緊張地。）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孟南 可是你知道是有一座牆在那裏的，別撒謊，克利斯丁！（他望着她的沉靜的面孔和鬨上的眼睛，懇求她來鎮定他自己——隨後固執地繼續亂說下去。）也許你一向知道你並不愛我。我想起了墨西哥的戰爭。我能看得出來你希望我去打仗。我有一種感覺你變得恨起我來了。是不是？（她並不回答。）那就是我去打仗的原因。我希望我被打死。也許你也
有那種希望。有沒有呢？

克利斯丁（喃喃地。）沒有，沒有，我——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孟南 等我回來的時候，你的心全轉到你的剛生下的孩子。奧林的身上了。在你的眼睛，我已經不再存在了。這一點我是看出來的。我努力不去恨奧林。我的心便轉到維妮身上，

但是女兒到底不是妻子。於是我就下定決心去作社會事業，讓你去過你自己的生計，不管你的事。這就是爲什麼航運公司還不够我作的——我又作的法官，市長以及這類虛有其表的事情的原因，這就是鎮上的人爲什麼把我認爲能幹的原因。爲着何來呢？不是爲了我的生命中最需要的東西！不是爲了你的愛！不！而是爲了不讓我的腦子老想着我所失去的東西！（他瞪着她——於是乞求地問道：）在我們結婚之前，你確實是愛我的。你不否認這一點吧？

克利斯丁（不顧一切地。）我不否認什麼。

孟南（莊嚴地伸直了身體，就像一個面對着敵人的壓倒的優勢兵力投降似的。）那麼，好了。我回家來向你投降——從內眼裏歸順你。我愛你。從前我愛你，中間這些年我愛你，現在我還是愛你。

克利斯丁（迷惘地。）艾斯拉！得啦！

孟南 我要把這話說出來！也許你已經忘記了。我並不責備你。我想我一向並沒有充分地說明過或者表達過我的心跡。我的內心有種古怪的東西不讓我說出我最想說出來的事情，不讓我表達我最希望表達的事情。有種什麼東西叫我把話悶在心裏——就像獸坐在鎮上廣場裏的塑像一樣。（突然間他伸過手來拉住她的手。）我想弄明白結婚在我們中間打下的那

座牆到底是什麼東西！你必須幫我，把那座牆拆掉！我們還有廿年的好日子好過！我一直在想我們應該怎樣辦，才能言歸於好。我有一個念頭，如果我們能丟下孩子們，一同去作一次航行——去到世界的另一面去——找一座什麼島，我們可以單獨地在那裏過一個時候。你會發現我已經變了一個人，克利斯丁。我討厭死亡！我希望生活！也許你現在可以愛我！（帶着一種力竭聲嘶的調子。）我一定要叫你愛我！

克利斯丁（把她的手收回來，瘋狂地跳起來。），看在上帝的面，別說了吧。我不知道你說些什麼。別惹我吧！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了！你說得我心煩意亂的！（隨即突然地。）時間不早了。

孟南（大傷自尊心，縮進他的僵硬的軍人甲冑裏——機械地拿出他的表。）是的——十一點過六分。是進去的時候了。（他走上兩級，面對着門。他嚴酷地說：）你竟叫我莫說話了！天啊，真可笑！

克利斯丁（現在鎮定了，有心計的。——拉住他的手臂，誘惑地。）我的意思是——空口說白話有什麼用？我們中間並沒有牆。我愛你。

孟南（抓住她的肩頭，釘視她的眼睛。）克利斯丁！我真心想信。——不過——我害怕！（她吻他。他用雙臂緊緊地攬着她——熱情地。）克利斯丁！（他身後的門開了，萊維妮

亞出現在門廊的邊上，在他身後的上方。她赤着腳，穿了一雙拖鞋，睡衣的外面罩上一件化裝時所著的外衣。她畏避地掙脫他的擁抱。他們分開，吃驚地。）

孟南（窘了——不耐煩地。）小姐，我以為你睡覺了呢！

萊維妮亞（木然地。）我並不覺得瞌睡。我想散散步，夜可真好。

克利斯丁（我們正要去睡哩。你爸爸累了。）（她走上去，走過她女兒的身邊，拉住孟南的手，引他走向門口。）

孟南 我說，現在不是散步的時候。就進來吧。

萊維妮亞 是的，爸爸。

孟南 晚安。

（他們隨身關上門。萊維妮亞站在那裏，瞪目直視——隨後僵硬地走下台階，又站住了。二樓上左首寢室的百葉窗縫中露出燈光。她仰頭注視。）

萊維妮亞（帶着一種妬恨的苦惱。）我恨你。你甚至把爸爸對我的愛也偷了去！當我一出世你就偷去了我的全部的愛！（隨後幾乎哽咽着，把臉埋在雙手裏。）噢，媽媽！爲什麼你要這樣對待我呢？我妨害了你什麼呢？（隨後又抬頭望着窗戶——帶着強烈的憎惡。）爸爸，你怎麼會愛那個無恥的娼妓的呢？（隨即瘋狂地。）我受不了！我不願忍受！去嘗

發她是我的責任！我一定要告發她。（她不顧一切地叫道：）爸爸！爸爸！（寢室的百葉窗被推開，孟南探頭出來。）

孟南（厲聲地。）怎樣回事？別那麼叫！

萊維妮亞（有氣無力地喃喃說）我——我想起我忘了跟你說晚安，爸爸。

孟南（激怒。）天曉得！真是——（隨即溫和地。）噢，好吧——晚安，維妮。快去睡覺去吧，像個好孩子。

萊維妮亞 是的，爸爸。晚安。

（他走回寢室，關上百葉窗。她，着迷地，仰頭瞅着窗戶。焦急地無可奈何地紐絞着她的雙手。）

（幕）

第四幕

佈景 艾斯拉孟南的臥室。中央後方是一張四柱的大床，脚朝外，頭靠後牆。床頭左邊有一小檯，檯上有一支蠟燭。檯左有一扇門，通到克利斯丁的屋子。門是開的。左面的牆上有兩個窗戶。左前方有一張桌子，桌上有一盞燈，桌旁有一張椅子。右牆前方是一扇門，通到大廳。再向前，靠着牆，有一張寫字檯。

因為屋裏黑暗，乍看起來，除了淡白的月光從窗櫺裏滲入之外，什麼都分不清楚。時間大約在第二天的黎明。

當克利斯丁悄悄地偷偷地溜下床來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形體，像黑暗中的一個淡白色的幽靈。她蹣跚地走到左前方的桌子跟前，拿起一件搭在椅上的淺色的睡衣，把它穿上。她站在那裏諦聽着床上的聲響。一頓。隨後從床上突然傳來孟南的沉悶無力的聲音。

孟南 克利斯丁。

克利斯丁 (猛然一驚——聲音緊張地。) 哼。

孟南 一定快天亮了，是不是？

克利斯丁 是的。天開始變成灰白色的了。

孟南 我說話的時候，你爲什麼嚇一跳？難道你竟覺得我的聲音那麼怪嗎？

克利斯丁 我以爲你是睡着了哩。

孟南 我一直睡不着。我正躺在這裏想呢。你怎麼那麼不安？

克利斯丁 我也是一直睡不着。

孟南 你那麼輕輕地爬下床去。

克利斯丁 我不願意驚醒你。

孟南 （尖刻地。）你不願意躺在我身邊麼？

克利斯丁 我不願意因爲我翻來覆去，打擾你睡覺。

孟南 我們還是點起燈來，談一會兒的好。

克利斯丁 （害怕地。）我不想談話！我寧願黑暗。

孟南 我想看看你。（他從床頭小檯子上拿起火柴，點上檯子上的蠟燭。克利斯丁趕快坐在

桌邊的椅子上。她把椅子挪開，好使她面對左前方坐着，她把臉掉過去有四分之一是背着他的。他把背支撐起來，半躺半坐地靠在床頭上，他的臉，襯着邊上的閃爍的燭光，有一

種陰鬱而傷悲的表情）你喜歡黑暗，在黑暗中，你看不到你的老頭子，是那樣的嗎？

克利斯丁 艾斯拉，我希望你莫那麼說。如果你要說套話，那我就到我自己屋裏去。（她站起來，但她的臉仍舊背着他。）

孟南 等等！（他的聲音裏帶有一種懇求的調子。）莫走。我不願意孤孤單單的。（她又坐下，姿勢和原先一樣。他謙卑地繼續說下去）我說那些話，並不是有意的。我猜想我心裏包藏着冷酷——也許是我自己的劣根性——有時冷不防地發露出來。

克利斯丁 你一向就冷酷。

孟南 在我們結婚以前呢？

克利斯丁 我記不得了。

孟南 你不願意去記你曾經愛過我的了！

克利斯丁 （緊張地。）我不願意談起過去！（突然轉變話題。）上半夜裏你聽見維妮的動靜嗎？她在屋子前面走來走去，就像一名守衛着你的哨兵一樣。她一直到夜裏兩點鐘才去睡覺。我聽見鐘打了兩下。

孟南 至少有一個愛我的人！（頓了一下之後。）我覺得很奇怪，克利斯丁。

克利斯丁 你是說——你的心臟麼？你不以為你要——生病吧？

孟南（粗聲地。）不！（一頓——於是責備地。）原來你所期待的就是那個麼？你今天晚上那麼遷就我也就是那個原故麼？你是在希望？

克利斯丁（跳起來。）艾斯拉！別說那種話！我受不了！（她移動身體就像要走到自己屋裏去似的。）

孟南 等等！我抱歉我說出那種話來。（於是，當她重新坐下的時候，他陰鬱地繼續說下去。）並不是我的心臟有毛病。那是某種使人不安的東西在苦惱我的神經——就好像我內心裏的什麼東西正在傾聽着，注視着，期待着某種就要發生的事情似的。

克利斯丁 期待着某種就要發生的事情？

孟南 我不知道。（一頓——於是他清醒地繼續說下去。）這所房子不是我的房子，這也不是我的屋子和我的床。它們全是空的——期待着什麼人搬進來！而你也不是我的妻子！你也在期待什麼東西！

克利斯丁（情緒緊張得開始要中斷——又跳起來。）我會期待着什麼？

孟南 期待着我的死亡——好使你得到解放！

克利斯丁 莫管我吧！不要用你的瘋狂的疑心來吹毛求疵吧！（於是她的語音裏夾帶着憤怒和憎恨。）不是你的妻子！沒有好久以前你還作得就好像我是你的妻子——你的財產似的

哩！

孟南（帶着嚴酷的輕蔑。）你的肉體麼？肉體對我算得什麼？腐爛在太陽光下，把野草喂得更肥的肉體，我看得太多了！灰還原爲灰，土還原爲土！你的戀愛觀就是那樣的麼？你以爲我是和一具肉體結婚的麼？（隨後，好像他內心中全部傷心和痛心的事突然決了堤似的。）你今天晚上，和往常一樣，向我撒謊！你只假裝着愛我！你讓我佔有你的身體，就好像你是我在拍賣場上買來的一個黑奴似的。你使得我在我自己的心目中，變成了一個淫邪的野獸！從我們結婚的第一個夜晚起，你就一直是那樣子！如果我去嫖了窯子，我也會覺得更乾淨一些！我也會覺得我的生活更體面一些！

克利斯丁（聲音梗塞地。）當心點，艾斯拉！我不願忍受——

孟南（厲聲一笑。）我還希望我的回家會成爲一個新的起點——我們之間的新的愛情！我把我的私衷告訴了你，我把我的心掏出來給你看——我以為你會瞭解！上帝呀，我真是一個老傻瓜！

克利斯丁（她的聲音變得粗厲起來。）你以爲你能够軟化我的心腸——使我忘記過去的那些年頭？噢，不會的，艾斯拉！太晚了！（隨後她的聲音變了，好像她突然決定了行動的途徑，變得故意地尖酸刻薄。）你要知道事實的真象麼？你已經猜到了！你獲得了我的身

體，你給我生了孩子，但是我始終不是你的！我也永遠不會是你的！那是誰的錯呢？當我跟你結婚的時候，我是愛你的。我是很願意把我自己獻給你的！可是你逼得我無法那麼作！我厭惡你透了！

孟南（憤怒地。）你敢對我說那種話！（於是努力鎮靜自己——喃喃的。）莫作聲：安靜些吧！我們可別打架！我不能發脾氣！那會引起——！

克利斯丁（有心計地殘忍地刺激着他。）噢，不？你不用採取那種可憐的腔調！你想知道事實的真象，現在你就聽吧！

孟南（害怕了——幾乎是懇求的。）莫作聲，克利斯丁！

克利斯丁 所有的事我都說了說的！關於卜蘭特船長我也說了謊！他是瑪利亞卜蘭特娘的兒子！而且他來看的是我，不是維妮！我叫他來的！

孟南（氣極。）你竟敢——！你——！她的兒子，那個——！

克利斯丁 是的，我敢！每次我到紐約去並不是去瞧看我的爸爸，而是去和亞當姆在一起！他又和氣又溫柔，你所沒有的他全有。他就是我跟你這些年來所渴望的——一個情人！我愛他！那麼現在你知道了事實的真象了！

孟南（發狂地——掙扎着要走下床來。）你——你這個婊子——我要殺死你！（他突然倒

在床上，呻吟着，左腰貼着床躬着身子，非常痛苦地。）

克利斯丁（帶着野性的滿足。）啊！

（她急忙走進她自己的屋子，立刻又轉回來，手裏拿着一個小盒子。他的臉正背着她的房門，即使他的強烈的痛苦還沒有使他完全失去知覺的話，他也注意不到她的去而復來。她的動作極爲寂靜。）

孟南（喘息着。）快點——拿藥來！

克利斯丁（背轉身去，從小盒中拿出一粒丸藥，一面緊張地問道。）你的藥在哪裏？

孟南 在盤子上！快！

克利斯丁 等等。我拿到了。（她假裝從床頭旁邊的椅子上拿了點什麼東西——隨後把那粒丸藥和椅子上的一杯水遞過來。）這兒。（他轉身對着她，呻吟着，張開他的嘴。她把丸藥放在他的舌頭上，把那杯水送在他的嘴唇邊。）現在喝下去。

孟南（喝了一口水——於是他的臉上突然現出了一種瘋狂的恐怖之色。他張口結舌的。）

那不是——我的藥！（她恐懼地倒退到桌子旁邊，拿着盒子的那隻手伸在背後，好像要尋找一個藏身之處似的。她的手指頭把盒子放在桌沿上於是便把手拿到前面來，好像本能地被迫來向他證明她手裏沒拿東西。他的眼睛帶着一種可怖的譴責的眼光釘在她的身上。他

想呼救，但是他的聲音微弱到一種喘息的低語的程度。）救命！維妮！

（他倒下去，昏迷了，呼吸有聲。克利斯丁瞅着他，着了迷似的——隨後她聽見大廳裏傳來一種響聲，她嚇得突然一跳，從桌子上倉皇地拿起盒子，放在背後，一面轉身面對着門，這時門開了，萊維妮亞出現在門口。她的服裝和第三幕終場時一樣，穿着睡衣，披肩，踏着拖鞋。她站在那裏，驚懼而又遲疑，就好像她剛剛醒過來似的。）

萊維妮亞 我作了一個可怕的夢——我想我聽見爸爸在叫我——我醒來了——

克利斯丁 （精虛地恐怖地發着抖——喃喃地。）方才他又——又痛了一陣子。

萊維妮亞 （急忙跑到床邊。）爸爸！（她用手臂攬着他。）他暈過去了！

克利斯丁 沒有。現在他好了。讓他睡吧。

（這時，孟南帶着臨死的最後掙扎，在萊維妮亞懷抱裏，直坐起來。他睜着眼睛，瞅着他的妻子，並且努力抬起手臂來，用手指頭向她譴責地指點着。）

孟南 （喘氣。）她是犯了罪——不是藥！（他癱瘓的倒下去！）

萊維妮亞 爸爸！（害怕起來，她摸摸他的脈，把耳朵貼在他的心口上去聽聽他的心跳。）

克利斯丁 莫動他。他睡着了。

萊維妮亞 他死了！

克利斯丁（機械地重覆着。）死了？（於是用一種異常平淡的口氣。）我希望——他得到安息。

萊維妮亞（身對着她。憎恨地。）你竟敢假裝——你巴不得他死！你——（她打住，嗽着她的母親，帶着一種恐怖的懷疑——隨後厲聲譴責着。）爲什麼那麼指着你？爲什麼他說你犯了罪？回答我！

克利斯丁（囁嚅的。）我告訴了他——亞當姆是我的情人。

萊維妮亞（變色。）你告訴他那個——你知道他的心臟——！噢你是故意的！你害了他！克利斯丁不——那是你的錯——你使他疑心的——他一直在談着愛和死——他強迫我告訴他！（她的語音變得混濁不清了，好像她暈暈沈沈的並且努力擊退瞌睡似的。她的眼睛半閉着。）

萊維妮亞（抓住她的肩頭——猛烈地。）聽着！看着我！他說的「不是藥」！他的話是什麼意思？

克利斯丁（她把拿着毒藥的手緊貼在她的背上。）我——我不知道。

萊維妮亞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告訴我！

克利斯丁（用她的最後的意志力挺起身來，帶着一種矯作的憤怒）你是在指摘你的媽媽——

萊維妮亞 是的！我——！（隨後迷惑地。）不——你不會那麼壞！

克利斯丁 （她沒有氣力了——虛弱地搖搖晃晃的。）我不知道你——你在說些什麼。（她從旁邊避開萊維妮亞，向她的臥室門口走去，拿着毒藥的那隻手伸在她的背後——無力地。）我覺得頭暈。我得去——躺下。我——（她轉過身去，好像要跑進臥室似的，踉蹌地走了一步——於是她的腿突然彎曲下去，她便昏迷不醒地倒在床脚前了。當她的手碰到地板上的時候，她的手指鬆開，小盒溜到一塊凸起的地毯上。萊維妮亞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克利斯丁的暈倒使她吃了一驚，她不知不覺地屈下一支腿來跪在她身邊，急忙地去試她的脈膊。知道她是發暈之後，她放心了，她的痛恨立刻又轉回來，她帶着嚴厲的斥責的口吻說。）告訴他——還不就等於害死他！我猜想你以為現在你可以和亞當姆自由結婚！但是你結不成的！只要我還有一口氣，你就莫想跟他結婚！我要叫你清償你的罪惡！我要想個法子懲罰你！（她正要起身時，她的眼光落在地毯上小盒的上面。她立時把它拿起來，睜眼，懷疑的神色變成一種可怕的事實。隨後她發出一聲戰慄的哭喊，沿着床沿往後退，手裏緊緊拿着盒子，之後便跪在床頭前，張開兩臂抱着死人。）

萊維妮亞 （帶着痛苦的懇求。）爸爸！別把我孤孤單單地撇下！回到我身邊來！告訴我應該怎麼辦！

（幕）

獵

(三部曲之二)

人物表

- 克利斯丁 艾斯拉孟南的寡妻
萊維妮亞（即維妮） 克之女
奧林 克之子，陸軍中尉。
亞當姆卜蘭特船長
海絲兒賴爾斯
彼得 海之兄 砲兵上尉
橋夏包爾登 航運公司的經理。
愛瑪 橋之妻
爾弗萊特西爾斯 第一組合教會的教師
爾之妻
喬色夫卜萊克醫生
歌者

幕次

第一幕

孟宅內部——時間是孟南被害後兩天的一個月夜。

第二幕

孟家的坐起室——時間是緊接着第一幕。

第三幕

艾斯拉孟南的書房——時間緊接着第二幕。

第四幕

快船「飛商」號的船尾，地點是在東波士頓的一個碼頭——時間是兩天之後的一個夜晚。

第五幕

和第一幕一樣——孟宅的內部——時間是第二天的晚上。

第一幕

佈景 和「歸家」中的第一幕和第三幕相同——孟宅的內部。

時間是艾斯拉被害兩天之後的一個月夜。和那天晚上一樣，這所房子有一種奇異的荒誕的外貌，它的白色的門廊在月光之下像一個面具。百葉窗全都是關上的，台階右邊的廊柱上釘着一枚喪禮用的花環。門上另釘着一枚。

從屋內傳出一陣語音，前門是開着的，橋夏包爾登夫婦，組合教會的牧師爾弗萊特西爾斯夫婦和孟家的家庭醫師喬色夫卜萊克醫生走了出來。人們可以看見克利斯丁就在門裏邊的大廳裏。他們大家齊聲說「晚安，孟太太，」隨後他們轉身走向台階，門於是關上了。

這些人——包爾登夫婦，西爾斯夫婦以及卜萊克醫生——就和「歸家」中第一幕裏的亞麥斯那一幫一樣不過社會地位有些不同，都是鎮上的各種類型的人，這幫人代表市鎮，作為孟家戲劇的一個人物的背景。

橋夏包爾登，孟南航運公司的經理，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約有六十歲，身材短小

瘦弱，鬚髮皆白，說話帶有啞聲的鼻音，有一對小而敏銳的眼睛。他的太太比他約小十歲，一個典型的純粹英國祖先的新英格蘭的女人，一張馬臉，翹牙大腳，她的態度嚴謹而獨斷。西爾斯是這樣的一種牧師，屬於一個繁榮的小城市的教會的，吃得好，喝得好。他結實，假熱心，勢利，喜歡巴結，敬畏上帝，但是胆小，老在摸索着自己的路子。他的太太和他一樣，有五十來歲，是一個膚淺的，萎靡的，自謙的牧師太太。卜萊克醫生是那種上流家庭的老好醫師，是一個身體結實，自視甚高的老頭兒，帶着一種剛愎的表情。

他們從台階上走向走道。包爾登夫人和西爾斯夫人同走向左前方，直走到長凳附近。到這裏他們停了下來，等候着站在台階跟前的男人們，同時包爾登和卜萊克在擦火點雪茄煙。

包爾登太太（尖酸地。）我厭煩那個女人！

西爾斯太太 是的。她有些古怪。

包爾登太太（強作誠實。）話又說回來，當我看見她爲了丈夫的死而傷心得了不得的時候，我覺得我漸漸地不像以前那麼恨她了。

西爾斯太太 是的。她的面色難看極了，是不是？卜萊克大夫說如果她不當心，她自己也會

病倒的。

包爾登太太 我從來沒有料想過她的情感會那麼豐富。我只知道，像大家所公認的，她向來並不是一個安份守己的妻子。

西爾斯太太 是的。她好像是那樣的。

包爾登太太 這就可見一個人多麼容易無端地被誤解——特別是當他是個孟家的人。你就不容易弄清他們的頭和腦。奇怪，她和萊維妮亞的差別——他們對於孟南的死的看法。萊維妮亞冷靜得像根冰棍。

西爾斯太太 是呀。她好像並不感覺她應有的悲哀。

包爾登太太 你的錯誤就在那裏了。她和她的媽媽同樣覺得悲哀。祇不過她太像孟家的人了，她不願讓人家知道她的情感罷了。可是你注意到她眼睛裏的神色沒有？

西爾斯太太 我注意她從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她突然之間躲到哪裏去了？

包爾登太太 跟彼得賴爾斯到車站去接奧林去了。我聽見她母親在大廳裏和她說話哩。她堅持要彼得送她去接火車。萊維妮亞一定是準備單獨前去的。她的媽媽對於這事好像當真動了氣。（隨後隱隱那幾位男的，他們已經離開了台階幾步，却正站在那裏，低聲說話哩。）那些人撻些什麼呢？（她叫道。）橋夏！是我們回家的時候了。

包爾登來了，愛瑪，（三個男的向長凳旁邊的女人們走來，他們一面走着，包爾登一面說着。）喬，按說我不該過問她辦理的事情，不過看起來，似乎應該把艾斯拉的靈柩停在市政廳裏，讓全鎮的市民都能來向他致敬，並且在明天舉行一個盛大的公葬。

西爾斯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他是這個市鎮的市長，而且又是一個民族英雄——

卜萊克 她說那是艾斯拉常常表示過的意思，一切都應簡略。艾斯拉就是那樣的人。他從來不喜鋪張。他作了事情，却讓別人去大吹大擂去。

西爾斯（矯情地。）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死對於這個社會的每一份子確是一種損失。他是一種向善的力量。

包爾登 是的。他有許多成就。

西爾斯 多麼可悲啊，經過了整個戰爭都沒有受傷，回到家來的頭一天晚上便去世了！

包爾登 我簡直不敢相信那個消息。誰會料得到啊——真怪。這就是命運。

西爾斯太太（一點也不技巧地插進嘴。）也許是命該如此。你記得，爾弗萊特，關於孟家的人，你常說榮譽走在倒楣的前面，有一天上帝會使他們在罪惡的榮譽裏屈膝的。（每個人都瞪着，每人都吃驚而着惱。）

西爾斯（慌忙地。）我不記得會說過——

卜萊克（忿然地。請大家原諒，這話是無聊的！我和艾斯拉相交了一輩子，凡是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平易樸實——

西爾斯（趕緊地。）當然是的，大夫。我的內人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也許我是指着孟太太說的，自然我說的不對。

卜萊克 她也很好——如果你瞭解她。

西爾斯（索然無味地。）就是說呢。

卜萊克 而且這也不是時候呀，當這家子突然遭了喪事的當兒來——

西爾斯 你說的對，大夫。我的內人應該記得——

西爾斯太太（被打擊得暈頭暈腦的。）我並沒有什麼惡意，大夫。

卜萊克（緩和空氣地。）那麼，別提了。（轉身對包爾登——帶着一種自滿的，無所不知的神氣。）至於你說的誰料得到——哼，你和愛瑪知道我料到艾斯拉不會活得太久。

包爾登 對了。我記得你說過你怕他的心臟不好。

西爾斯 我也記得你說過。

卜萊克 由孟太太就他寫回來的信上所舉出的徵候看來，我斷定他有絞心症。而且我一點也不奇怪。我常跟艾斯拉說，他所辦的事超過了一個人的有限精力，如果他不休息，他就會

倒下來。當他們一去請我，我就知道出了什麼事。她跟我說的，醒來時候，發現他彎着腰痛苦呻吟更證實了那一點。她會拿藥給他吃——那種藥正是我打算開的——不過太遲了。至於死在回到家來的頭一天晚上——哼，仗打完了，他累透了，又經過一次長程的，艱苦的旅行——而且絞心症是不管時與地點的。說來就來。

包爾登 太糟了。糟極了，市鎮上一時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像艾斯拉這樣有能力的人。（他們全都搖着頭，面露悲傷之色。一頓。）

包爾登太太 那麼，我們儘管站在這裏對誰都沒有益處。我們應該回家了，橋夏。

西爾斯太太 對了。我們也得回家了，爾弗索特。

（他們開始向左移動，西爾斯和兩位太太走在一起。卜萊克醫生用肘戮戮包爾登，示意他留在後面 等他們走遠之後，他含意深長地露齒一笑低聲說。）

卜萊克 我告訴你一件祕密，橋夏——絕對不許外人知道。

包爾登 （從他的態度上體會到有點什麼事兒——急切地。）當然。什麼事，喬？

卜萊克 我並沒有問克利斯丁孟南任何難為情的問題，不過我十分疑惑，害死艾斯拉的是戀愛！

包爾登 戀愛？

卜萊克 正是那個！至少，是因爲戀愛引起了絞心症害死他的。她是一個漂亮得邪氣的女人，而他又離家那麼久。這在夫婦之間是很自然的事——不過，就絞心症來說我可不贊成用那種治療法。他應該更明白這一點的，可是——唉——他是人呀。

包爾登（淫邪地一笑。）不能怪他！她是漂亮！我不喜歡她，從來就不喜歡她，不過倒也死得痛快！（兩人全都咯咯地笑起來。）好吧，我們趕上他們去。

（他們從左邊走下，他們剛一走開，房子的門開了，克利斯丁走了出來，在台階上方站了一時，隨後走向走道。顯然地，她是在一種極度的緊張之中。在她的面具式的面孔外觀之下，她的嘴部有些深刻的紋路，她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狂熱的光芒。察覺到沒有人，在偵察她，她暫時鬆弛一下，嘴一撇，眼睛焦急地望着四方，就好像要想從什麼東西旁邊飛開似地。海絲兒從房子裏出來，走到台階上方。她還是「歸家」裏的那副模樣。克利斯丁立刻就感覺到從背後走來，於是又重新恢復了她的緊張。

海絲兒（帶着一種鼓舞的，同情的神氣。）原來你在這裏呢。我把屋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你。

克利斯丁（緊張地。）我在屋裏待不住。我心裏亂得緊。所有的人都跑來站在四週瞪着死者——瞪着我，真使人有點苦惱。

海絲兒 我明白。不過現在不會再有人來了。（隨後不由自主地發出一種焦急的調子。）如

果火車不誤點，彼得和維妮應該就回來了。噢，我希望奧林一準能到！

克利斯丁 （奇怪地。）同一班車！他是那天晚上很晚的時候來的。只不過兩天以前。就像是一輩子似的！我變老了。

海絲兒 （溫柔地。）想法莫去想它。

克利斯丁 （緊張地。）何嘗沒有試過！可是我的腦子老在——一次又一次地！

海絲兒 我真怕你會把自己弄病了。

克利斯丁 （振作同時強作微笑。）我沒有什麼。奧林回來的時候，我不能顯得太憔悴，太老醜，是不是？他向來喜歡我漂漂亮亮的。

海絲兒 又能和他見面，太好了！（隨後很快地。）在你傷心的時候，他應該是你的一大安慰。

克利斯丁 是的。（隨後奇怪地。）你知道，在他離開我之前，他一向是我的小乖乖。（突然瞪着海絲兒，好像忽然想到一個念頭。）你愛奧林，是不是？

海絲兒 （窘——害羞地喃喃說。）我——我——

克利斯丁 我很高興。我希望你愛他。我希望他跟你結婚。（用一隻手摸着她的腰——聲音

緊張地。○我們秘密合夥作個陰謀，我幫助你，你幫助我，好不好？

海絲兒 我不明白。

克利斯丁 你知道維妮對奧林是多麼霸道。她一向就嫉妒你。我警告你她會用盡力量去阻止奧林和你結婚。

海絲兒 (吃驚。噢)，孟太太，我簡直不敢相信維妮——！

克利斯丁 (不理會。○) 所以你得幫助我。我們不要讓奧林再受她的挾制。特別是像她現在在那種傷心病狂的情形之下。你沒有注意到她的行動是多麼古怪麼？自從她爸爸死後，她就沒有說過一句話！我跟她說話時，她也不願意答覆我。然而我隨便走到那裏，她總跟着——她不讓我單獨地過一會兒。○(勉強做出一個神經質的笑。○) 逼得我簡直要想喊叫起來！

海絲兒 可憐的維妮！她是那麼心疼她的爸爸。我並不奇怪她——

克利斯丁 (瞪着她——奇異地，) 你真是一個心地良善而純潔的人呢？

海絲兒 (窘。○) 噢不是！我並不——

克利斯丁 我有一個時候也和你一樣——那是很久以前——在——(隨後帶着一種痛心的渴望。○) 我真希望我能待在以前那個階段不變！爲什麼我們大家不能永遠保持天真爛漫和誠

實可親呢？可是上帝不放鬆我們。它把我們的生活和別人的生活扭絞在一起，磨折我們——直至我們彼此互相毒害而後止！（看出海絲兒的神情，收住——很快地。）別管我說的話！我們進去，好不好！我寧願在屋裏等候奧林。我受不了，等候他，看着他走上走道——就像——他跟他爸爸有時候是那麽相像——而且像——可是我說到哪裏去了呀！我們進去吧。我恨月光。它使得一切都帶有鬼氣。

（她陡地轉過身去，走進屋子。海絲兒跟在她後面，關上門。一頓。隨後，從右前方傳來一陣脚步和談話的聲音，過了一會，奧林孟南和彼得，維妮同上。我們立刻覺得他酷肖艾斯拉孟南和亞當姆卜蘭特（後面兩位的彼此相像，我們在「歸家」裏就看見過了。）他的面孔在靜止狀態之下，同樣有一種面具的性質，同樣的鷹鼻，濃眉，暗黑的面色，濃密的硬硬的黑頭髮，淡褐色的眼睛。他的嘴和下巴的特點和他爸爸完全相同，不過嘴的表情和他爸爸的不同，給人一種過份敏感的印象，而他的下巴則是死者的精細版。他和艾斯拉與亞當姆高差不多，不過身體瘦些，暗色的臉面平些，頭上圍了一圈綳帶，高高箍在額角上。他的舉止有時懶散，有時僵硬，這表示軍人的勢派與他的天性不合。當他談話的時候，他的話是急促的，帶一種奇異的，模糊的，心不在焉的味道，但是當他自自然然地微笑着的時候，他的臉上有一種迷人的溫柔的稚氣，能使得女人們立刻就想起

去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他蓄着一個小髭，更增加了他和卜蘭特的相似之處。雖然他只有二十歲，可是看起來像有三十。他穿了一身肥大的，剪裁得很不合適的制服——聯軍的陸軍中尉的制服。）

奧林（在他們進來的時候，焦急地朝房子望着——隨後語音裏帶着一種痛心的，難受的失望。）媽媽到哪裏去了？我想她一準會等着我的。（他站在那裏注視着房子。）天吶，我是多麼夢想着回家來啊！我以為戰爭永遠不會結束，我們會繼續砍殺下去，直殺到一個都不留哩！到底到家了！不，天吶，我一定又是在作夢吧！（隨後帶着一種驚奇的口吻。）可是這房子顯得有些古怪。不然就是我的心情有些古怪呢？我的神志迷糊了許久，自從我恢復知覺以來，一切都顯得古里古怪的。這屋子向來就顯得這麼陰氣森森，死氣沉沉的嗎？彼得 那只是月光的關係，老朋友。

奧林 像一座墳墓。我記得，媽媽就常說這房子使她想起墳墓來。

來維妮亞（譴責地。）目前——它是一座墳墓，奧林。

奧林（趕忙地——羞愧地。）我——我忘記了。我簡直不認爲他是死了的。我想我會以爲他要長生不老的。（一絲憎恨爬入他的語音中。）或者至少他死在我後頭，我從沒想他的心臟是衰弱的。他告訴我那毛病並不嚴重。

萊維妮亞（很快地。）爸爸也跟你說過那話嗎？我希望他是說過的。（轉身對彼得。）彼

得，你先進去，就說我們隨後就來。我想跟奧林說幾句話。

彼得 一定的，維妮。（他走進正門，隨手又把它帶上。）

奧林 我很高興你把他打發開。彼得倒是很好的——不過我想跟你單獨談談。（帶着一種孩子氣的親愛的神情——用一隻手臂樓着她的腰。）你確實是一個令人見了就高興的人，維妮！你好嗎，你這個無事忙，噫呀，我又叫起你的老綽號來了，聽起來倒是顯得很自然的。你高興看見我嗎？

萊維妮亞（摯愛地。）當然嘍！

奧林 我真猜想不到！自從你見了我以後，你簡直沒有說什麼話。你是怎麼搞的？（隨後，在她譴責地望着他的時候，他抽開他的手臂——有點不耐煩地，）我告訴過你，我就想不通他會是死了的，原諒我，維妮，我知道他的死對你是多麼沉重的一個打擊。

萊維妮亞 奧林，對你難道不是？

奧林 當然是！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不過——噢，我說不明白！你要是沒有上過前線，你是不會懂得的。我把我自己的心腸磨硬了，來期待我自己的死以及別的每一個人的死，而且不把死當作一回事。爲了要活——我必須那樣！那就是我在他手底下所受到的軍人訓練

的一部份。你也可以說，是他教我的！所以等到輪到他身上的時候，他不能期望我——（他的話越說越嚴酷。萊維妮亞嚴厲地打住他的話頭。）

萊維妮亞 奧林！你怎麼那麼不講情義？

奧林（又覺得慚愧起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頭腦裏仍舊滿是鬼魂，除了戰爭，我什麼都把握不住，而他在戰爭中又是那麼活躍的人物。在我看來，他就是戰爭——除非我死掉，那戰爭是沒法結束的。我根本不懂得和平——就是他的歸宿！（隨後憤激地。）去他媽的吧，維妮，給我一個機會來習慣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萊維妮亞 奧林！

奧林（憎恨地。）抱歉得得！噢，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我向來是個非常溫柔敦厚的傢伙，是不是？——而現在——哼，你早先希望我當個戰爭英雄，你最好放棄那種想頭吧！殺人並不能改良一個人的態度！（陡地改變了話題。）不過老談我幹什麼呢？聽我說，維妮。在我跟媽媽見面之前，我有些事情要問問你。

萊維妮亞 那麼快點！她就要出來！有些事情我也必須要告訴你！

奧林 你信上說的有個什麼卜蘭特船長跑來看媽媽，那是怎麼一回事？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別人當真說她的閑話嗎！（隨即不待回答，發出一種妒火。）天吶，要是他再敢到此

地來，我會叫他後悔的！

萊維妮亞（陰森地。）你對他能有那種想法，我是很高興的。不過現在沒有說話的時
間。我所要作的就是警告你當心。別讓她像從前那樣，把你當作孩子哄，把你再捏在她的
手心裏。別相信她跟你說的說話。等着，等我們談過了你再下判斷。你答應嗎？

奧林（迷亂地瞪着她。）你是說——媽媽？（隨即生氣地。）你到底說些個什麼呀？你發了
瘋？維妮，說老實的，你跟媽媽老是鬧彊扭，未免鬧得太過份了！你應該感到慚愧！（隨
後疑心地。）你爲什麼那麼鬼頭鬼腦的呢？是不是卜蘭特——？

萊維妮亞（聽見屋子裏面有響聲。）噫！（房子的正門開了，克利斯丁匆忙地走了出來）
克利斯丁（對站在大廳裏面的彼得氣勃勃地。）你爲什麼不叫我？你不應該不陪着他！

（她猶豫地叫道：）奧林。

奧林 媽媽！（她跑下台階，張開手臂抱着他。）

克利斯丁 我的孩子！我的乖乖！（她吻他。）

奧林（軟化了，全部的疑惑都忘掉了。）媽媽！天吶，看見你真好過！（隨後幾乎是粗暴
地把她向後推開，瞪着她。）可是你變了樣兒了！你怎麼回事？

克利斯丁（勉強作出一個微笑。）我？變了樣兒？我想不會吧，親愛的。我當然不希望

——對你！（摸摸他頭上的綑帶——溫柔地。）你的頭呀！疼得很厲害嗎？你這個可憐的乖孩子，你一定受很了罪！（她吻他。）好在現在過去了，謝天謝地。我又把你弄回來了！（繼續用手臂摟着他，她擁他走上台階。）我們進去。還有別的人在等着哩，他們一定是很高興見到你的。

萊維妮亞（她走到台階下面——粗聲地。）記住我的話，奧林！

（克利斯丁轉身俯視着她。母女之間閃過一道仇恨的眼光。奧林疑心地瞟他媽媽，抽開他的身子。）

克利斯丁（立即恢復了她的態勢——對着奧林，就好像沒有聽見萊維妮亞的話似的。）親愛的，進去吧。這裏涼。你的可憐的頭——（她拉住他的手，領他穿過門，隨手便把門帶上。萊維妮亞仍站在台階下面，注視着他們的背影。隨後門又突然開了，克利斯丁走了出來，隨身帶上門，走到台階頂上。母女互相注視了一會。於是克利斯丁遲疑地開口說話了。她想把語調弄得和氣而委婉，但是徒然。）維妮，我——我得跟你談一下——現在奧林回來了。我明白，你的悲傷使你變得——不十分正常——我原諒你。不過我不明白你對我所採取的態度。你爲什麼老是跟着我走——同時那麼樣瞪着我？二十三年來，我對他一直是——一個安份守己的妻子——直到我遇見亞當姆的時候爲止。我承認，那時我犯了罪。可

是我悔過了，並且把他丟開。如果你爸爸不死，我還是會再作一個 妻的。維妮，不管怎樣，我是你的媽媽。我把你生了出來。你應該對我有點恩情。（她停頓一下，等候着某種反應，可是萊維妮亞只瞪着她，沉默而冷酷。她的語調裏夾帶着恐懼。）別那麼瞪着我！你在想些什麼？你當然不會還存着那種瘋狂的疑心——以爲我——（隨即自疚地，）那天晚上我暈過去之後，你作什麼來着？我——我失落了一些——一些藥，我爲了增加睡眠而服用的藥——（萊維妮亞的嘴唇上露出某種陰森的滿足的微笑來。克利斯丁害怕了，大叫：）噢，是你——你找到了——我猜想你把那個拉扯到——可是你沒看出你是多麼狂妄——竟來疑心——在下萊克醫生曉得他死於——！（隨後氣憤地。）我知道你在等着什麼——要把你的謊話告訴他，叫他去報告警察！你自己怕担責任不敢去作——不過如果你能使奧林——是不是這種事！這是不是你最近兩天來所計劃的？告訴我！（隨後，在萊維妮亞仍舊保持沉默的時候，她忍不住憤怒起來，衝下台階，抓住她的手臂搖晃她。）我跟你說話哩，回答我！你在作什麼詭計？你要作什麼？告訴我！（萊維妮亞挺直她的身體，她的眼睛瞪着她媽媽的眼睛，克利斯丁放了手臂，從她身邊踱開，於是萊維妮亞轉過身去，緩緩地，木然地向左下方，向丁香花叢和房子的中間走去，克利斯丁瞅着她的背影，她好像失去了體力，恐懼得戰慄起來。從屋裏傳出奧林的厲聲的呼喚，「媽媽！你到哪裏去

了？」克利斯丁猛然一驚，立即用一種意志力控制住她自己。她趕忙走上台階，打開門。她對奧林說話，她的聲音於平靜與正常中露出緊張。）我在這兒哩，親愛的！（她隨身關上門。）

（幕）

第二幕

佈景 孟家的坐起室。和書房一樣，不過大得多，這是一間內室，綫條直樸，圖樣繁重。牆面是石灰塗的，淺灰色，帶着一道白色的壁腳。這是一間冷落的屋子，沒有一點親密之感，帶着一種使人不舒服的，誇張的莊嚴的氣氛。傢具安放得一絲不苟。左前方是一扇通到膳廳的門。再向左是一張半圓桌子和椅子，一張寫字枱和椅子。後牆中部是通連大廳和樓梯的門道。右面是一個壁爐，黑色大理石的爐台，壁爐兩邊是兩扇窗戶。牆上掛着祖先們的肖像。壁爐後方，靠右掛的是火燒巫婆時代的一個相貌陰森的牧師。壁爐和正前方之間掛的是艾斯拉孟南的另一位祖父，穿着華盛頓部隊中軍官的制服。正掛在壁爐上方的是艾斯拉的父親，阿比孟南，是他六十歲時畫的。除了年齡上的差別，他的面貌和書房中艾斯拉畫像裏的面貌完全相像。

另外牆上的三張肖像裏面有兩張是女人的——阿比的太太和軍官的太太。第三張的相貌像是殖民地時期的一個發財的船主。所有肖像中的面孔和本劇中的各位人物面孔一樣，都帶着同樣的面罩性質。

屋子左前方中部有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另外有一張椅子放在中部前方，右面前方還有一張沙發，面向左。

本場開幕的時間和前場終了時緊相連接。海絲兒正坐在中部前方的椅子上。彼得正坐在右面的沙發上。從大廳裏傳來奧林的叫聲，「媽媽！你在哪裏呀？」像他在前一幕終結時所叫的那樣。

海絲兒 她會到哪裏去了呢？她傷心到那麼一種程度，我敢說她不知道她是在作什麼。

彼得 維妮也被打擊得昏頭昏腦地。

海絲兒 可憐的奧林！這次回來對他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顯得多麼不健康，改變得又那麼厲害啊，是不是，彼得？

彼得 頭上受傷可不是開玩笑的。他活着回來就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奧林和克利斯丁從後面進來的時候，他們自覺地停止談話。奧林正在疑心地盤問着她。）

奧林 你爲什麼偷偷地溜走了？你在幹什麼來着？

克利斯丁 （勉強作一個黯然的微笑。）又跟你見面的快樂使我有點承受不住，我害怕了起來，親愛的。我突然覺得好像我要發暈似的，所以我跑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奧林（立時慚愧起來——溫柔地，摟着她。）可憐的媽媽！我對不起——那麼，來。你坐下休息休息。也許你就去騎騎更好一點。

海絲兒 對了，奧林，叫她去。我一直在想法讓她去騎下，可是她不聽我的話。

克利斯丁 他一回家我就去上床睡覺！我得說那可不成！

奧林（又擔心又高興。）不過你可不要再作什麼——

克利斯丁（愛撫着他的面頰。）胡說！有你回來正是我所需要的藥，使我增加力量——渡

過難關的藥。（她轉身對海絲兒。）聽我說，海絲兒！你以為我是病人他倒不是。

海絲兒 真的。你必須當心你自己，奧林。

奧林 噢，別掛記我。我是很好的。

克利斯丁 海絲兒和我可以作你的看護，使你不知不覺中恢復原狀。行不行，海絲兒？

海絲兒（快樂地笑着。）當然行。

克利斯丁 別站着，親愛的。你一定累了。等等。我們會使你舒服的。海絲兒，請你拿一個坐墊給我好麼？

（海絲兒拿了一個坐墊，幫着克利斯丁把它放在桌子右邊他背後的椅子裏。奧林的眼睛亮起來，孩子氣地露齒一笑，顯然是因為受了驕慣而得意了。）

奧林 還是家裏，這樣舒服罷，彼得？前線上從來不像這樣的，是不是？彼得 不留心也察覺不出！

奧林 （向海絲兒睜眼。）彼得吃醋了！你還是把維妮叫進來，叫她在他背後也放一個枕頭的好！

海絲兒 （微笑。）我可想像不出來維妮會那麼溫存。

奧林 （語音中摻雜着一種妬忌的氣憤。）有時候她是會溫存的。她老是嬌縱爸爸，而爸爸也喜歡那一手，雖然他假裝——

克利斯丁 （背轉身去，忍住戰慄。）奧林！你說得就像他還——活着似的！

（有一陣難堪的沉默。海絲兒悄悄地走回中間的椅子。克利斯丁繞過桌子走到奧林對面的椅子旁邊坐下。）

奧林 （苦笑。）我們全都忘掉他是死了的，是不是？哼，甚至現在我還不敢相信。我覺得他就在這屋子裏——還是活着的！

克利斯丁 奧林！

奧林 （古怪地。）一切都改變了——而且變得古怪——這所房子，維妮，你，我——只有爸爸沒變。他老是那樣子而且永遠是那樣子——在這裏——始終一樣——你感覺不到這一

點嗎，媽媽？（她戰慄，茫然直視，並不答應。）

海絲兒（輕柔地。）奧林，莫讓你媽媽想起那個來。

奧林（啾着她——帶着一種古怪的感激的口吻。）你也還是老樣子，海絲兒——甜蜜而善良。（他轉身對着他媽媽責備地。）至少海絲兒沒有改變，謝天謝地！

克利斯丁（甦醒——轉身對他強笑。）海絲兒永遠不會改變，我希望。我很高興你賞識她。（海絲兒顯得很窘。克利斯丁繼續說下去——帶着母親般的掛念。）長途的火車不是使你覺得非常難受，親愛的？

奧林 那的確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的頭疼得幾乎要炸開。

克利斯丁（探身過來把手放在他的額上。）可憐的孩子！現在還疼嗎？

奧林 不十分疼了。你的手一放上去一點也不疼了。（他衝動地拿起她的手吻着——孩子氣地。）哎呀，媽媽，回到家來和你在一起真好！（隨後及疑心地睜着她。）讓我好好地看看你。你和往常是那麼不同。我甚至在屋子外面就注意到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克利斯丁（避開他的眼光——勉強作一個微笑。）親愛的，我恐怕，那祇是因我變老了的關係。

奧林 不是的。你比往常更美麗了！似乎你是更年輕了一些。不過不是那個緣故。（幾乎推

開了她的手——痛心地。）也許我能猜得出來！

克利斯丁（強笑。）更年輕更美麗！海絲兒，你聽他說的？我得說，他學得會向婦女獻媚了！

（萊維亞妮出現於後面的門道裏。她走進來，但仍舊站在門道裏邊，眼睛釘在她的媽媽和奧林的身上。）

奧林（又望着海絲兒，粗聲地脫口說出。）我出發去當英雄的那天，海絲兒，你還記得你是怎樣搖擺着你的手帕的麼？我想你會搖折了你的手腕的！而且所有的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友們都搖擺着手帕！什麼時候再打仗，應該叫女人們去代替男人們打上月把的仗。叫她去嚐嚐殺人的滋味！

克利斯丁 奧林！

奧林 叫她們用槍托子把彼此的腦子打出來，用刺刀把彼此的腸子挑出來！以後，也許她們不再搖擺手帕，亂談英雄了！（海絲兒發出一聲驚叫。）

克利斯丁 請你莫說了！

彼得（粗聲地。）讓戰爭休息一會吧，奧林！戰爭已經結束了。給你自己一個機會，好去忘掉它。我們正和你一樣，誰都不歡喜它。

奧林（頓時慚愧起來。）你說得對，彼得。我是一個曉舌的傻子！對不起，海絲兒。我真糟。

海絲兒 沒有什麼，奧林。我瞭解你的心情。當真地我是瞭解的。

奧林 我——我發洩得不是時候。（隨後突然地。）你還唱歌嗎，海絲兒？在那邊——我常常聽見你唱。那使我覺得在某些地方生命仍然是活躍的——我聽見你歌唱，我夢見媽媽，還有我想起維妮，她像一個教操的伍長一樣，把我呼來叫去的。我常常是在最古怪的時候聽見你的歌聲——那麼甜蜜，清楚，純潔！那聲音高揚在垂死的呼喊之上——

克利斯丁（緊張地。）我希望你不要談到死亡！

萊維妮亞（從門道裏——帶一種很像她父親的那種粗率的命令的口吻。）奧林！來看看爸爸。

奧林（從椅子上驚跳起來，不由自主地作了一個動作，好像要敬禮似的——機械地。）是，官長。（隨後困惑地。）見鬼——？你的聲音聽起來和他的一模一樣。天，莫再來這一套了！（他勉強一笑——於是赧顏地。）我本打算首先去看他的——可是談話談住了——現在我就進去。

克利斯丁（聲音緊張地。）莫去！等等！（對萊維妮亞，生氣地。）你不能讓你的弟弟休

息一會兒嗎？你看得出來他是多麼疲乏的！（於是對奧林。）分別得這麼久——我還沒來得及和你說上一句話呢！跟我待一小會，好嗎？

奧林（感動，回到她身邊。）當然，媽媽！你比什麼都要緊！

萊維妮亞（正要回嘴，瞟瞟海絲兒和彼得，於是平心靜氣地說。）好吧。不過記住我說的話，奧林。（她轉身走進大廳。）

克利斯丁（害怕。）維妮！你到哪裏去？

萊維妮亞（不睬她，回頭來向她的弟弟叫道。）過一小會兒你就進來，是不是？

（她穿過大廳走了。奧林疑心地斜瞟一下他的媽媽。克利斯丁極力裝作鎮靜。彼得和海絲兒站起身來，覺得不很自在。）

海絲兒 彼得，我們當真得回家了。

彼得 是的。

克利斯丁 多謝你們到這裏來。

海絲兒（把手伸給奧林。）你現在要儘可能休息，奧林——並且莫去操心。

奧林 海絲兒，你真好。看見你一點都沒變，我真高興！

海絲兒（高興但害羞地抽開她的手。）我也高興。晚安，奧林。

彼得（跟他握手。）晚安。好好地休息罷。

奧林 晚安，彼得。多謝你來看我。

克利斯丁（隨着他們走到大廳。）我恐怕在目前這不是一個來玩的好地方——不過請你們再來。海絲兒，你能給予奧林的安慰比誰的都多。

（奧林的眼裏又呈現一道懷疑的目光。他坐在桌子左邊的椅子上恨恨直瞪着前方。克利斯丁從大廳裏回來，隨手悄悄地關上拉門。她站在那裏對奧林望了一時，顯然是鼓足勇氣準備應付行將到來的會談的致驗，她的眼裏充滿了緊張的担心的恐懼。）

奧林（並不望她。）你怎麼會突然看上了海絲兒的？你向來不怎麼重視她的。你過去不喜歡我和她混在一起。

克利斯丁（走向前來，坐在桌子對面——用她的溫柔的母性的聲調。）那時我自私。我還承認，我也忌妬。不過，親愛的，目前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你的幸福，我知道你向來是多麼喜歡海絲兒——

奧林（脫口而出。）那只有更使你忌妬的！（於是恨恨地。）現在你是一個寡婦了，我回家還不到一點鐘。你就想把我嫁出去！你一定很急於又要把我擺脫掉！爲什麼呢？

克利斯丁 你可不要說那種話！如果你知道沒有你在身邊，我是多麼寂寞的話——

奧林 寂寞得在最近六個月中你給我寫了不多不少兩封信！

克利斯丁 可是我給你寫的却不止兩封！一定是失落了——

奧林 海絲兒的和維妮的信我全部收到了。真奇怪單單失落了你的！（再也按捺不住，繼續信口說下去。）常來拜訪你的這位卜蘭特船長是什麼人？

克利斯丁 （已經準備着這一着——故作驚奇。）拜訪我？你是說拜訪維妮，是不是？（在奧林詫異的時候。）你怎麼會有那種奇怪的想法的？噢，當然，我知道！一定是維妮寫信告訴你的，她把她告訴你爸爸的那種無聊的話又告訴了你。

奧林 她寫信告訴了他？他怎樣辦呢？

克利斯丁 哼，自然嘍，他一笑置之！你爸爸是很歡喜維妮的，不過他知道她是如何妬忌我，而且他明白她會盡可能的扯謊——

奧林 噢，得啦，媽媽！只不過因為你們彼此一向不痛快，那並不就是說維妮會存心——

克利斯丁 噢，難道不是？我以為你不久就會發現沒有一件事情是你姐姐作不出的——她甚至會把最毒惡最可怕的事情加在我的頭上！

奧林 媽媽！說老實的！你不應該說那種話！

克利斯丁 （伸出手去拿起他的手。）我說的是真心話，奧林。除你以外，我對任何人都

會說。你是知道的。不過你和我，我們一向是極親近的。我覺得你才真是——我的血肉！維妮不是的！她是你爸爸的！你是我的一部份！

奧林（帶着一種奇異的熱心。）是的！我也覺得那樣，媽媽！

克利斯丁 我知道現在我相信你瞭解我，就如同你向來瞭解我的一樣，（溫柔地微微一笑。）在過去我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祕密世界，是不是？——那個世界，除了我們，誰都不知道。

奧林（快樂地。）是的！你記得，我們的口號是不許孟家的人入內！

克利斯丁 你爸爸和維妮永不饒恕我們也就是爲了那個緣故！但是我們仍舊要把那個小小的世界變成爲我們自己的，是不是呢？

奧林 是的！

克利斯丁 你在你爸爸的手裏，受盡了委屈，我要給你出氣。批評死人也許是一件難事，不過他是忌妬你的。他恨你。因爲他知道我愛你甚於一切！

奧林（用雙手緊捏着她的手——強烈地。）真的，媽媽？說老實話，真的麼？（隨後她說關於他爸爸的話使他怔住了——痛苦的。）我知道他不喜歡我。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他竟會——恨我。

克利斯丁 他反正是恨你的！

奧林（憎恨地）那麼好吧！我跟你說老實話，媽媽！我不向你作假，我覺得他死的一點也不可惜！

克利斯丁 是的，我也高興！——他已經管不着我們了！噢，你和我，我們待在一起將是多麼快活呀，祇要你莫聽信維妮的討厭的謊話，來反對我！

奧林（立時又不安起來。）什麼謊話？（他放開她的手，疑心地瞅着她。）關於那位卜蘭特的事，你還不會跟我說哩。

克利斯丁 除了維妮的黑心眼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奧林，我告訴你，你簡直想像不出來當你們在外面的時候，維妮變得多麼厲害！她一向是一個陰沉沉的古怪的女孩子，你是知道的，不過自從你們離家以後，她就牽腸掛肚焦思積慮，到後來我真相信她的腦經有點不正常了。她變得那麼厲害，她會把隨便什麼人都說得不成樣子。我如果把她說的那些事情告訴你，你簡直就不會相信。現在再加上你爸爸的死，我相信她確實瘋了。你沒有注意到她的古怪的行動麼？你一定注意到了的！

奧林 我看出她改變了很多。她像古里古怪的。不過——

克利斯丁 而她的一切瘋勁全都是出於恨我！就拿這位卜蘭特船長的事情來說吧——

奧林 唔！

克利斯丁 一個傻頭傻腦的船長，是我在你外公那裏偶然遇見的，也沒有人請他，他糊里糊塗地跑來拜訪了幾次。維妮以爲他是來向她求婚的，說老實的，我相信她是愛上了他，奧林。但是不久她就發現他不是追求她的！

奧林 那麼他是追求什麼人的呢——你？

克利斯丁 （嚴厲地。）奧林！如果不是因爲這件事是那麼可笑，我一定會跟你生氣的！（她勉強發出一笑。）你好像並沒想到我是一個有了兩個成年的子女的過婚的老太婆！不是的，他所追求的是想慢慢地成爲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等你爸爸回來的時候，利用他的關係，弄到一條更好的船。我不久就看透了他的小小把戲，我敢向你保證，他不會再到這裏來拜訪了！（她笑了——隨後帶了一種挑撥的神氣。）這就是卜蘭特船長風流案的全部真像！現在你滿意了吧，你這個姑忌的傻瓜蛋？

奧林 （悔悟而快樂。）我是個傻瓜！仗把我打蠢了，我想！如果你知道我所經歷的一切
噯！

克利斯丁 你去打仗是維妮的過錯！我永遠不饒恕她。那件事傷透了我的心。奧林！（隨後很快地。）關於她的瘋狂的疑心病，我要就卜蘭特船長的事件給你舉個例子。因爲他姓卜

蘭特，她便得出結論，他一定是那個女看護瑪麗亞卜蘭特姆的兒子，你會相信嗎？難道那不是發瘋麼？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他是的，他會到這裏來拜訪麼！

奧林（他的臉色嚴厲起來。）天，我真想見見他！他的媽媽已經把我們家庭糟塌够了——克利斯丁（害怕，退縮。）奧林！別那麼樣！你那麼像你爸爸！（隨後趕快說下去。）我還沒有告訴你更不堪的事咧。維妮當真地指摘我——你的媽媽——跟那個傻瓜戀愛，並且說我到紐約去會他，跑到他的屋裏去！在你姐姐的眼裏，我還不如一個妓女！

奧林（怔住。）我不相信！維妮不會！

克利斯丁 我告訴你她發了狂。當我到紐約去看你生病的外公，她甚至尾隨我跑到紐約去偵察我的行動。她看見我遇見一個男人，是在她的瘋狂的腦經裏，她立時就認為那是卜蘭特。噢，奧林，這件事太使人惡心了！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受她的欺侮，否則你會可憐我的！

奧林 老天爺！她把那個也告訴了爸爸？不怪他死了！（於是粗聲地。）你在紐約遇見的這個男人是誰呢？

克利斯丁 拉瑪爾先生，你外公的老朋友，他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認識我！我湊巧遇見他，於是他要我跟他一道去看他的女兒。（隨後看見奧林半信半疑，故作可憐的樣子。）噢，奧林，你假裝愛我！可是你盤問我就像你也疑心我似的！維妮還有藉口，而你呢！莫

非你的腦經也失常了！（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

奧林（馬上給悔和愛壓倒。）沒有的事，我對你發誓！（他一下跪在她身旁，用手臂攔着她。）媽媽！請你不要哭！我愛你！實在的！

克利斯丁 我還沒有告訴你最可怕的事情哩！維妮疑心我毒死了你爸爸！

奧林（恐怖。）什麼！天吶，那太豈有此理了！如果這話是真的，她應該被送到瘋人院裏去！

克利斯丁 她找到了一些我吃的安眠藥，不過她瘋癲得那麼厲害，我知道她認為——（於是，真的害怕起來，緊靠在她身上。）噢，奧林，我怕極了她！像她那個情形天曉得她會作出什麼事來！她甚至會去報告警察，並且——別受她的挑唆來反對我！記住你是我的唯一保護人！親愛的，在這個世界上你是我的一切！

奧林（溫柔地安慰他。）挑唆我來反對你？她不會瘋到那種地步！不過，聽我說。我實在覺得你——你知道，你是有點歇斯底里的。關於爸爸的那件事簡直荒謬絕倫！至於關於她到警察局報告的事，你以為我不會阻止她，我有一百條理由——爲了家庭的名聲——爲了我自己，維妮以及你的——即使我知道——

克利斯丁（證着他——低聲地。）知道——奧林，你不相信——？

奧林 不是的！我的老天爺！我的意思只是說不管你作過什麼事，我愛你甚於世界上的一切，而且——

克利斯丁（在一陣爆發的感激的狂歡之下——緊抱着他並且吻他。）噢，奧林，你是我的孩子，我的乖乖！我愛你！

奧林 媽媽！（於是抓住她的肩膀，釘着她的眼睛——語調陰沉地，）在我媽媽的身上，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諒，任何事情！祇有那一件——關於卜蘭特的那件事！

克利斯丁 我同你發誓——！

奧林 如果我認為那個混蛋的——！（帶着野蠻的報復心。）天，我會叫你看見我學殺人並沒有白學！

克利斯丁（現在充滿了新的恐怖——爲了顧慮卜蘭特的生命——迷茫地。）老天爺呀，別說那種話！你不像我的奧林了！你又殘忍又可怕！你嚇住了我！

奧林（立刻又後悔了，撫慰着她。）好啦，好啦，媽媽！我們不再想這事了！我們談談別的。我有些話想和你說。（他坐在她腳邊的地板上，仰頭望着她的眼睛。一頓。隨後他拿起她的手，溫柔地問道。）媽媽，你真想要我回來嗎？

克利斯丁（鎮靜了自己，但是她的眼睛裏還留有餘悸，她的聲音顫抖。）多麼傻氣的一個

問題，親愛的。

奧林 可是你寫信的間隔越來越長——而信又那麼冷淡！那簡直使我發狂。我一心想逃回家來——不然就只有戰死！如果你知道我是多麼想回到家來和你待在一起——像今天這樣！

（他把頭靠在她的膝頭。他的聲音迷糊低微而愛撫。）我常常作一些關於你的奇怪的夢。

你看過一本名叫「提比」的書嗎？——是一本寫南洋羣島的書？

克利斯丁 （一驚——奇怪地。）羣島！那是和平的地方，是不是？

奧林 那麼你是看過了？

克利斯丁 沒有。

奧林 有人把那書借給了我。我看又了看，最後那些島代表了一切與戰爭相反的東西，代表了一切和平的，溫暖的，安全的東西。我常常夢到那裏。後來我成天地入了迷，就好像我真到了那裏。那裏沒有別的人，只有你和我。而奇怪的是我從來看不見你。我只覺得在我的前後左右，海濤的衝擊就是你的語聲。天和你眼睛一色。溫暖的沙就是你的皮膚。整個的島就是你。（他帶着一種夢似的溫柔微笑着。）真是一個奇怪的想頭，是不是？不過你不要因為成了一個一個海島而生氣，因為這是最美麗的島——媽媽，和你同樣美麗！

克利斯丁（一直在瞪着他頭部的上方，入迷地傾聽着，越來越深受感動。當他停止說話的時候，一種痛苦的溫柔的情感湧上她的心頭——帶着苦惱的渴望。）噢，要是不離開家該多好！要是你不讓他們把你從我身邊調開該多好！

奧林（不安地。）但是我已經回來了。現在一切都很好，是不是？

克利斯丁（急忙地。）是的！我不是那個意思。一切都會很好的。

奧林 我將來永遠不再離開你。我不要海絲兒或者任何人，（溫柔地露齒一笑。）你是我的唯一的愛人！

克利斯丁（仍然是溫柔地，摸着他的頭髮——微笑着。）你現在是一個大人了，是不是？我簡直不敢相信。你還記得嗎？我時常發現你穿着睡衣躲在大廳的樓上，碰巧我上樓，你就會多得到一個晚安的吻，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哩！

奧林（孩子氣地稚笑。）我當然記得！而且當我被爸爸捉住的時候，吵得多兇啊！你記得嗎？你常常讓我梳理你的頭髮，我又是多麼愛梳啊！他也不喜歡我作那個。媽媽，你的頭髮還是那麼美麗。並沒有變。（他伸出手，愛撫地弄着她的頭髮。她厭煩地渾身微微一戰。掉過身去，但是他太快活了，未加注意。）噢，媽媽，從今以後，一切都會是很理想的！我們叫維妮嫁給彼得，那麼就祇有你我兩人了！（後面的拉門被拉開了一點，萊維妮

亞溜了進來，站在那裏瞅着他們。）

克利斯丁（立刻意識到她的進來，控制住驚慌，粗聲地。）你幹什麼？（奧林轉身，憤怒地望着他的姐姐。）

萊維妮亞（聲音乾燥無味的。）你不進來看看爸爸嗎。奧林？

奧林（爬着站將起來——不耐煩地。）噢，好吧，現在我就來。

（他匆匆地走過萊維妮亞，他的神氣就像一個人有了一種不愉快的職務，想把它趕快做完似的，他隨手砰然一聲帶上了門。萊維妮亞對她媽媽望了一下——隨後直挺挺地掉轉身。跟他走去。）

克利斯丁（跳起來。）維妮！（等萊維妮亞轉身面對着她的時候——嚴厲地。）請過來。我不願隔着屋子大喊大叫的。（萊維妮亞慢慢地走向前去，一直走到離她有二尺遠的地方。她的眼睛冷寞的，她的嘴閉成一條細綫。當母女兩人站在那裏面面相覷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很明顯地呈露出來。克利斯丁開始用一種低沉，冷酷而反抗的，幾乎是勝利的聲音說話。）好啦，你現在可以去把你說的任何話告訴奧林！我已經告訴他過了——所以你最好少給你自己找麻煩。他說過你一定是發了瘋！我告訴他，你爲了報復，因爲你自己愛上了亞當姆——捏造我到紐約去的謊言！（萊維妮亞作了一個好像要發暈的動作，但

立即又冷靜起來。克利斯丁諷嘲地微笑着。所以你最好還是不要把奧林拖進來吧？你沒有辦法可以叫他替你去報告警察的。即使你使他相信我毒死了你的爸爸，他也不會去的！他不願意把這種暗殺案的醜事公開，就如同你自己，或者你爸爸，或者任何一個去世的孟家的人不願把它公開的一樣。因為那會拆穿一切！比如亞當姆是什麼人，我的奸情以及你知道的——你對亞當姆的愛！噢，你相信吧，如果事情搞到公審的時候，我一定把一切都掀出來！我要叫世界上的人知道你是一個和母親爭奪情人的女兒，而後來由於憎恨和妬忌要把她的媽媽吊死。（她嘲諷地笑着。萊維妮亞發抖，但她的面孔依然保持着嚴厲而無情的神色。她的嘴唇張開好像要說話，但旋又閉上。克利斯丁好像陶醉在她的大胆反抗之中。）去罷！去想法使奧林相信我的壞心眼！他愛我！他恨他的爸爸！他高興他死掉了！即使他知道我害了他，他也會維護我的！（隨後她的反抗的態度崩潰了，她懇求着，一種歇斯底里的恐怖，某種隱秘的恐懼攫住了她。）看在上帝的面面上，不要把奧林拖進來！他還在病着！他變了！他變得頑強而殘酷！他一心在念着的是死亡！不要告訴他亞當姆的事！他會殺死他的！那時我就活不下去了！我會殺死我自己的！（萊維妮亞一驚，她的眼睛給一種殘忍的憎恨燃亮了。她的嘴唇又張開來，好像要說什麼話，但是她剋制了那種衝動。陡然轉過身去，一縱一縱地，就像一個機械的玩偶似的走出屋去。克利斯丁瞪着她的

背影——後來，當她已經走出了屋子之後，精神上宣告了總的崩潰，抓住桌子支持着身體——
——恐怖地。——我一定要見見亞當姆！我一定要警告他！（她沉坐在桌子右邊的椅子上。）

（幕）

第三幕

佈景 和「歸家」的第二場一樣——艾斯拉孟南的書房。孟南的屍體穿着全副軍裝安放在屍架上，屍架是用黑布裝飾的，就放在壁爐上方的他本人肖像下面，和壁爐垂直。他的頭在右邊。他的刻板的臉孔和上方肖像中的面孔完全相像，不過死後顯得格外陰森威武，就像一具雕像的面孔。

原來放在中央的桌椅都移到左邊去了。桌上有一盞燈。兩個燭台，每個上面各有三根燃着的蠟燭，黑色大理石燭台左右兩端各有一個，蠟燭的光投在上方的肖像上和下方的屍體上。死人的頭邊，就在屍架的前面，有一把椅子。

奧林正站在屍架旁邊，身體挺得筆直地，就像一個立正的哨兵一樣。他並不是在俯視他的父親，而是直瞪着他的前方，深沉在疑慮之中。他的臉在燭光之下，和上面肖像中的以及死人的臉，有一種明顯的相似之處。

本場開幕的時間比前一場結尾時略早數分鐘。

奧林（愧疚交迸——突然對自己發起氣來。）天吶，我不願意有這種念頭！我豈不是一條

死豬，如果——維妮該死！她一定是發了瘋！（隨後，好像爲了轉移他的反省，他轉身俯視他的父親。這時，萊維妮亞悄悄地從大廳走進門來，站在那裏望着他。他並沒有注意到她進來。他瞅着他的父親刻板的面孔，帶着一種奇怪的和善的諷刺口吻對他說話。）你是誰呀？又是一具死屍！你和我曾見過滿山遍野的死屍——他們又算得什麼——什麼都不算，只不過生命對生命開的一個大玩笑罷了。（隨後無味地一笑。）你死得那麼自在！死和孟家的人是很合適的！你一向就像一位有名的死人的雕像——坐在公園的椅子裏，或者跨在某一個廣場裏的一匹馬上——漠然地望着人生——因爲生活的不便把人生抹煞！（他帶着一種古怪的情趣對自己咯咯地笑了起來。）你在活着的時候從來不想瞭解我——但是現在你死了，我想我們也許可以作朋友了！

萊維妮亞（嚴厲地。）奧林！

奧林（吃驚地轉過身來。）該死的，莫那麼鬼鬼祟祟的！你到底要作什麼呀？我已經够吃不消的了，你不要——（隨後，當她轉身鎖門的時候——懷疑地。）你把門鎖上幹什麼？萊維妮亞 我有話跟你說——並且我不願有人打擾。（於是嚴厲地。）你剛才怎麼會說出那種話來的？我不相信你的心腸會變得那樣硬，連一點敬意——

奧林（歎然但又憤怒的。）你們呆在家裏的人把死看得那麼嚴肅。你要是在前綫上你馬

上就會知道那不過是開玩笑罷了！維妮，你根本不懂得。你必須學着去嘲笑，不然你就得發狂，難道你不明白麼？我說那話並不是惡意的。我只是覺得他的相貌是那麽古怪的面熟——就是我從不認識的那位面熟的陌生人。（隨後帶着一種善意的好玩的微笑。）你知道他在軍隊中的綽號麼？老硬棍——那是「爛泥裏的棍子」的縮語。格蘭特將軍開頭叫起來的——他說爸爸進攻不行，但是他相信爸爸能穩扎穩打就像把棍子插在爛泥裏一樣，他能堅守一個陣地，直守到連地獄全都給凍住的時候！

萊維妮亞 奧林！你不知道他是你的父親而且他死了嗎？

奧林（不耐煩地。）格蘭特將軍說的可以說是一種老大的恭維話哩。

萊維妮亞 我所想到的是當他回家的時候，他是多麼誇讚你啊！他誇口說你在戰爭中作了一件他從沒見過的最英勇的事情！

奧林（驚訝——隨即帶着辛辣的諷嘲露齒一笑。）他從沒見過的一件最英勇的事情！那太有味了！我告訴你關於那件英勇事蹟的笑話。那件事情實際開始在我偷過敵人陣線的頭一天夜裏。部隊裏有額外冒險的差事，我一向總是自動報名參加的。因為我胆小得很，任何人都會猜出我是害怕的！那天晚上有濃霧，又是那麽沉寂，你可以聽見霧水透入地面的聲音。我登上一個敵人朝我們的戰線方面爬來。他的臉從霧罩裏露出來，蠕到我的面前。我

抽出刀，一刀從他的耳朵下面刺進去。他癡呆地瞪着我，就好像他是坐在一根釘上——他的眼光黯淡了最後闖上——（他的聲音越降越低，就好像他是跟他自己說話似的。他停住，迷迷糊糊地踱着他父親屍體上方的空虛。）

萊維妮亞（渾身一戰。）現在不要想那個了！

奧林（帶着同樣的神氣繼續說下去。）在我回營之前，我用同樣的方法又殺死了一個。那就好像把同一個人殺害了兩次。我有一種古怪的感覺，戰爭就是把同一個人殺了又殺，而到頭來我發現那個被殺的人便是我自己！他們的面孔老是不斷地跑到我的夢裏來——而且他們變成爸爸的面孔——或者變成我的——維妮，那是什麼意思呢？

萊維妮亞 我不知道！我必須和你談談！看在上天的面上，忘掉戰爭吧！現在戰爭是結束了！

奧林 在我們殺過人的內心裏，戰爭可沒有結束！（於是很快地——帶一種尖刻的，開玩笑的口吻。）其餘的一切全是笑話！第二天早上我在戰場裏，那是在畢德司堡。我並沒睡覺。我的頭腦裏有種古怪感覺。我想如果作戰的兩方面的每一個人突然看出戰爭在他們身上所開的玩笑，大笑起來，握起手來，那麼對於像爸爸那樣的愚笨的將軍們是多麼大的一個玩笑啊！所以我開始大笑，伸着手向他們陣線方面走去。當然，玩笑是跟我開的，我的

頭上負了這塊傷，受够了罪。我發了瘋，想殺人，大喊大叫着跑上前去。於是我們這邊的有些傻瓜們也發了狂，跟着我，把我們從來不敢去碰一碰的敵人的陣地奪獲了一部份。自然，我的行動並未得到上級的命令——但是爸爸決定撤開那一點，讓我成了一名英雄！你還能怪我笑嗎？

萊維妮亞（撫慰地，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臂。）你知道你是勇敢的。我也覺得光榮。奧林（無望地。）噢，好吧！那麼光榮吧。（他離開她懶散地坐在桌子左邊的椅子裏。她站在屍床的前邊，面對着他。他憤忿地說：）那麼開腔罷，讓我們把這事辦了！不過你是白費力氣。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話。媽媽已經警告我了。（他媽媽方才給他說的話全部湧上他的心頭。）天吶，你怎麼能夠認為媽媽會作出這種事來呢？你犯了什麼毛病了呢！（隨後奉承地。）不過我明白你有點神不守舍。我知道他的死對你是多麼沉重的打擊。你想我們改天再談是不是更好一點？等你——

萊維妮亞 不！（痛心地。）難道她真使你相信我的腦子糊塗了嗎？噢，奧林，你怎麼會這麼糊塗呢？（她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肩膀，把她自己的臉湊到他面前——強迫地。）望着我！你心裏明白我還是和過去一樣——你的姐姐——我是愛護你的，奧林！

奧林（感動。）我並不是說——只不過我認爲他的死震動了——

萊維妮亞 我從來不會對你扯過謊，是不是？甚至在你小時，你知道我總是對你說真話的，是不是？

奧林 是的——不過——

萊維妮亞 那麼你得相信我現在不會向你扯謊！

奧林 沒有誰說你會存心扯謊。問題是——

萊維妮亞 即使她又控制了你了，你懷疑我的話，你不能疑我的真憑實據！

奧林 （粗魯地。）且莫管你所謂的真憑實據吧！那一切我早就知道了！（隨即激動地。）

現在你聽着，如果你要跟我說那些關於媽媽的胡說八道，我警告你，我不要聽！所以你趁早閉上嘴！

萊維妮亞 （現在是威脅地了。）如果你不聽，我就去報告警察！

奧林 不要傻里傻氣了！

萊維妮亞 當作最後的一着，我會去報告的——如果你逼着我去——

奧林 天吶，你一定是瘋了，竟會說出——

萊維妮亞 他們不會相信的？

奧林 維妮！你明白這件事情的影響——？

萊維妮亞 我明白得很！你和我是無辜的，我們所受的懲罰將比罪人們的更為嚴厲——因為我們必須生活下去！那就是說父親的以及孟家的祖先們的榮譽都受到一件嚇人的謀害案件的連累！不過我寧願那樣，也不願意讓兇手逍遙法外！

奧林 皇天吶，你當真相信——

萊維妮亞 是的！我告她謀害！（她從胸口的衣服裏取出「歸家」第四幕中謀害案發生之後她在克利斯丁的屋子裏找到的小盒子，把它送到他面前。）你看見這個沒有？是我在爸爸剛咽氣時找到的！

奧林 不要瘋瘋癲癲的吧！關於那一切她都跟我說過了！那只是她吃的某種安眠藥！

萊維妮亞 （不管他的插嘴，恨恨地繼續說下去。）爸爸知道她下藥毒害他！他跟我說，「她是罪人！」

奧林 那全是你的胡思亂想！天吶，你怎麼能夠認為——？你明白不明白，你是在有意地指控你自己的媽媽——那是太可怕，太瘋狂了！我要叫勃萊克醫生宣告你發了癡，把你送進瘋人院裏去！

萊維妮亞 我憑我們死去的爸爸發誓我和你說的是真話！（她把手放在死人的身上，對他說。）叫奧林相信我，爸爸！

奧林（厲聲地。）不要拉他進來！他總是幫助你反對媽媽和我！（他抓住她的手臂，把盒子從她的手裏強行奪去。）來！把那個給我！（他把盒子放入衣袋。）

萊維妮亞 啊！原來你怕那是真的啊！

奧林 不是的！我要阻止你的可惡的——不過我真是一個傻瓜，竟去注意你的話！這全部的事情是太胡鬧了！我不願意和一個瘋女人談話！但是，我憑着老天爺發誓，你當心點，維妮！你莫管媽媽的閑事，否則——

萊維妮亞（對着他傷心地。）可憐的爸爸！他以為這次戰爭把你變成一條漢子！可是你却不是。你仍舊是一個嬌慣的黃毛孩子，所以她能以隨意愚弄你！

奧林（被整似的。）你且莫多說了！

萊維妮亞 噢，她方才還警告我，叫我莫存奢望！她誇口說你不會相信我的，她並且說即使你知道她謀害了爸爸，你也不會生氣，因為你恨爸爸！（隨後她的語音中夾着一種懇求的

調子）奧林！看在上帝的面——來，當着他的面！——至少對我說，這件事不是真的！

奧林（給一種歉疚之感壓倒了——激烈地為自己辯護。）我當然沒有說過那話——而且我不相信她會作出那事。不過對於我，媽媽比爸爸重要一千倍！我現在當着他的面所說的話，即使他能聽見，我也會說的！

萊維妮亞（現在帶着一種有心計的輕蔑的口吻。）那麼如果我不能用這種方法使你認清你的職責，我會用另一種方法的！如果你不願意幫我去懲罰她，我希望你莫那麼懦弱，甘心情願讓她的情人逃掉！

奧林（帶着漸起疑心的口吻。）情人？你指的是什麼人？

萊維妮亞 我指的是跟她合謀害爸爸的人，毒藥一定是他代她買的！我指的就是我寫信告訴你的卜蘭特船長！

奧林（語音含糊地，努力去剋制他的疑忌。）你撒謊！你跟我說些——關於他的——關於尾隨媽媽到紐約的爛謊。她遇見的拉瑪爾先生。

萊維妮亞 原來那就是她跟你說的啊！好像我會把拉瑪爾誤認為亞當姆卜蘭特似的！奧林，你是多麼傻啊！就在她吻你，假裝她愛你的時候——她忘掉了你還是活着的，她一心念着的就是她的這位下流的情人——！

奧林（瘋狂地。）住嘴！我不願忍受——！

萊維妮亞 甚至她現在一心在念着的是她怎樣能利用你使我不採取任何行動，以便她乘機逃掉去和他結婚！

奧林 你撒謊！

萊維妮亞 她寵你，扮演着慈愛的媽媽的角色，你又是那麼不長眼睛，看不透她！我告訴你她走進他的屋子。我是跟着他們上樓的。我聽見她告訴他，「我愛你，亞當姆。」她在吻他！

奧林（抓住她的肩膀搖晃她，按她跪下——瘋狂地。）你混賬！跟我說你是撒謊的，否則——！

萊維妮亞（一點不怕——仰頭望入他的眼睛——冷冷地。）你知道我不是撒謊。她到紐約去藉口是瞧看外公漢麥爾，但實際上是把她自己送給——！

奧林（難過。）你撒謊，你混賬！（威脅地。）你竟說媽媽的那種話！你一定要拿出證據來，不然的話——！你並沒有發癡！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那麼你拿出證據來——不然我發誓，我要——

萊維妮亞（把他的手從她的肩膀上挪開，站起來。）我所要求的就是要有一個機會去證明它！（隨後強烈地。）不過如果我證明了，你願意幫助我去懲罰謀害爸爸的兇手麼？

奧林（氣憤填膺地。）我要殺死那個王八旦！（又痛苦地猶豫起來。）不過你還沒有證明什麼哩！只不過你的話跟她的話互相矛盾罷了！我不相信你！你說卜蘭特是她的情人！如果那是真的，我會恨她的！那時我便知道她謀害了爸爸！我會幫助你懲罰她的！不過你一

定要加以證明！

萊維妮亞（冷冷地。）那我很快就可以作到。她害怕得喪魂落魄的！一有機會，她就要去會卜爾特。我們一定要給她那個機會。等你看見他們倆人在一塊時，你會相信我的話嗎？

奧林（苦惱地。）是的。（於是突然大生其氣。）混他的蛋，我要——！

萊維妮亞（明快地。）噓！小聲點。有人在大廳裏！（他們等着，注視着門。隨後有人大聲敲門。）

克利斯丁（門縫中傳過來她的聲音，驚懼而緊張。）奧林！

奧林（喃喃地。）天，我現在不能見她！

萊維妮亞（低聲快語。）莫要讓她知道你疑心她。照着她所希望的，你就假裝認爲我是發癡。

克利斯丁 奧林！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她擰擰門柄，發覺門是鎖着的，她的聲音變得恐慌起來。）你們爲什麼把我鎖在外面？讓我進去！（她猛烈地敲門。）

萊維妮亞（低聲地。）答應她。讓她進來。

奧林（機械地服從着——悶着聲音喊道。）好噠。我就來。（他趑趄地走向門口。）

萊維妮亞（突然想到一個念頭——抓住他的手臂。）等等！（乘他不防，伸手到他的衣袋

裏，拿出盒子把它放在死人身上，惹人注目的心口上。）如果你要證據——注意她看見那個時的神情！

克利斯丁 開門！（他勉強地打開門，跛到一邊。克利斯丁幾乎跌了進來。她是在一種就要暈倒的狀態之中。她張臂抱着奧林，好像在尋找他的保護似的。）奧林！當我發覺門是鎖上的時候，我怕極了！

奧林（極力克制一種憤怒的妬忌的衝動，不去把她猛力推開——粗聲地。）媽，你為什麼要害怕？

克利斯丁（喃喃地。）你們為什麼那樣望我？你是——多麼像——你的爸爸。

奧林 記住，我也是他的兒子呀！

萊維妮亞（警告地。）奧林！

克利斯丁（轉身對着正站在屍床床頭旁邊的萊維妮亞。）我猜想在告訴他你的鬼話，你——

奧林（想起指示，勉強說道。）她——她的腦子發了昏，媽媽。

克利斯丁 我沒給你說過麼！我知道你會看出這點來的！（隨後，焦急地，眼睛釘在萊維妮亞身上。）她把她要作的事情告訴了你沒有，奧林？我知道她正在計劃着什麼——瘋癲

顯的事情！她有沒有威脅着要去報告警察？他們也許不會相信她是瘋子——（不顧一切地懇求着，她的眼睛仍放在萊維妮亞身上。）你不會讓她作出那種可怕的事來，是不是？

奧林（感覺出她的虛心來，喃喃地。）是的，媽媽。

克利斯丁（她的眼睛一直在避着死屍，現在帶着入迷的恐怖之色釘在死人的面孔上。）是的——記住你的爸爸不願意有——任何醜事——不要使他掛心，他說過——他需要休息與平靜——（他用一種奇怪的輕蔑的調子直接對他說。）艾斯拉，死後的你在我看來還是和從前一樣。在我看來，你向來就是死氣沈沈的！我不願意看見死亡！我也不願意想到它！（她的眼光從他的臉轉開，她看見了毒藥盒子。她帶着一聲悶叫向後驚退，情虛而恐懼地瞪着它。）

奧林 媽媽！天吶，安靜點。（精神緊張過度，他瘋狂地譁笑起來。）天！想想看吧，我原希望回到家裏便可以避開死亡！我根本不應該蘇甦過來——不應該離開我的平靜的島！（於是神情古怪地瞪着他的媽媽。）可是現在那是失去了的！媽媽，你就是我的失去的島，是不是？

（他轉身蹣跚地離開屋子。萊維妮亞偷偷地伸出手去抓起盒子。這一來把眼睛凝視地釘在盒子上面的克利斯丁從迷惘中驚醒。她瘋狂地望着萊維妮亞的冰冷的，詭異的面

孔。)

萊維妮亞 (用一種冷冷的陰森的聲音。) 給你弄這個——使你能够睡眠的藥——的人是卜

蘭特，是不是？

克利斯丁 (張皇地。) 不是！不是！不是！

萊維妮亞 你告訴我是的。我早知道——不過我要弄個明白。

(她把盒子放回胸口的衣服裏——轉身，硬板板地，橫架着肩膀，木然地離開屋子。)

克利斯丁 (瘋狂地注視着她的背影，隨後她的眼光又釘在死人的臉上。突然間她迷亂向他申訴。) 艾斯拉！不要讓她傷害亞當姆！我是唯一的罪人！不要讓奧林——！

(隨後，好像她在死人的臉上看出某種答案來，她恐怖地打住，她的眼睛仍舊釘在他的面孔上，向後退到門口，返身衝出屋去。)

(幕)

第四幕

佈景 碇泊在東波斯登的一個碼頭上的一隻快船的尾部，前景是碼頭的甲板。船頭和船身偏左，只有後桅的後部和右面的船尾的曲線是看得見的。船上的貨已經下掉了，黑色的船舷高出碼頭約八九尺。船尾高甲板上的右方是舵輪。左方是航海圖表室和升降梯的入口。升降梯是通到下面房艙去的。最左方是後桅，剛露出最下一排的帆桁，縱帆的下桁高高地向右展伸到甲板的上面。甲板下面的圓形舷窗裏露出房艙內部的一點微光。在碼頭上面，左前方是一所倉庫的盡頭處。

時間在第二幕以後兩天的壹個夜晚——即是艾斯拉孟南葬禮的後一日。在左後方，月亮正高升在地平線上，月光加強了船的黑色輪廓。

隨風傳來拔錨歌「申安達」的憂鬱的疊句，是一個水手歌者唱的，由一羣水手加入合唱。歌聲從一艘停泊在海港中的船裏發出來，飄蕩在水面上。水手歌者仰面躺着，半身身在倉庫的陰影裏，半身身在月光中。他正在沈醉的酣睡中打鼾。歌聲好像在他的腦海中引起反響，他轉動，咕嚕，費力地抬起身來，坐在陰影之外的月光裏。

他是一個細瘦而有力的人，年紀大約六十五六歲，一頭黑色的亂髮，一部黑色的散亂的鬚鬚。他的飽經風霜的面孔是放蕩的生活的表現，他有一張怯弱的嘴，他的大而且圓的藍眼睛滿佈着血筋，帶着夢似的和沈醉的神氣。但是他的身上却有一種浪漫的，一種奇特的海上行吟詩人的氣質。

水手歌者（帶着一種批判的非難的態度傾聽着歌唱。）那傢伙唱的眞糟！和唱歌劇的比起來簡直像尖聲喊叫的夜貓子。我要叫他聽聽「申安達」應該怎樣唱！（他開始用非常好的男高音唱起來，因爲縱酒的關係，他的聲音現在有點模糊不清，而且有某種程度的感傷，但仍舊表達了這支歌曲的全部價值。）

「哦，申安達，滾滾的河流，

我想聽聽你的遙遠的聲響！

哦，申安達，我無法走近你——

遠了，遠了，我走過了，

寬闊的米蘇里！

「哦，申安達，滾滾的河流，
遠了，遠了，我愛你的姑娘！」

（他陡然停住，搖搖頭——悲傷地。）不好，喝得太醉了，顯不出我的長處來！算了罷！
睡一覺，把酒勁睡下去。（他仰面以肘支地躺下——迷惑地。）我是在哪兒呀？管它是
哪兒來？這兒空氣新鮮，月光明亮。不要挑剔罷！你還想要什麼呢？難道想要鴨絨床和
一架大鋼琴不成？

（他帶着醉後的衝動的情感唱起來。）

「一瓶白酒和一瓶啤酒

還有一瓶愛爾蘭的威士忌酒！

早晨那麼早呀

這個水手愛喝他的酒喲！」

（他停住了，喃喃地。）誰願意給西海上或任何別的海上的最漂亮的歌手買杯酒喝？去

他媽的！我自己買！（他在褲袋裏摸索。）我是把它裝在這個口袋裏的——我記得我特別把它放在那裏的！——這個口袋裏是十塊錢。（他把口袋翻過來——帶着瘋狂的醉酒的憤怒。）天哪，丟了！我被扒光了！（他掙扎着坐起來。）剛才我是在那裏哩？啊，我想起來了。那個穿粉紅衣服的黄髮豬鬃！那麼親熱地摟着我！告訴我我唱得多麼美妙！（他東倒西歪地掙扎着站起來。）我發誓，我要回去在她屁股上踢她一脚，那她就明白——！（他走了一步，但又踉蹌到陰影裏，倚身在倉庫上。）

（他靠着倉庫站着，等着旋轉的世界靜止。船尾高甲板上的升降梯口的門打開了，亞當姆卜蘭特小心地走了出來。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懷疑的神氣，很快地環顧了一下。他穿的是商船船長的藍色制服。看見甲板上沒有一個人，他很滿意，於是他走到欄干跟前，有所期待地注視着左下方的碼頭。他的態度緊張而不安，一隻手老插在上衣袋裏。歌手失去平衡，向前踉蹌一下，隨即向後砰然靠在倉庫上。卜蘭特從欄干跟前向後一跳，吃驚，從上衣袋裏掏出一隻手槍，於是又探身在欄干上，威脅地喊叫。）

卜蘭特 誰在那裏？走出來讓我看看，否則我就開槍打了！

歌手 （往上瞧，也吃了一驚，暫時清醒——慌忙地。）慢來，伙計。別放槍！我並沒有妨

害你。(他蹣跚地走到月光下面——突然我起釐來。)並不是我怕你或者怕你的槍!你到底是什麼人,竟敢威脅一個誠實的歌手的生命?你要攔路打劫,還是怎麼樣?今天晚上我已經被搶過一次了!我要到警察局去報告這裏有強盜——

卜蘭特 (匆忙地,帶着一種和解的神氣。)沒有惡意。我是這條船的船長,近來這附近的碼頭上的偷兒多極了。我缺少一個守衛的人,所以我得把眼睛睜開些。

歌手 (暫時的清醒——用手在額頭上擦一擦。)是的,船長。得留神。我聽說前兒晚上,強盜衝進「安妮勞吉」的船艙。把什麼東西都砸了並且從船長身上搶走了二百塊錢。他們可兇了!幾乎把守衛的腦子都打出來了!(淫漢的歡喜吵架的脾氣又上來了。)你以為我也是那幫人們中間的一個?跑下來我就叫你明白誰是偷兒!你是船長,我才不在乎!那怕你就是布利瓦特門本人,我也不受你的侮辱!我又沒有被你僱在船上,你沒有資格管我!我是在陸地上,而且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他的聲音提高到叫喊的地步。卜蘭特吃驚了,他怕這種嚷嚷會吸引什麼人來。他連忙把手槍放回口袋裏,焦急地俯瞰着碼頭。隨後他以嚴厲的命令打斷歌手的亂喊。)

歌手（不由自主地聽從了那種權威的聲音——安靜地。）是——是，船長。（隨後語無倫次地。）船長，你下次航行不需要一個歌手嗎？

卜蘭特 一個月之內我還不走。如果到那時你還沒找到事——

歌手（誇耀地。）很清楚地，你不知道我！我是一個最會唱歌的歌手。我不找事，事情就找我來了！是呀！船長們能得到我，最高興不過了。有許多次我看見船長和船員們費盡心力，要叫水手們幹活，可是他們打不進一點氣去，等到我一唱歌，神不知鬼不覺，船上便一帆風順了。

卜蘭特（不耐地。）我並不懷疑你的才能。但是我勸你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歌手（沒注意這一番話——悲哀地。）可是也搞不長久了，汽船出來了，海洋裏滿是些冒煙的茶罐子，老日子眼看完結了，到那時你和我到那裏去呢？（又變得憂鬱地醉迷迷的了。）一切都完結了！林肯死了。我常在孟南的郵船上，我在報上看見艾斯拉孟南也死了！（卜蘭特負疚地一驚。歌者感傷地繼續說下去。）說是心臟病死的，可是我知道得清楚！我在他的雙桅船上跑過，工作累得個要死，爲了一口飯搞得精疲力盡，所以我不知道他沒有心肝！割開他的肚皮，你會發現一個風乾的蘿蔔！那個老吝嗇鬼一定留下一大筆錢。我不知道誰得到那筆錢？他撒下一個寡婦，是不是？

卜蘭特（粗聲地。）我怎會知道？（成心要改變話題。）歌手，你在這兒作什麼？我希望有你這樣嗓子的人應該到沙龍裏去，唱唱歌兒，尋尋樂兒！

歌手 我會去的！我會去的！可是我遭扒了——船長——而且我知道是誰扒的——一個黃頭髮的婊子用胳膊摟過我。躲開女人，否則她們會剝掉你的皮，拿去作地毯！我警告你，船長！除非我們自我苦惱，像你我航海的人碰不得她們！（於是曲意奉承地。）我沒有喝酒的錢了，所以我呆在這裏，船長。

卜蘭特（伸手到衣袋裏，拿一枚銀幣對他投去。）這兒！

歌手（四下摸索，找到了銀元。）謝謝您，船長。（於是阿諛地。）船長，你的船可真漂亮。開起來一定比一般的快——而且也得要你這樣的人去開，看你的樣子我就知道了。

卜蘭特（高興了，仰頭觀望高懸在船上的索具。）對呀！我會把它開得恰到好處！

歌手 您就缺一個好歌手給您幫忙。給您唱一個「絞人的約翰」吧！（卜蘭特一聽見這名子便吃一驚。歌手突然帶着感傷的悲哀開始唱起「絞人的約翰」的歌來。）

「哦，他們把我叫做絞人的約翰，

哈——哎喲——哦！

他們說我爲了錢絞死人呀，
哦，絞呀，孩子們，絞呀！」

卜蘭特（粗聲地。）莫唱那個倒羣的哀歌！趕快滾吧！頭腦放靈活些！

歌手（準備就走。）是——是，船長。（隨後氣憤地。）我看您並不十分理解音樂。晚安。

卜蘭特（大放寬心。）晚安。（歌手歪歪倒倒地從左邊從倉庫和船的中間走下。他又唱起悲哀的輓歌，他的聲音漸遠漸低。）

「他們說我絞死我的媽媽

哈喂——哎——噫——哦！

他們說我絞死我的媽媽

哦，絞呀，孩子們，絞呀！」

（卜蘭特站在欄干旁邊望着他的背影，低低地罵了一句，於是開始在甲板上踱來踱去。）

混賬的獸！悲哀得要死！我有一種預感，我將永遠不能駕着這隻船去航海了。它現在不需要我——一個躲在女人裙帶下面的懦夫！海是厭惡懦夫的！（一個身穿黑衣，面戴厚紗的女人身影從左邊倉庫和船中間的黑暗裏偷偷地走出來。她看見上面甲板上的人影，驚惶地退縮回去。卜蘭特聽見了聲音。立刻把槍拿在手中，窺伺着下面倉庫的陰影。）那兒是誰呀？

克利斯丁（放心地一喊。）亞當姆！

卜蘭特 克利斯丁！（於是很快地。）走回到舷門去。我到那裏去和你碰頭。（她回去了。他趕忙沿着甲板走下去迎接她。人們可以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過了一時他們從左面走上高甲板。她虛弱地倚在他的身上，他的手臂則攬着她。）我必須帶你走這條路。我把通到正面甲板的門上了閘了。

克利斯丁 我害怕極了！我斷不定是哪隻船！有個醉漢又邊走邊唱——

卜蘭特 對囉。我剛纔擺脫掉他。今天早晨我開銷了看船的人，就爲着我晚上能單獨會你。我正在盼望你就來。那個醉漢看見你了嗎？

克利斯丁 沒有。我躲在一些箱子後面。（隨後，恐懼地。）你爲什麼拿着那根手槍！

卜蘭特（陰沈地。）如果事情出了岔子，我就要跟他們拚一下。

克利斯丁 亞當姆！

卜蘭特 天哪，難道你以為我會讓他們把我活活捉去麼？

克利斯丁 得了，得了！暫且別提那個吧！我只要你把我摟緊些！跟我說你愛我！

卜蘭特（粗聲地。）還不是時候！我想知道出了什麼事？（於是立時懊悔了，吻她——帶着一種粗魯的溫情。）別管我吧！因為孤孤單單地在這裏等着，除了在報紙上看見他死了以外，連什麼都不知道，我的勇氣都耗盡了。這幾天真够受！

克利斯丁 你才不知道我這幾天的難受勁！

卜蘭特 事情出了什麼毛病！我能從你的臉上看得出來！怎麼回事，克利斯丁？

克利斯丁（啞嘴地。）維妮知道了——！當他正要噤氣的時候，她走進屋去！他告訴了她——

卜蘭特（粗聲地。）天老爺！她要怎麼辦？（於是並不給她回答問題的時間，他突然不安地環顧四週。）克利斯丁！你怎樣抽開身的？他們會懷疑你這次不是到你父親那裏去。她以前曾經釘過你一次梢的——

克利斯丁 沒有關係。今天早晨奧林說他的表兄弟，勃萊福家的人們，約他和維妮去看他們，到黑嶺去過一夜，他要帶着維妮一道去，因為他覺得變換一下環境會使她神志清楚。

我會設法使他相信她的腦筋因爲哀傷過度以致失常——所以他怎麼也不聽她的話——

卜蘭特（急切地。）他相信她的神經失常嗎？

克利斯丁（微弱地。）是的——現在——他是相信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會相信多久——

卜蘭特 哦！

克利斯丁 所以我極力叫他們去。這就使我得我所要的到你這裏來的機會。他們今天早晨走的。他們不知道我來，即使以後他們察覺了，他們也不能證明我到哪裏去。我只能呆一小會兒，亞當姆——我們得計劃一下——有好多我預料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我來警告

你——

卜蘭特 噫！到下面艙裏去！我們在這裏談話真是傻瓜。

（他用一隻臂膀圍着她的腰，領着她穿過門走向升降梯，並且悄悄地隨身把門關上。台面上——頗，在這期間，從海面上傳過來海港裏船舶上水手們的淒涼的歌聲。隨後奧林和萊維妮亞從左面沿着碼頭偷偷地走上來。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穿着黑色的衣服。他穿了一件長外套，罩在制服外面，戴着一頂便帽，拉在眼前上面。她的態度冷酷。奧林懷着一種野性的報復的憤怒。他們悄悄地走近船艙的天窗。他的臉，在從天窗裏發出來的光線的映照之下，因爲妬火而變得歪扭。萊維妮亞一隻手拉着他的胳膊，牽掣着他。

台面上慢慢轉成黑暗。過了許久。當台上又明亮起來的時候，船的一部份挪開了，露出船艙的內部來。船艙是一個小的間隔，牆壁是新漆的，淡黃色。露在上面甲板上的天窗位於天花板的中央。船上的羅盤就懸掛在天窗裏。下方是一張松木桌子和三張椅子，一雙在後面，另外兩張在桌子兩頭，左面一張，右面一張。桌子上面是半瓶威士忌酒和一個酒杯，一壺水。

靠着船艙的右牆是一條狹長的長椅，就像臥榻一樣，上面是皮墊子。後牆，右邊是一扇門，通到船長的寢室。靠左牆中央放着一個大的食器架。架上有一隻船上用的鐘。再過去是向着走廊開的一扇門，通到正面甲板。升降梯就是通到這個走廊裏來的。

食器架有一盞點着的燈，桌子的右端還有一盞提燈，也是點着的。

船艙內，卜蘭特坐在桌子右邊，克利斯丁坐在後面。她的面孔顯得憔悴而蒼老，嘴抿着，嘴角下撇，她的整個的面貌，衣服和頭髮的作派都帶着逃亡者的散亂的痕跡。她剛剛說完暗殺的故事以及暗殺之後的事件。他很緊張地傾聽着。

在上面甲板上，人們可以看見奧林和萊維妮亞，他們的衣着仍和先前一樣，奧林俯身在橫窗旁邊，正在聽哩。）

克利斯丁 當他正要咽氣的時候，他用手指着我，跟她說我是有罪的！後來她又發現了

藥——

卜蘭特（跳起來。）天呀，你爲什麼不——

克利斯丁（可憐地。）還沒來得及把毒藥藏起來哩我就暈過去了！我計劃得那麼仔細。可是我怎麼能預料得到她會在那個當頭進去呢？而且我又怎麼能知道他用那樣的態度來跟我談話？他逼得我發狂！他老談到死。他簡直是折磨我！我只希望他快死不要麻煩我！

卜蘭特（他的眼睛帶着野性的滿足的光彩。）你說的，他在死前就知道我是誰的兒子？我不敢打賭使他發瘋的就是這個。

克利斯丁（可憐地重複着。）我計劃得那麼仔細——可是有些事情硬是鬧將出來！

克蘭特（給陰鬱的沮喪壓倒了，又跌坐在椅子上。）我早就知道了！我從骨頭眼裏就感覺到了！已經發生的和就要發生的事情才不屈我！本來那不是我對着我母親的屍體發誓所要追求的報復！我應該照着我的意思去作——跟孟南艾斯拉鬥爭，就像兩個男人爲了一個女人的愛而鬥爭的那樣！（帶着辛辣的自我輕蔑。）我覺得我的血管裏有着我父親的污七八糟的懦夫的血。咳！

克利斯丁 亞當姆！你使我覺得我的罪孽深重！

卜蘭特（發覺——羞愧地。）克利斯丁，我並沒有要責備你的意思。（隨後粗聲地。）不

管怎樣，現在懊悔已經太遲了。我們得想想看怎麼辦。

克利斯丁 是的！我怕極了維妮！哦，亞當姆，你一定要答應我，你得隨時小心！如果他使奧林相信你是我的情人——哎，亞當姆，爲什麼我們不能走開呢？只要我們一離開她，她就毫無辦法了。

卜蘭特 三五天內「飛商」是開不出去的。我們不能像船主所想的那樣立時就裝到貨物。克利斯丁 我們不能乘另外一條船嗎？——像旅客一樣——到東方去——我們可以在那裏結婚——

卜蘭特（陰鬱地。）可是城裏的每個人都會知道你的出走。那就會引起懷疑——克利斯丁 不會。奧林和維妮會向人們撒謊的。爲了他們本身的關係，他們一定會那麼作。他們會說我在紐約陪我父親。哦，亞當姆，我們所能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出走。如果我們不趕快離開維妮，我知道可怕的事就會發生！

卜蘭特（無精打彩地。）對啦。我想那是我們現在唯一的出路。「亞特蘭提斯」號本星期五開往中國。我和它的船長商量一下，叫他給我們上船——並且保守秘密。星期五天亮開船。你最好星期晚上到這裏碰頭。（隨後吃力地。）今天晚上我寫信給克拉克道生公司叫他們另外找人來作「飛商」的船長。

克利斯丁（注意到他的語調中的苦惱——難過地。）可憐的亞當姆！我知道你對於放棄船的事是多麼難過。

卜爾特（憬然地——拍拍她的手——帶着乖張的溫柔。）船多得很，可是克利斯丁，你却只有一個！

克利斯丁 我覺得很罪過！我只給你帶來不幸！

卜爾特 你帶來了愛情——至於其餘的只是愛情的代價。愛情的價值高過代價的一百萬倍！不管怎樣，你現在是我的了！（他緊摟着她，憂鬱空虛的眼光從她的頭頂上直瞪向前方。）

克利斯丁（她的聲音顫抖着。）可是我恐怕現在獲得我也並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了。在過去的幾天裏面我已經變老了。我難看。不過，爲了你——我想法使我自己再漂亮起來！我會補償你的一切損失！亞當姆，不要太痛惜你的船！

卜爾特（粗率地。）我們別再談起船吧。（隨後勉強作了一個愁眉苦臉的微笑。）我要放棄掉海。無論怎樣，我覺得我現在跟海吹了！海是討厭一個懦夫的。

克利斯丁（極力去鼓舞他。）別那麼說！亞當姆，你有我！你有了我！只要我們平安到達你的心愛的島上，我們就會過得快樂。（於是突然地，全身微微一戰。）奇怪極了。奧林

也告訴我一個島——

（在甲板上，彎腰貼近橫窗的奧林，作了一個威脅的動作，直起腰來。萊維妮亞抓住他的手臂，約束着他。）

卜蘭特（帶着一種痛心的絕望的渴望。）是呀——我所心愛的島——也許我們仍舊可以找到快樂並且忘記一切！（於是奇異地，好像自言自語。）現在我就能看見它們——那麼近——却又遠在千萬里以外！月光下面的溫暖的土地，可可樹叢裏沙沙作響的貿易風，珊瑚礁上的波濤在你的耳朵裏作着低唱，像一支催眠曲！是的！如果我們現在可以找到那些海島，我們就可以在那裏獲得安靜與和平！

克利斯丁（不顧一切地。）我們會找到它們的！我們一定會找到的！（她吻他。一頓。突然她恐懼地隱隱時鐘。）你瞧瞧鐘！我得走了，亞當姆！

卜蘭特 看在上帝的面上，當心維妮。如果你現在出了什麼差錯——

克利斯丁 我倒不會出事。不過你得留神，如果奧林——再見了，我的愛！我得走了！我一定得走了！（她掙開他的懷抱，但立即又投身到他的懷抱之中，恐怖地。）哦！我覺得很奇怪——又很悲哀——好像我再也不會看見你似的！（她歇斯底里地開始潑泣。）哦，亞當姆，跟我說你不懊悔！跟我說我們將來會幸福。我受不了這種可怕的失望的感覺！

卜蘭特，我們當然會幸福的！放心好啦！只不過一兩天的事。（他們朝門口去走。）我們走正面甲板，路近些。我陪你走到碼頭邊上。我不再遠走，走遠了我們也許會被人看見。克利斯丁，那麼在幾分鐘之內我們還用不着告別哩！哦，謝天謝地！

（他們走向走廊，卜蘭特隨手帶上門。一頓。在甲板上，奧林從外套底下掏出手槍，動彈一下，好像要從左邊衝下去，衝到正面甲板上去追趕他們。萊維妮亞早就擔心這着，橫身擋着他的去路，抓住他的手臂。）

奧林（憤怒地低聲地。）放我走！

萊維妮亞（跟他掙扎。）別！靜點！噓！我聽見他們走上正面甲板！快點！到他的船裏去！

（她催促他走向升降梯的門口，把他推進去之後，便隨身把門關上。過了一時，下面輪房左邊的門開了，他們走進來。）

萊維妮亞 他要走到碼頭邊上。那就給予我們幾分鐘的工夫。（陰狠地。）你要證據！那麼，現在你該滿意了罷？

奧林 是的。混賬東西！他真該死！他應該——

萊維妮亞（嚴厲地命令着。）奧林！記住，你答應過我不亂來的。每一件事你都得依照我

們的計劃去作，那麼別人才不致疑惑我們。世界上是沒有公理可言的，如果我們自己——

奧林（不耐煩地。）這一切你早就說過了！你以為我是一個傻瓜嗎？我並不想爲了那個髒髒東西，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命送掉！（隨即帶着痛心的懊悔。）我聽見她要他吻她！我聽見她提醒他防備我！（他發出了一陣可怕的咯咯笑聲。）而且我和她說的我的那個海島——那是她和我的——她却想和他到那裏去！（隨即憤怒地。）你真該死！你爲什麼攔阻我呢？我會當着她的面把他的腸子打出來！

萊維妮亞（諷刺地。）就在甲板上，就在別人一定會聽見槍聲的甲板上麼？那麼我們就會被捕，而且那時我就只好說出實話來自救。她固然會被處死，但是即使我們能免一死，我們的生活也就毀了！唯一得利的人就是卜蘭特！他可以死得瞑目了，他曉得他在我們身上所得到的報復超過了他平素所希望的了！你所要求的就是這個麼？

奧林（快快地。）當然不是。

萊維妮亞 那麼不要再做傻事吧。（有心計地環顧船艙，用一種命令的口吻。）去躲在外面。當他經過黑暗的走廊時，他不會看見你的。他會一直走到這裏來。那便是你的時機——

奧林（陰狠地。）你用不着告訴我怎樣作。多虧你和爸爸對於這種玩藝，我曾受過徹底的

訓練。

萊維妮亞 快點！現在就出去！他不會呆得很久！

奧林（走向門口——於是很快地。）我聽見他來了。

（他悄沒聲地溜了出去。她趕忙躲在左前方的食器架旁邊。過了一時，卜蘭特出現在門口，剛好站在門裏邊，在燈光中睜着眼睛。他悲哀地環顧着船艙。）

卜蘭特（嘎聲地。）「飛商」呀，就這樣跟你分別了！你是對的。我配不上你，我不夠種！

（奧林從門裏躡出來，用槍幾乎抵着卜蘭特的身體，連開了兩槍。卜蘭特向前一沖跌倒，在桌子旁邊的地板上，翻了一個身，仰面抽縮了一時，於是靜靜地躺在那裏。奧林向前一跳，俯瞰着屍身，手槍對準他的身體，準備再放。）

萊維妮亞（迷惘地瞪着卜蘭特的沈靜的面孔。）他——死了麼？

奧林 是的。

萊維妮亞（嚴厲地。）別站在那裏！你帶來的鑿子呢？把寢室裏的東西統統打開。記住，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作得就像小偷們打死了他的一樣！把任何值錢的東西都拿走！我們以後可以把它們沈到海裏去！快點！

（奧林把他的手槍放在桌子上，把插在外套裏面褲帶下面的鑿子拿出來，走進寢室。過了一時，在他撬開一個抽屜的時候，室內有打碎木器的聲音。）

萊維妮亞（緩緩地走向屍身，站在那裏俯視着卜蘭特的面孔。她自己的面孔是冰冷的，毫無表情。頓一下。人們可以聽見奧林在寢室裏撬開卜蘭特的書桌和拋散抽屜裏的東西的聲音。最後萊維妮亞用一種淒厲的語調對屍體說話。）你怎麼那麼愛那個老奸巨滑的女人？

（她甩開這種想頭——粗聲地。）不過你死了！事情也就完結了！（她堅決地轉過身去——隨後又轉回身來，僵直而陰森地站在屍身旁邊，冷冷地作着祈禱，就像執行一種職務似的。）但願上帝饒恕你的罪惡！但願我們的堂兄孟南亞當姆的靈魂得到安息！（奧林從寢室裏走進來，聽見最後一句祈禱詞。）

奧林（粗聲地。）你是說，在地獄裏安息！（他走到她跟前。）凡是我能找到的我都把它撬開了。

萊維妮亞 那麼來吧，快。你的手槍在那兒。別把那個忘了。（她走向門口。）

奧林（把槍放在衣袋裏。）我們必須搜查他的衣袋，使得一切都像是盜竊。（他很快地翻開卜蘭特的衣袋，把他找到的手槍，賬單，錢幣，銀和練子，刀等等都放在自己的衣袋裏。）我要從甲板上把這些東西以及他寢室裏的東西都投到海裏去。

（作完了這樁事情，他仍舊俯身在屍體上瞪着卜蘭特的面孔，他的眼睛裏現出一種奇怪的，着了迷的表情。）

萊維妮亞（不安地。）奧林！

奧林 老天爺，他真像爸爸！

萊維妮亞 不像！來吧！

奧林（好像自言自語地。）這就和我的夢一樣。我以前會殺死過他——一次又一次地。

萊維妮亞 奧林！

奧林 你還記得我跟你說的，我殺死的那些人們的面孔怎樣回到我的腦子裏來，變成了爸爸的面孔，而最後又變成我自己的面孔的事嗎？（他陰森微笑着。）他長得也很像我！也許我是在自殺吧！

萊維妮亞（害怕——抓住他的手臂。）快點！也許有什麼人會來！

奧林（不理她，仍舊瞪着卜蘭特——不可思議地。）如果我是他，我也會作出他所作的事來！我會像他一樣地愛她——爲了她的緣故——殺死爸爸！

萊維妮亞（緊張地——搖晃他的手臂。）奧林，天哪，你莫胡說白道，跟我走好不好？你想叫別人在這裏發覺我們嗎？（她強迫地把他拉走。）

奧林（向死屍作最後一瞥。）真奇怪！這簡直是給什麼人開了一個糟糕的玩笑麼！（他讓
她督促着他向走廊走去。）

（幕）

第五幕

佈景 和「歸家」中的第三幕一樣——仍是孟南住宅的內部。時間是第二天的晚上。月亮剛剛升起。宅子的右半隱沒在松樹的黑影裏，但月光却滿照在自門道以左的那一部份。中間的門是開着的，後廳裏有一道燈光。窗戶上的百葉窗全都是關着的。

克利斯丁在正門廊前面的走道上走來走去，從月光中踱進松影再踱回來。她的情緒異常緊張，無法保持平靜。

她看見她顯然正在期待着的什麼人從左下手走道上走近住宅，於是她一直跑到長樓梯前去迎接她。

海絲兒（從左邊進來——帶着一付和藹的微笑。）我來了！賽斯送了你的條子去，我馬上就跑過來了。

克利斯丁（吻她——假做熱情地。）你來了，我真高興！我知道我不應該麻煩你。

海絲兒 孟南太太，一點也不麻煩。給你作伴，我是太高興了。

克利斯丁 我在這裏覺得非常悲哀——而且膽怯。我放了韓納和安妮一晚的假。只有我孤孤

單單地一個人。(她坐在長凳上。)讓我們在這外面坐坐。屋裏的空氣我簡直受不了。

(海絲兒坐在她旁邊。)

海絲兒 (憐卹地。)我知道。你一定非常寂寞。你一定很想念他。

克利斯丁 (一戰。)請你不要談起——他已安葬了！他是過去了的！

海絲兒 (溫柔地。)孟南太太，他安息了。

克利斯丁 (帶着刻毒的諷嘲。)從前我有一個時候跟你一樣！我相信天堂！現在我才知道只有地獄！

海絲兒 噓！可別那麼說。

克利斯丁 (警醒——強作笑容。)我恐怕，我不是個年青小姐的合適的伴兒。你的身邊應該有青春和美麗和自由。我又老又醜並且死神常來光顧我！(隨後，好像自言自語——聲調低沈而急促。)我不能讓我自己變醜了！絕不能！

海絲兒 你只不過是太疲乏一點罷了。你應當想法睡一睡。

克利斯丁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會有像睡眠這樣的事！只有在土裏一個人才能睡得着！一個人的所有的恐懼都完結了，他到頭來才覺得心安理得！(隨後勉強一笑。)哎呀，聽着我的憂鬱的話，你一定覺得心煩！老實說，我並不是邀你來——我想問問你或彼得有沒有得過

奧林和維妮的消息。

海絲兒（驚訝。）噫，沒有。自從葬禮之後，我們就沒有看見他們。

克利斯丁（強作笑容。）他們好像把我撇棄了似的。（跟着很快地。）我是說他們早就應該回到家來了。我想不出什麼事情會耽擱他們。他們是到黑緣的卜萊德福家裏過一宵去的。

海絲兒 那麼就不用担心了。不過我不明白他們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把你一個人撇在家裏。

克利斯丁 哦，那倒沒有什麼。我勸促他們去的。葬禮一過，他們就走了，後來我想，正是我到紐約去看看我爸爸的好機會。你曉得，他在生病，可是我發現他好多了，我決定昨

晚上回來。我期待維妮和奧林今天中午回來，可是現在已經是夜晚，却不見他們的影子。

我——我得實說我是又担心——又害怕。你不會知道在那屋子裏單身過夜的恐怖！（她戰慄地瞞着她背後的屋子。）

海絲兒 如果今晚我給你作伴——我是說如果他們不回來的話——對你有幫助嗎？

克利斯丁（急切地。）哦，你願意嗎？（眼中流出歇斯底里的眼淚。她帶着衝動的感激之情吻着海絲兒。）我說不出我是多麼感激你！你是那麼好！（隨後強笑。）不過要求你跟
我受罪，實在是一件蠻幹的事。我靜不下心來。每一個聲響都使我害怕。你會得熬夜的。

海絲兒 缺乏一點睡眠不會傷害我的。

克利斯丁 我不能睡！如果你看見我入睡了，你一定得叫醒我！

海絲兒 可是那正是你所需要的呀。

克利斯丁 是的——以後可以睡——但是現在可不成。我得保持清醒的狀態。（緊張之極。）

我希望奧林和維妮會回來！

海絲兒（擔心地。）也許奧林的病惡化了，不能夠回來。噢，我希望不是爲了那個！（起身。）如果我在這裏過一整夜，我就得跑回家告訴媽媽一聲，使她不要擔心。

克利斯丁 是的——去罷。（又害怕起來。）你不會就擱得很久吧？我一個人——害怕。

海絲兒（吻她——憐卹地。）我儘可能趕快回來。（她從左下方的走道走下，一面揮手。）

克利斯丁 站在長凳跟前——開始踱來踱去。）

克利斯丁（她的眼睛瞥見走道上的什麼事物——緊張地低聲地說。）她在門口碰上什麼人了！噢，爲什麼我這麼害怕呢！（她轉身，驚慌地，跑進屋子——隨即停在階台的最上層，四面望望，把身體依靠在一根圓柱上。）噢，天吶，我怕知道！

（片刻之後，奧林和萊維妮亞從左方的走道上走來。萊維妮亞橫着肩膀，眼光黧厲，嘴吧緊閉。奧林是在一種病態的激動之中。他手裏拿着一份報紙。）

奧林（一面走進一面對維妮粗聲地說。）你讓我來說！我要作一個——（他看見他的媽媽，驚住。）媽！（於是帶着報復的諷嘲。）喲！至少這次我回家來的時候，你等着迎接我來了！

克利斯丁（囁嚅。）奧林！什麼事情使你們就攔——？

奧林 我們剛碰見海絲兒。她說你一個人呆在這裏害怕極了。那可奇怪——你不是有父親的香容作伴的嗎！

克利斯丁 你們——你們一直呆在卜萊德福家嗎？

奧林 我們並沒有到卜萊德福家去！

克利斯丁（呆笨地。）你們沒去——沒到黑絲去？

奧林 我們乘車到了那裏，但我們決計不下車到波斯登去。

克利斯丁（驚懼。）到——波斯登？

奧林 在波斯登我們等着晚車到站。我們等到了那班車。

克利斯丁 哦！

奧林 我們有一個想法，你會乘我們不在家去搭那班車——果如我們所料！當你到船艙裏去拜訪你的情人的時候，我們跟在你背後哩！

克利斯丁（可憐地故做氣憤。）奧林！你怎敢說——！（隨後斷續地。）奧林！別那麼望我！給我說——

奧林 你的情人！別撒謊！你撒謊已經撒得够多的了，媽。我是在甲板上聽着的！如果你發現了我，你會把我怎樣呢？你會叫你的情人把我謀害掉嗎，媽？我聽見你警告他當心我哩！可是你的警告不中用了！

克利斯丁（透不出氣來。）什麼——？給我說——！

奧林 我殺了他！

克利斯丁（驚叫。）嘔——嘔！我知道。（抓住奧林。）不，奧林！你——你祇是跟我說說——來懲罰我的，是不是？你說過你愛我——保護我——保護你的母親——你不會殺死——？

奧林（粗魯地，把她推開。）你會殺死父親，不是嗎？（把報紙填在她手裏，指點那段新聞。）這兒！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唸唸那個！那報是我們在波斯登買的，看看警察會懷疑什麼人。祇有幾行。卜蘭特並不重要——除了對你！

（她帶着迷惘的恐怖看着報紙。報紙從手指縫裏滑下去，她跌坐在最下一層的石級上，開始哀號，痛苦地搓着她的雙手。奧林從她跟前轉過身去，在石級旁邊走來走去。萊維

妮亞站在石級左邊，身體筆直，面孔像個面罩。）

奧林（粗暴地。）他們所想的恰正是我們計劃要他們想的——以爲他是被碼頭上偷兒殺死的。他的死沒有透露半點跟我們相關的跡象！（他在她身邊停下。她瞪着前方，搓着手哭泣。他脫口說出。）媽！別那麼哭了！（她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他又開始走來走去——帶着兇惡的憎恨。）你爲什麼要爲那個用人褻的私生子傷心？我知道計劃暗害爸爸的就是他！你作不出那種事來的！他愚弄你去爲他自己復仇！他把你迷住！我一回家就看出來你迷失了本性。不然你怎麼能夠認爲你會愛上那個卑劣的豬糞的？不然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他停在她前面。）我聽你計劃着要跟他跑到島上去，就是我跟你說的——我們的島——你和我的島！（他又胡亂地走來走去了。她的姿態仍和先前一樣，祇不過她的哭泣開始轉入力竭聲嘶的地步。奧林又在她面前停下，抓住她的肩頭，在她旁邊的階台上跪下——現在不顧一切地懇求着。）媽！別那麼哭！你還是在受他的影響。不過你會忘記他的！我會使你忘記他！我會使你快樂！我們把維妮留在這裏，去作長途旅行——到南洋去。

萊維妮亞（嚴厲地。）奧林！

奧林（並不注意她，瞪着他母親的面孔。她已經停止哭泣，她眼中的恐怖轉成空虛，嘴角

的表情凝結爲一種麻木的悲傷。她好像沒有聽見他說的話。奧林拚命地搖她。媽！你聽見我說的話沒有？你爲什麼不跟我說話呢？你要老是愛他嗎？你現在恨我嗎？（他跪在他母親面前。）媽？回答我！說你饒恕我！

萊維妮亞（帶着嚴酷的輕蔑。）奧林！事到如今，你還要亂哭亂喊作她的哭娃娃媽？（奧林一驚站將起來，迷亂地瞪着她，好像他忘掉了她的存在似的。萊維妮亞又說話了，她的腔調簡短，命令式的，使人想起她的父親來。）別管她！進屋去！（在他遲疑時——她說得更嚴厲。）你聽見我的話沒有？開步走！

奧林（不由自主地作了一個慌亂的敬禮的動作——模糊不清地。）是，官長。（他機械地走上台階——仰頭注視屋子——奇異地。）爲什麼百葉窗還是關着的呢？爸爸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讓月光進來。

（他走進屋去。萊維妮亞走過來站在她母親身旁。克利斯丁繼續朝前方空眼着。她的面孔變成了一具慘慘的死亡的面具。她好像根本就沒覺察到她女兒的在場。萊維妮亞用陰冷的，詛咒的眼光注視着她。）

萊維妮亞（最後嚴厲地說。）他是罪有應得。你知道那就是公道。那是執行公正裁判的唯一途徑。（她的母親一驚。她的話打碎了她的幸福的麻木，使她又回到痛苦。她一跳起

來，站在那裏，怒視她的女兒，眼裏含着一種可怖的眼光，眼光中瘋狂的仇恨正和恐怖與恐懼相交戰。萊維妮亞雖然具有冷靜的自制，在這種眼光之前也不免畏縮。克利斯丁拿眼睛釘住她倒着退上階台，直退到大門前面門廊上的兩根圓柱之間。萊維妮亞突然作了一個動作，好像要拉住她似的。她顫聲叫喊，好像她的叫聲是違背她的本心從她的內心裏扯出來的。媽！你要作什麼？你可以活下去呀！

克利斯丁（怒視着她，好像這話是一句最後的侮辱——帶着尖銳的諷嘲。）活下去！

（她突然尖聲大笑，又陡地停住，她舉起雙手，放在她的面孔和她的女兒之間，然後推出去，那樣子就像要把萊維妮亞永遠抹出她的視線。隨後她轉過身，衝進屋去。萊維妮亞又作了一個要去追她的動作。但是她立刻壓下這個衝動，決心轉身背朝屋子，她站在那裏，肩頭寬寬的，全身僵直的，像一個在黑夜中的猙獰的哨兵。）

萊維妮亞（不妥協地。）報應！（從右前方遠處的大街上，揚起了賽斯的一絲男高音，唱的是他所歡喜的悲哀的「申安達」，那時他從酒館夜飲歸來，剛走到接近走道的大門口。）

「哦，申安達，我的滾滾的河流，

我想聽見你響，在遠方！

哦，申安達，我無法走近你

遠了——遠了，我遠走異鄉——」

（從屋子的左面樓下，即孟南的書房所在地，發出一聲尖銳的手槍聲。萊維妮亞張口結舌地打了一個寒戰，轉身對着台階，正待開始走上去，但又停下，顫慄地喃喃說。）報應！爸！這是你的懲罪！（人們聽見奧林在右方的起居室裏叫道，「那是什麼響？」一扇門砰然一響。隨後，當奧林在書房裏發現他母親的屍體時，書房裏傳出他的驚叫，又過了一時，他發狂地衝出來，對萊維妮亞跑來。）

奧林 維妮！（他抓住她的手臂，六神無主地喃喃說。）媽——用槍打了她自己——爸爸的
手槍——找個醫生——（於是帶着絕望的痛苦。）不要找了——太晚了——她死了！（於是瘋狂地。）爲什麼——爲什麼她自殺，維妮？（帶着痛苦的自責。）我逼她作的！我想折磨她！她不會原諒我的！爲什麼我一定要把殺他的事向她誇口呢？爲什麼——？

萊維妮亞（驚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莫作聲！

奧林（把她的手拉開——猛烈地。）爲什麼我不讓她相信是小偷殺了他的呢？那麼她就不

會恨我了！她就會把他忘掉了！她就會轉心愛我了！（在瘋狂的最後的自譴中。）我害死了她！

萊維妮亞（抓住他的肩膀。）老天爺，你莫作聲好不好？

奧林（瘋狂地——企圖擺脫掉她。）讓我走！我得去找她去！我一定要叫她原諒我！我——！（他突然鬆勁，歇斯底里地哭起來。萊維妮亞慰藉地撲着他。他絕望地潑泣。）可是她死了——她過去了——我現在怎麼能叫她原諒我呢？

萊維妮亞（慰藉地。）噓！噓！你有我哩，不是嗎？我愛你。我會幫助你忘記的。

（他轉身要走進屋去，仍在無可奈何地潑泣着。從左面走道上，就在眼跟前，傳來賽斯的歌聲：

「她遠隔風濤險惡的海洋

在遠方，我遠走——」

他走進右前方。萊維妮亞轉身面對着他。）

賽斯（走近。）喂，維妮，你聽見一聲槍響——？

萊維妮亞（明快地。）我要你去請卜萊克醫師。告訴他，媽媽因為痛心爸爸的死，在一陣昏迷中自殺了。（在他瞪目直視，張口結舌，遲疑猶豫，但臉上不露一點表情的時候——她說得更明快。）你能記得告訴他那些話嗎？

賽斯（慢慢地。）是，我會告訴他的，維妮——不管你說的是什麼。

（他的臉孔扳得鐵緊，他從右前方下去。萊維妮亞僵直地轉過身去，她的面孔嚴厲而刻板像個面具，跟着奧林走進屋去。）

（幕）。

樂
(三部曲之三)

人物

萊維妮亞孟南

奧林·萊之弟

彼得賴爾斯

海絲兒·彼之妹

薩斯

亞麥斯愛默士

伊拉買克爾

喬錫爾瓦

亞柏納司葛

幕次

第一幕：

第一場：孟宅的內部——時間是一八六六年夏天的一個傍晚。

第二場：孟宅的起居室，時間緊接着第一場。

第二幕：

書房——時間是一個月後的一個傍晚。

第三幕：

起居室——時間緊接着第二幕。

第四幕：

和第一幕第一場一樣——孟宅的內部——時間是三天以後午後。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和第一二兩部一樣，孟宅的內部。時間是一年以後的夏天，一個晴朗日子的傍晚。太陽剛落，但天空中的餘照仍舊給白色的廟宇式的門廊塗上一層紫紅色。廊柱把一道道黑影投擲在它們背後的牆壁上。百葉窗全是關上的，前門口圍以木板，表示屋子是空著的。

有五個人站在左前方長凳旁邊的走道上。其中有薩斯柏克威士，還有出現在「歸家」的第一幕中的亞麥斯愛默士。其餘諸人是亞柏納司慕，喬錫爾瓦和伊拉買克爾。

亞麥斯，錫爾瓦，司慕和買克爾這四位，就和「歸家」和「獵」的最初幾幕中的鎮上人物一樣，是代表鎮市的幾種類型的人，用來作為孟家劇中的人物背景的。

司慕是結實的小老頭，有六十五歲，一個鐵器舖裏的店員，白頭髮，一小絡山羊鬚子，明亮的好奇的眼睛，紅色的面孔和一種尖銳的嘎嘎的聲音。錫爾瓦是一個葡萄牙的漁船船長——他是一個胖胖的愛鬧的人，說話時有一種粗糙的低音，纏結的灰色的頭髮和一大部灰色的髭。他有六十歲。買克爾是一個農夫，拄着一根手杖，走起路來一跛一

跛的。他的有光彩的，帶皺紋的面孔是長方形的，帶有剃得很端正的白色的鬚髮。他的頭頂是禿的。棕黃色的眼睛是狡猾的。說起話來有一種沒精打采的咻咻然的喋喋聲。

五個人全都醉了。薩斯手裏有個酒瓶。這些老頭子們有一種奇異的氣氛，就像一羣頑童出來胡鬧似的。

司慕 皇天呀，薩斯，你拿着瓶子就死不放手啦？

買克爾 該死的，他越老越吝嗇了！

錫爾瓦 （突然唱起歌來。）

「一壺啤酒，一壺薑汁酒

還有一壺愛爾蘭的威士忌，啲！

一大早

水手愛喝他的一壺酒，啲！」

亞麥斯 （諷刺地。）只有在你的老婆沒把眼睛放在你身上的時候，你才愛你的酒壺哩！

錫爾瓦 她到新貝德福去探親去了。我怕什麼鬼！（又大唱起來。）

「烏拉！烏拉！我歌唱好日子

烏拉！烏拉！她的親屬使我得到了解放！」

亞麥斯（在他的背上打一下。）該死的，喬，你快變成詩人了！（大家全笑起來。）

司慕 皇天呀，薩斯，難道你全沒心肝麼？看着我因為沒有威士忌喝就要急死，而你却把住了那個酒瓶！（他伸出手去。）

薩斯 你不會的！我知道你的把戲！（對其他的人們擠擠眼。）他是想喝足了趁點酒勁，那麼即使鬼坐在他的膝頭上，他也不會在乎了！亞伯納，你真滑頭！喝飽了我的酒，你就可以贏去我的賭注了！

買克爾 正是那樣，薩斯！別讓他玩騙局！

喬 天，要是鬼跟活人長得一樣，我會讓艾斯拉老婆的鬼魂坐在我的膝頭上的！哼！（他邊邪地啞啞他的嘴唇。）

亞麥斯 我也有同感！她真是個美人兒！

司慕（不安地瞟屋子。）人們說的就是她的鬼魂常常到這地方來，是不是？

薩斯（對其餘的人們擠擠眼。）噢，她的鬼魂還有一大羣別人的鬼魂。墓園裏鑽滿了姓蓋的人，他們全都在这裏過夜。你不用焦心，亞伯納，你會有許多伴兒！（大家大笑，但是笑得有點勉強，司慕顯得頗為難受。）

司慕 我們打賭的時候，可沒有叫你在我進屋之前就提醒我這些事情，是不是？（隨後勉強

作出一種勇氣勃勃的樣子。你以為你可以嚇住我呀？世界上根本就沒鬼這種東西！

薩斯 我是說你怕去證明沒有鬼！讓我們當着證人的面把我們的打賭說清楚。我讓你走進孟家的房子裏去。我跟你賭十塊錢和一加侖酒，你不敢在那裏待到十點鐘月亮上升的時候。如果你在十點以前出來，你就輸了。而且你得待在黑暗裏，甚至連一根洋火都不許擦！同意麼？

司慕 （想做出一副勇敢的面孔。）同意——那簡直就跟從你身上偷去十塊錢一樣容易！

薩斯 我們瞧吧！（隨後露齒一笑。）而且你進去的時候你的頭腦必須是清醒的！不過我也並不要求你太清醒！我不是那麼硬心腸的人。禪帶上帶有一加侖酒我就不會碰見你就要碰見的東西！（把酒瓶遞給他。）來！好好的喝一口！你的臉色已經有點蒼白了！

司慕 沒有的事！（但是他把瓶子送到嘴邊，大喝了一口。）

買克爾 好像伙！你沒有把我們的都代喝了！

（司慕把酒瓶遞給他，他喝了一口，又把它傳過去，最後酒瓶又傳到薩斯手裏。同時司慕和薩斯談話。）

司慕 天黑之前我就進去成不成？我想在能看得清楚的時候看看我的地位。

薩斯 好吧，我想你是可以的。我不希望當鬼魂追你的時候，你撞到傢具上，打破了東西！

很可能與林和維妮不久就要從中國回來，如果要打破了什麼東西，她又會向我大發脾氣的。（酒瓶傳到了他的手裏。他喝了一口酒——隨後把它放在走道上。）來吧！我已經把那扇門上的螺絲釘卸下來了。我現在就可以把你放進去。（他走向門廊，司慕跟在後面，故做冷靜地吹着口哨。）

司慕（對站在原處不動的人們。）再見了，夥計們。我們要用那十塊錢來痛飲他一下子。買克爾（帶着一種刻薄的咯咯聲。）也許罷！亞柏納，你願意我給你當一個扶靈板的人麼？而麥斯 我會安慰你的老婆——如果她需要安慰的話，不過好像她不需要哩！

錫爾瓦 我呢，每個星期天作過禮拜以後，我就在你的墳上澆澆水！我發誓，我就是那種人。朋友就是死了我也不會忘掉他們的！

薩斯（從門廊上說。）喬，我們也去！如果他沒死，我們就用水淹死他！

（大家鬨然大笑。司慕面有不豫之色。他覺這種玩笑太沒有情義了——天上的霞照全消，天漸漸黑了起來。）

司慕 滾你們的蛋！（薩斯撬開門板，打開內門的鎖。）

薩斯 來吧。我告訴你一個最近便的說祈禱詞的地方。（他們走了進去。外面的一羣變得嚴肅起來。）

亞麥斯（說出了大家的意見。）哼，隨便怎樣，我可不願意跟亞柏納學。跟他那些幽靈們可不是鬧着玩的。

買克爾 你相信鬼嗎，愛默士？

亞麥斯 也許是的。誰知道有沒有呢？

買克爾 我是相信的。就拿我知道的寧姆斯的房子來說吧。阿夏寧姆斯用一把斧頭砍死了他的妻子——因為她會磨難他——隨後在角樓裏自縊而死。我知道班魏立特買了那所房子。可是他住不下去——只好搬家。現在殘敗不堪了。班常常聽見有什麼東西抓搔牆壁和窗戶，並且看見椅子亂走。他既不是一個撒謊的人，又不是小胆鬼。

錫爾瓦 是有鬼的！我的表兄曼紐爾就看見過一個。那是在印度洋裏的一條捕鯨魚的船上。一個人被刺死了，被推下海。從那以後，有月亮的晚上，人們就看他坐在帆桁上並且聽見他哀叫。是的，先生，我的表兄曼紐爾也不是一個撒謊的人——除了他喝醉了酒——而且他是親眼看見的！

亞麥斯（不安的四下矚目，伸手去拿酒瓶。）我們來喝一口。（他喝了一大口，這時薩正由屋裏出來，隨身帶上了門。）

買克爾 那是薩斯，我注意到了，他並不急於要久留在那裏哩！（薩斯趕忙走下台階，向他

們走來，想裝做漫散的樣子。

薩斯（玩笑的口氣裏帶着一種勉強的調子。）天老爺啊，你們應該看看亞柏納的那副模樣！他看見傢具套子就害怕，牙齒已經戰得咯吱吱的了。他馬上就要連爬帶滾地跑出來了。我担心的是他身上有沒有十塊錢呢。

買克爾（狡猾地。）你好像也有點心驚胆戰的哩。

薩斯（根頭地。）胡說白道。你們夜貓子似的陰悽悽地四下亂瞅些什麼？

買克爾 正在談鬼。薩斯，你真相信這屋子裏有鬼呢，還是僅僅和亞柏納開玩笑呢？

薩斯（疾言厲色地。）別裝蒜了！我當然是跟他開玩笑的！

買克爾（堅持地。）不過，如果這屋子裏有鬼，那也是極其自然的。她是在那裏用手槍自殺的。你相信她的自殺，像她的女兒跟人們說的，因為痛心於艾斯拉的死亡嗎？

薩斯 當然是的！

買克爾 艾斯拉到家的第一天夜裏便突然死著——那也是非常奇怪的！

薩斯（氣憤地。）像你這樣的，一隻腳已經踏進了墳墓的老傻瓜們，不趁着還活着的那一點時間，多管管他們自己的事，才是奇怪哩！

買克爾（輪到他生氣的了。）得了吧，我說的是，如果不是全鎮都跟着拍呀捧呀的丟家，

那就會有怪事出來！至於說我是一個老傻瓜，你比我更老也更傻！而且你的腳踏進墳墓裏，也踏得更深一點！

薩斯（捏緊拳頭對他臉上搖一搖。）踏得並不怎麼深，不過我隨時都能踏出你的肚腸子來！

錫爾瓦（介入兩人的中間。）喂，你們這些老公鷄們！不許打架！

買克爾（咕噥咕噥地打着退堂鼓。）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不是？我有權利發表我的意見！

亞麥斯（突然向左下方望去。）噫！瞧，薩斯！有什麼人從走道上走過來了。

薩斯（窺探着。）噫！誰他媽的——？是彼得和海絲兒。藏起那個瓶子來，你們該死的傢伙！

（瓶子被藏在丁香花下。過了一時，彼得和海絲兒走進來。他們看見薩斯和他的朋友時，驚訝地停住脚步。薩斯忸怩地和他們打招呼。）傍晚好。我正帶着幾位朋友參觀——

彼得 哈囉，薩斯。我們正要找你。我們剛得到一個電報。維妮和奧林已經到了紐約。並且

——（他的話頭給屋子裏發出來一聲窒悶的驚叫打斷。當他們全都轉過身來觀看時，屋子的大門被推開來，司慕拖拖拉拉地跑了出來，跑下台階，面色雪白，眼睛凸出。）

司慕（當他跑到他們身邊——恐怖的。）皇天吶！我聽見他們追我來了，於是我就跑到對面屋裏，隨後我看見艾斯拉的鬼魂，穿得像一個法官，從牆壁裏走出來——隨後——天

啊。我就跑！（他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票子，塞給薩斯。）這是你的錢，該死的！你就給我一百萬我也不願意待在那裏了！

（這一來，緊張的局面打破了，老頭兒們不禁興高采烈，醉意陶然地樂了起來，鬨然大笑，互相揷着彼此的背。）

彼得（嚴厲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在那裏幹什麼？

薩斯（剋制住笑，窘態畢露地。）只是一個玩笑，彼得。（隨後轉身對着司慕——嘲笑地。）那是掛在牆上的艾斯拉的畫像，並不是鬼，你這個笨蛋！

司慕（憤恨地。）要是畫像我認得出來的，而且我認識他。這一次就是他！讓我們出去吧。這個倒霉的地方我可待够了！

薩斯 你們先走一步吧，我隨後就來。（他們全都對彼得和海絲兒喃喃地道着晚安，從左前方走下。當司慕開始描繪他的恐怖的冒險，我們可以聽見他的興奮的語音由近而遠。薩斯抱歉地轉向彼得。）亞柏納司慕老是吹牛，說他多麼勇敢——所以我和他打賭，我說他不敢待在那裏——

海絲兒（憤忿地。）薩斯！如果維妮知道你幹這種事，他會說什麼話呢？

薩斯 不礙事。我算就了亞柏納不會打破什麼東西如果維妮知道我為什麼要作這事，她不會

怪我的。鎮上流傳着一種謠言，說是這所房子裏有鬼，我的目的是拆穿那種謠言。你也聽說過那種謠言，是不是？

彼得 我聽見一些胡說八道，不過沒有去注意過——

薩斯 維妮和奧林走後月把的樣子，我找了一個女人來打掃房子？就是那蠢貨開頭說起來的。你知道這種話傳得多快。我覺得亞柏納的吹牛給我一個遏止謠言的好機會，因為我可以把這件事轉變成大家取笑亞柏納的一個笑柄。等到明天我把這個故事遍告全鎮上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人們閉上嘴，不再重視這件事了。

彼得（理解地。）你說的對，薩斯。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主意！進攻鬼的武器沒有比笑話更好的了。

薩斯 是呀。不過——（他遲疑着——隨後決心說出來。）在你我和這根燈柱之間我們私下裏說，這件事，說來却並不全是笑話——我指的是關於鬧鬼的事。

彼得（不敢相信地。）你難道要告訴我你也以為這房子裏有鬼麼！

薩斯（陰沈地。）也許是的，也許不是。我知道的就是你把全鎮送給了我，我也不願意在那裏面過夜！

海絲兒（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勉強作出一種逗人的口吻。）薩斯！好不羞人！

彼得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你說，你害怕什麼東西！

薩斯 一個人有時候是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傻瓜蛋！噢，你們不要以為我相信鬼魂們穿着壽衣到處亂闖，或者不相信這種癡狂的事情。不過世界上確有惡魔這一種東西。而且我覺得到，白天走進那裏面去歸置東西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有種什麼東西腐爛在牆裏似的！

彼得 胡說！

薩斯（從容地。）並不是胡說，彼得。自從那房子蓋成之後，那裏面一直是有邪氣的，而且那邪氣不斷地滋長着，像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所證明的。你們知道，除你們兩個之外，我沒有向任何人說過這話。而且我告訴你們這話只爲了一個原因——因爲你們兩個對維妮和奧林比誰都親近些，現在他們回來了，你們應該勸勸他們，不要住在裏面。（他又莊嚴地找補一句。）是爲了他們的好！（隨後語氣一變。）現在我已經把我的心事吐露了出來，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的消息。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彼得 明天。維妮叫我們把這房子打開。那麼我們就進去吧。

薩斯（顯然不大願意。）今天晚上就動手？

海絲兒 一定得動手，薩斯。我們簡直沒有工夫。我們至少可以把屋子收拾一下，把傢具套子取下。

薩斯 好吧，我到馬房裏去取馬燈。房子裏面有蠟燭。（他陡然轉過身去，向左方，從房子和丁香花之間走下。）

海絲兒 （望着他的背影——不安地。）我簡直摸不透薩斯的古里古怪的舉動。
彼得 別管他。酒和上了年紀的關係。

海絲兒 （搖搖頭——慢慢地。）不，這所房子有些古怪。甚至在將軍的死和她的自殺之前，我就感覺到了。（她渾身一戰。）我仍舊可以看見她，像她在最後那天晚上一樣，坐在那個長凳子上面。她怕極了孤單。不過我以為等維妮和奧林回來以後她會好的。（於是悲哀地。）可憐的奧林！我到死也忘不掉我們在葬禮時所看見到的他的那副神情。我簡直認不得他了，你呢？

彼得 認不出了。他確實是崩潰了。

海絲兒 而他的舉止動作——就像精神恍惚的人！我不相信當維妮催促他到東方去作這次旅行的時候，他知道他是在作什麼，或者到哪裏去之類的事情。

彼得 像那樣的長途旅行是最好的事情，足以幫助他們兩人忘記過去。

海絲兒 （不大相信。）是的。我想是那樣——不過——（她停止，嘆口氣——隨後掛念地。）我奇怪奧林是怎麼樣了。維妮的信，在這方面，並沒有多談到他或者她自己——只

談些旅程。(她看見薩斯從左面後方走近來了，高聲地吹着口哨，手裏提着兩盞馬燈。) 薩斯來了。(她從台階上走上門廊。彼得跟在她後面。她遲疑，站在那裏望着房子——低聲地，幾乎是害怕地。) 薩斯說的對。你一進來你就覺得有種冰涼的東西抓你似的——彼得 胡說！他竟也說動了你！(隨後咯咯一笑。) 聽他吹着口哨壯胆子哩！(薩斯從左邊進來。他遞一盞馬燈給彼得。)

薩斯 這兒，彼得。

海絲兒 那麼，我們進去吧。彼得，你最好到廚房裏去先幫幫我的忙。我們應當升起火來。(他們走了進去。一頓，在這一頓的中間，人們可以聽見彼得在樓下打開百葉窗後面窗戶的聲音。隨後是沉寂。隨後萊維妮亞從左前方的走道上走來，站在那裏，望着房子。我們立時覺出她身上所起的異常的變化。她的身體本來是很瘦的，不會發育完全的，現在已經豐滿起來了。她的動作失去了那種四平八穩的呆板性。現在，在各方面她都酷肖她的媽媽，甚至在衣着上，她穿的是她媽媽所喜愛的綠色衣服。她走到了香花叢跟前，站在那裏注視着房子。)

萊維妮亞 (轉回身，用一種對待小孩子的撫慰的口氣叫道，) 別站在那裏，奧林！你怕什麼？來！

（他從左前方遲疑地慢慢地走了進來。現在他的舉止僵直，像一個軍人。他的動作和態度有着他父親所特有的那種雕像的性質。現在他除了他的小髭之外，還蓄了一部剪得很短的鬍鬚，這使得他更像一位法官。孟家的那種面具式的面孔比以前更為醒目。他變得非常之瘦，他的黑色衣服空落落的。他的憔悴的黑黃的面孔帶着一種漠然的毫無生氣的表情。）

萊維妮亞（不安地矚視他——用一種撫慰的母性的口吻來掩飾她的疑懼。）你要勇敢！這是一種考驗！你得正面迎上去。（他沒有回答，於是她焦急地。）現在我們回來了——你覺得你能——？

奧林（抑鬱地。）跟你在一起——我會好的。

萊維妮亞（拉住他的手，鼓勵地拍打着。）我所希望的——就是能聽見說出這種話來。（轉身對着房子）瞧，我從坐起室的百葉窗縫子裏看見了燈光。那一定是彼得和海絲兒。（隨後她看見他的眼光仍舊躲避着房子。）你爲什麼不看看房子。你害怕嗎？（隨後厲聲地命令着。）奧林！我要你現在看着！聽見了沒有。

奧林（陰鬱地服從着。）是的，維妮。（他扭轉頭，注視着房子，渾身一戰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萊維妮亞（眼睛釘在他的臉上——好像她要把她的毅力注入他的體內。）你沒有看見什麼鬼吧，是不是？告訴我！

奧林（服從地。）沒有。

萊維妮亞 因為根本就沒有！告訴我，你知道那裏沒有鬼，奧林！

奧林（服從地，）沒有。

萊維妮亞（不安地考察着他的面孔——於是顯然滿足了。）來，我們進去。我們會找到海絲兒和彼得，嚇他們——

（他拉住他的手臂，引他走向台階。他走得像一個機械人。當他們走到他最後一次看見他媽媽坐在那裏哭泣的地方，（「獵」的第五幕。）他渾身一戰，停住脚步。）

奧林（喃喃地——手指道。）就是在這裏——她——我最後一次看見她——

萊維妮亞（很快地，命令式地催促他向前。）那是過去的事了，而且已經完結了！死的人已經忘記了我們！我們也忘掉了他們！來吧！（他木然地服從着。她扶着他走上台階，走進屋去。）

（幕）

第一幕（第二場）

和「獵」中的第二幕一樣——孟南家的坐起室。彼得點起了壁爐台上的兩根蠟燭，把提燈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在斑斕的燈光中，屋子裏滿是黑影。屋裏有一種封閉了很久的死氣沈沈的景象，而帶着套子的傢具更有一種鬼氣。在閃爍的燭光中孟南家的各肖像的眼睛，帶着陰森的，令人討厭的眼光，直瞪着。

萊維妮亞出現於後方的門口。在這間點了燈的屋子裏，她身上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初看去，你會把她錯認為「歸家」第一幕中的克利斯丁。她好像是一個成熟了的女人，對於她女性的嫵媚頗有自信。她的淡黃色的頭髮的樣式和她母親從前的一樣。她的青色衣服和「歸家」第一幕中她母親的衣服完全相同。她緩緩地走向前來。現在她的體態具有她母親所有的女性的輕盈。她眼光接觸到畫像中諸位孟南的眼光，而她也就像被迫似的走上前去一直走到火爐面前，站在畫像的下方。她突然用一種粗魯而恨恨的聲音對他們說話。

萊維妮亞 你們爲什麼像那樣看我？我已經在你們的協助之下盡了我的責任。事情完了就該忘掉！（她避開他們的眼光，轉過身去，注意到奧林並沒有隨她進屋，立刻害怕和不安

起來，急忙走到門口，叫道：）奧林！

奧林（他的聲音從黑暗大廳裏傳來。）我在這裏。

萊維妮亞 你在那兒幹什麼？到這裏來！（奧林出現於門口。他的臉帶着一種迷茫的表情，他的眼睛中有一種瘋狂的，受了打擊的神色。他趕忙跑到她身邊，好像在尋找保護似的。她大喊，害怕地：）奧林！怎麼回事！

奧林（不可思議地。）我剛纔在書房裏。我相信她一定會在那裏等我——（痛苦地。）可是她不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她。却只有他們——（他指着肖像。）隨處都是他們！可是她却永遠不在了。現在她永遠不會饒恕我了。

萊維妮亞（粗聲地。）奧林！你安靜點好不好！

奧林（不理她——突然轉變為激昂的憎憤。）得了，讓她去吧！她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再是她的兒子！我是爸爸的兒子。我是一個孟南家的人！他們會歡迎我回來的！

萊維妮亞（怒氣勃勃地命令着。）別胡說了，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奧林（她的語調使他一驚而恢復了注意力——悲慘地困惑的）我——我並不會——別生氣，維妮！

萊維妮亞（現在安慰着他。）我並沒生氣，親愛的——不過千萬把握住你自己，勇敢一

點。(領他到沙發跟前。)這裏，來，讓我們暫且坐下。(他們坐下。她用一隻手臂攬着他，認真地。)你不知道當你作着那麼奇怪的舉動的時候，我是多麼害怕？你不是故意要使我難過吧？

奧林 (深深地感動了。)天老爺知道我沒有那種意思，維妮！我在這個世界上祇有你一個人了。(他拿起她的手，恭敬地吻着。)

萊維妮亞 (慰藉地。)這才是一個好孩子。(隨後用一種高興的實事求是的口吻。)海絲兒和彼得一定在廚房裏哩。又看見了海絲兒，你不覺得高興嗎？

奧林 (這時又沮喪了。)回家的路上，你老是談到他們。爲什麼呢？現在，他們跟我們有什麼相干？

萊維妮亞 大有關係。我們最需要的是回到單純的正常的情形中來，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他們的友情和愛對於幫助我們忘記過去，比什麼東西都要緊。

奧林 (突然暴躁起來。)忘記！我以爲你早就忘記了——你好像從來就不會記住過！(隨即帶着毫不含混的痛心的口吻。)愛！我或者你有什麼資格去談愛？

萊維妮亞 (不服地。)什麼資格都有！

奧林 媽媽也有那種想法——(隨即對她投去一種奇異的，搜索的眼光。)維妮，你不知道

你變得那麼像媽媽。我不僅指你變得那麼美麗——

萊維妮亞（帶着一種奇異的羞怯的熱望。）你當真以為我和媽媽同樣美麗嗎，奧林？

奧林（就如他的話不會被她打斷似的。）我並且是指你的靈魂說的。自從我們航海東去以來，我就一直在觀察着。你的靈魂越變越像媽媽的了——就好像你是在偷她的——就好像她的死使你得到了解放——變成了她！

萊維妮亞（不安地。）好啦，現在請你別又開始胡說白道吧！

奧林（陰森地。）你不再相信靈魂麼？我以為等我們在這所房子裏住了一些時候，你又會相信的！死去的吾南們會改變你的。（轉身對着肖像，諷刺地。）問問他們我說的對不對？

萊維妮亞（嚴厲地。）奧林！你犯了什麼毛病？自從我們離開海島之後，你從沒發過一次癡。你向我發誓你不再發癡的，否則我就不同意來家了。

奧林（帶着一種奇異的刻毒的神氣。）我必須使你離開海島。那是我作弟弟的責任！如果你在那裏再呆下去——（他不大愉快地咯咯地笑將起來。）

萊維妮亞（帶着一絲困惑。）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我到那裏去只是爲了你的緣故。

奧林（又咯咯地笑起來。）是的——不過後來——

萊維妮亞（嚴厲地。）你答應過我的，你不再說些瘋話。（他溫順地平心降氣了。她繼續

說下去，譴責地。）記住我爲你所受的一切痛苦。離家之後，有好幾個月你都不知道你在幹什麼。我老在担心怕你說出什麼來。隨便把世界上的什麼東西給我，我也不願再受那種罪了。並且你得記住這次回家是你的意思。你告訴我如果你能來家，面對着那些死鬼，你知道你能够永遠擺脫掉過去的犯罪的感覺的。

奧林（陰慘地。）我曉得，維妮。

萊維妮亞 我相信你的話，你好像對於你自己非常有自信。可是現在你的行動突然又變得古怪起來。你使我害怕。現在我們到了家裏，一切都得看你怎樣開始生活。（於是嚴厲地命令着。）聽着，奧林！我要你現在正視着這裏的所有死人們重新開始生活！（他轉過身去，從這時起他的眼光一直釘住她的眼睛。她嚴厲地問道。）誰暗害了爸爸？

奧林（囁嚅地。）卜蘭特幹的——爲了報復，因爲——

萊維妮亞（更嚴厲地。）誰暗害了爸爸？回答我！

奧林 媽媽受了他的蠱惑——

萊維妮亞 那是謊話！他是受了她的蠱惑。事情的真相你是知道的！

奧林 是的。

萊維妮亞 她是一個淫婦並且是一個兇手，不是嗎？

奧林 是的。

萊維妮亞 如果我們依法履行我們的責任，她就應該被吊死，是不是？

奧林 是的。

萊維妮亞 可是我們保護了她，她是可以活下去的，是不是？可是她選擇自殺來作爲她的罪惡的懲罰——她自願自殺的！那是報應！你跟她的自殺沒有一點關係！現在你明白了沒有？（在他渾身哆嗦遲疑不決的時候，她猛力抓住他的臂膀。）告訴我！

奧林 （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是的。

萊維妮亞 你覺得你對她的死負有責任，那只是你的病態的幻想！現在你沒有這種感覺了吧！將來你也不會再有那種感覺的。

奧林 是的。

萊維妮亞 （感激地——並且無力地，因爲用力給他打氣反而把她自己累着了。）好啦！你瞧！只要你立志去做，你就能作得到！（她吻他。他頹然地把頭靠在她的胸脯上，無力地啜泣着。她安慰着他。）好了！別哭！你應該覺得驕傲。你已經證明了從現在起你可以嘲笑那些死人了。（隨後爲了轉移他的注意，輕快地。）來。幫我取下這些傢具套子。我們還是作點有用的事才好。

（她開始工作。他幫她作了一會兒。隨後他走到一扇窗戶前面，推開百葉窗，站在那裏朝外面瞅着。彼得從後方走進門來。一看見萊維妮亞他停住了，一驚，霎那間以爲她是克利斯丁的鬼魂哩，於是發出一聲驚懼的叫聲。同時她也看見了他。她帶着一種奇異的熱情的沮頹瞪着他。她輕輕地打着招呼。）

萊維妮亞 彼得！（她走向他去，微笑着就如同她媽媽微笑的一樣。）你不認得我了嗎，彼得？

彼得 （喃喃地。）維妮！我——我以爲你是——！我認不出你來了！你變得那麼像你的——（尷尬地打住他自己的話頭。）我是說你變得那麼——並且我們不是找你來的——（他不由自主地拿起她的手來，呆呆地瞅着她。）

萊維妮亞 我曉得。我們原打算今天晚上住在紐約，不過後來我們決定還是直接回家的好。（於是用一種微笑的感謝的溫婉態度去籠絡他。）彼得，讓我看看你。你並沒有改變，不是嗎？對了，你還是老樣子，謝天謝地！回家的一路上我老在想着你並且奇怪着——我真怕你會改變了。

彼得 （鼓起他的勇氣——脫口而出。）你——你應該知道，我對你從來就不會改變過！（隨後吃驚於他自己的冒失，趕緊掉過頭去。）

萊維妮亞（挑逗地。）可是你還不會說你高興見到我哩！

彼得（已經轉過身來，正在入迷地瞪着她。一陣洶湧的愛和慾的浪潮克服了他的胆怯於是
他忽然說出。）我——你知道我多麼——！（於是他又困惑地掉轉身去，用一陣喋喋不休
的談話來作掩飾。）哎呀，維妮，你應該早就給我們一個預告。我們祇不過剛剛開始把這
個地方收拾起來。我和海絲兒正在廚房裏升火咧——

萊維妮亞（輕笑。）是的。你還是那個老彼得！你仍舊怕我。不過現在你可別怕我了。我
知道我以往是一個嚇人的呆瓜，可是——

彼得 誰說的？你纔不是哩！（於是熱心地。）哎呀，你是這麼漂亮——健康。你的這次旅
行對你確有好處！（又一次注視着她，飽餐着她的秀色。）看見你穿花衣服，我簡直不敢
相信我的眼睛。你向來慣於穿黑的。

萊維妮亞（帶着一種奇異的微笑。）那些時我並不是個活人。

彼得 你應該常穿花衣裳。

萊維妮亞（極爲高興。）你認爲是那樣嗎？

彼得 是的。花衣服的確合適。我——（於是，爲難了，他轉變了話題。）奧林到哪裏去
了。

萊維妮亞（轉身環顧。）哎，他剛纔正在這裏咧。（她看見他站在窗前。）奧林，你在那裏作什麼來着？彼得來啦。（奧林把他推開的百葉窗闔上，從窗戶跟前轉過身來。他走向前去，別有會心地直着眼睛，就好像他沒注意到他們在面前似的。萊維妮亞不安地注視着他同時嚴厲地說。）你看見彼得沒有？你爲什麼不和他說話？你不能那麼沒有禮貌。

彼得（好脾氣地。）莫責備他。哈囉，奧林，非常高興見你回來。（他們握手。彼得看見奧林的病容時，極力掩飾他的痛苦的驚訝。）

奧林（驚覺，勉強作出一個微笑，極力想對彼得表示出往常的友善的態度。）哈囉，彼得。你知道，不說什麼客氣話我是很高興看到你的。維妮還是那個老嘮叨鬼——你記得——老想教訓我注重禮貌！

彼得（我當然記得！不過我說，她可不是變了麼？我都不認得他了，她變得那麼胖！我正在跟她說哩，她穿上花的衣服是多麼合適。你說是不是？

奧林（突然帶一種奇異的挖苦的口吻。）你沒有問她爲什麼偷偷換上媽媽所喜愛的色調嗎？我想不明白——然而——我也不相信她自己知道。不過一旦我有所發現時，我敢說它會證明一個奇怪的原因！

萊維妮亞（作個手勢，警告彼得不要重視他的話——強作微笑。）莫理他，彼得。

奧林（他的語調變得滑頭，造作而諷嘲。）她還變得浪漫了呢！想想看吧！是受了「深藍色的海」——和海島的影響，是不是，維妮？

彼得（驚訝。）你們在海島上停留過麼？

奧林 是的。因為我們乘的是一艘自家的船，我們乘機要求船長在歸途上在那裏靠了一下。我們住了一個月。（帶着憎恨。）可是那些島倒變成了維妮的島，反而不是我的了。那些島只使我惡心——而那些裸體的女人更使我討厭。我想，我畢竟是太像一個孟南家的人，以致難以變成化外之人。可是你總沒有看見維妮跟那些人們——！

萊維妮亞（氣憤地，可是有點情虛。）你怎麼可以——！

奧林（譏諷地。）他們又漂亮又浪漫，是不是，維妮——肚子上圍着彩色的布條，耳朵上綴着花！哦，初上來，他們的跳舞有點使她吃驚，可是後來她愛島上的人們了。如過我們再住一個月下去，我知道，我會發現她在某一個月夜裏的棕櫚樹下跳着舞——和其他的一樣，脫得光條條的！

萊維妮亞 奧林！別討厭了！

奧林（手指着肖像，嘲笑地。）想想看，那些死去的篤信上帝的孟南們看見那種景像作何感想！

萊維妮亞（對彼得焦急地一瞥。）你怎麼可以捏造這種無聊的謊言呢？

奧林（惡毒地咯咯一笑。）哦，我可並不像我外表上那麼瞎眼啊！你還記得亞瓦漢尼麼？

萊維妮亞（憤怒地。）別說傻話了吧！（他又溫順地不作聲了。她勉強作了一個微笑同時帶着一種母性的口吻。）你知道，你是個淘氣的孩子嗎？彼得會作何感想呢？當然他知道你只是在打趣我——可是你不能像那麼亂說下去呀。那是不好的。（於是突然改變話題）你爲什麼不去找海絲兒呢。來，給我瞧瞧。我希望她在你顯得最漂亮的時候看見你。（就像一個母親對待孩子那樣的，她整理着他的衣飾，拉下他的外衣，把他的襯衫和領結調整了一下。奧林像木頭一樣，筆直地作立正姿勢站在那裏。這姿勢使她感到煩惱。）別站得像一根槍桿樣！只要你把那難看的鬍子剃掉，撇開你那像錫兵一樣的舉止動作，你漂亮得很哩！

奧林（帶着一種狡獪的神氣。）不怎麼十分像爸爸吧？倒更像一個浪漫的快船的船長，是不是？（在她吃驚地瞪視之下，他作了一個難看的諷嘲的微笑。）別那麼害怕，維妮！

萊維妮亞（向彼得投了一道疑懼的眼光——懇求同時又在警告）噓！你不許亂說，記住！（最後拍他一下。）好啦！現在跑去找海絲兒去吧。

奧林（疑心地望望她又望望彼得。）你們似乎急於想把我支吾開。

（他轉身，神色慚沮地大踏步離開屋子。萊維妮亞轉向彼得。由於奧林的行動而引起的緊張，在她身上發生了反應。她好像突然變得無力而又害怕起來。）

彼得（驚訝。）他是怎麼回事？

萊維妮亞（語音緊張地。）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戰爭給他的影響——加上爸爸的死——

再加上媽媽的自殺。

彼得（用手摸着她的腰，衝動地——慰藉地。）就會好的！不要擔心，維妮！

萊維妮亞（偎着他，感激地。）謝謝你，彼得。你是那麼好。（於是注視着他的眼睛。）

彼得，你還愛我嗎？

彼得 你還用得問那個嗎？（他笨拙地緊緊地摟着她——於是喃喃地。）可是你現在認為你

——還可以——你能愛我嗎？

萊維妮亞 是的。

彼得 你果真是那個意思嗎？

萊維妮亞 是的。當真地！我想你想得那麼厲害！許多事物——船和海——一切誠實而純潔

的事物——都老使我想起你來。島上的土人們也使我想起你來。他們是那麼單純和美好

——（於是趕忙地。）你可別把奧林說的關於海島的話放在心上。他變成了一個地道的孟

南家的人了。

彼得（驚奇。）可是，維妮——！

萊維妮亞 哦，我知道，我說的那種話，你聽起來一定覺得滑稽。但是你得記住，我只是半個孟南家的人。（她挑戰地望着肖像。）而且我已經爲他們盡了我的責任！他們總不能說我沒有吧！

彼得（覺得神祕莫測但却快樂。）哎呀，你確實改變了！可是我非常高興！

萊維妮亞 奧林不斷地打趣我，說我和他所說的那個土人調情，只不過因爲他常對我笑，我也對他回笑罷了。

彼得（打趣地。）現在我也開始忌妬起來了。

萊維妮亞 你可別忌妬。他使我想起你來。他使我夢想和你結婚——夢想一切。

彼得 噢，那麼，我就收回我的忌妬！我還得向他致謝哩！（他擁抱她。）

萊維妮亞（作夢似的。）我愛那些海島。它們完成了我的解放。那裏有着某種神祕的，美麗的東西——一種良好的精神——愛的精神——是從陸地和海裏發出來的。它使忘掉死亡。那裏沒有來世。那裏只有現世——月光下面的溫暖土地——可可樹叢裏的貿易風——礁石上的波濤——夜晚的燈火以及打動心弦的鼓聲——裸體的天真活潑的土人們跳着舞——

一點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罪惡！（她好像害怕似的突然打住。）可是我說到那裏去了呀！我囉哩囉嗦得就像一個話匣子似的。你一定覺得我變得十分輕浮了罷！

彼得（咯咯一笑。）哎呀，那裏！我很高興你變成那樣！你向來從不多說一句不必要的廢話的！

萊維妮亞（突然間對他發生了滿腔的恩愛，任情地用雙臂抱着他。）噢，彼得，把我抱緊一點！我想體驗愛情！愛情是太美了！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愛！我是個傻子！（她熱情地吻着他。他也吻她，激動，同時對她的大胆又有一點驚懼。她渴望地說下去。）我們就結婚，躲開人們和他們的惡意的話語，住到鄉下去，好不好？我們給我們自己在陸地上創造一個島，我們會生育子女，愛護他們，教育他們去熱愛生活，那麼他們就永不會受到憎恨和死亡的支配！（她突然一驚——低聲地好像自言自語似的。）可是我把奧林忘掉了！

彼得 奧林跟我們的結婚有什麼相干？

萊維妮亞 我不能把他撇下——除非他的病好了。我害怕——

彼得^作 讓他跟我們住在一起。

萊維妮亞（突然緊張起來。）不成！我要撇開過去！（對他迅速地瞥視一下之後——帶着一種推心置腹的口氣。）我想把奧林的毛病告訴你——那麼你和海絲兒就能幫助我了。關

於媽媽的自殺，他覺得他自己也有罪過。你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和媽媽吵了架的。他忌妬，發瘋，說了許多後來他又懊悔的話，這件事情傷了他的腦筋，結果他認為媽媽的死是他的過失了。

彼得 那是發瘋嘛！

萊維妮亞 就是說呀，彼得，可是當他一發起神經來，你簡直毫無他的辦法。哦，我並不是說他老是像今天晚上那個樣兒。平常他倒不顯得怎麼特別，只不過沈靜而又憂鬱——憂鬱得使我一看見就心痛——就好像一個小孩子受了委屈似的。請你把我告訴你的話告訴海絲兒，讓她原諒他可能說出來的瘋話。

彼得 我會警告她的。現在你莫再爲他担心了。我們會設法使他復原的。

萊維妮亞 （感激他的純善，熱愛地。）上帝保佑你，彼得！

（她吻他。正在吻的時候，海絲兒和奧林出現在後方的門口。海絲兒有點吃驚，隨即快樂地微笑着。奧林就好像被打似的，吓得一跳。他鼓着眼睛，帶着忌妬的憤怒，望着他們，同時捏緊拳頭，就好像要去打他們似的。）

海絲兒 （打趣地一笑。）我恐怕我們妨礙了他們，奧林。（彼得和維妮慌張地各自跳開。）

奧林（威脅地。）原來是如此啊！天啊——！

萊維妮亞（恐懼，但故作嚴厲。）奧林！

奧林（他馬上地挺起身來——迷惑地，強作一個病態的微笑。）莫那麼嚴肅——你這個無事忙！我只不過是想吓唬你——開你一個玩笑罷了！（轉身朝着彼得，伸出他的手，他的笑容變得怪像。）我想我應該道賀了罷。我——我很高興。

（彼得尷尬地拉着他的手。海絲兒走到萊維妮亞身邊去恭賀她，她的臉滿佈着一種不安的迷惑。萊維妮亞瞪着奧林，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

（幕）

第一幕

佈景 和「獵」中的第三幕一樣——艾斯拉孟南的書房——一個月後的一個傍晚。窗戶上的百葉窗是關上的。壁爐台上的蠟燭照明了穿着法官服裝的艾斯拉孟南的肖像。奧林正坐在桌子左邊他父親的椅子上，就着台燈的光，在寫東西。一小堆草稿堆在他的右手邊。他聚精會神的工作。一個月來，他變得蒼老了。他現在看來幾乎和畫像中的他父親的年齡一樣大小。他穿着黑色衣服，父子間的相似處是極其神祕的。當他放下筆，重念一遍他寫完的一段時，嘴上起了一個陰森的滿足的微笑。隨後他放下那張稿子，靠在椅背上，仰頭注視着肖像。

奧林（向肖像，諷刺地。）實話，全部的實話而且只許說實話！爸，那就是你所要求的嗎？你當真要求全部的真實嗎？如果全部的真實讓人家知道了，隣居們會說些什麼話呢？（他陰森地咯咯一笑。）這對你真是一個難以決定的問題，法官大人！（門上有一記敲門聲。他趕忙抓起稿子，放在桌子的抽屜裏。）誰呀？

萊維妮亞 是我。

奧林（趕忙鎖起抽屜，把鑰匙放在衣袋裏。）你要作什麼？

萊維妮亞（嚴厲地。）請開開門！

奧林 好，就來。

（他急忙把桌子收拾一下，從書架上胡亂抓了一本書，打開放桌子上，好像他正在看書似的。隨後他用鑰匙打開門，當萊維妮亞進來的時候，他又回到椅子跟前。萊維妮亞穿了一件絲色的天鵝絨的長衣，和「歸家」裏第三幕中的克利斯丁所穿的那一件相像。很明顯地，他正把恐懼和焦急之感掩藏在沈靜的表面之下。）

萊維妮亞（疑心地矚視他，但勉強作出一副隨隨便便的神氣。）你爲什麼把你自己鎖在屋子裏？（她走到桌子跟前。）你在幹什麼哩？

奧林 看書。

萊維妮亞（拿起書來。）爸爸的法學書？

奧林（譏諷地。）爲什麼不能呢？我正想研究法律。如果你還記得，他是希望我研究法律的。

萊維妮亞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話嗎，奧林？你到底在作什麼？

奧林 你真奇怪？

萊維妮亞（強作微笑。）天吶，我怎麼會不奇怪呢？近來你的舉動那麼可笑，你把你自己鎖在屋子裏，關上百葉窗，甚至在白天裏還點着燈。這種天氣，呆在這間窒悶的屋子裏，對於你的身體是不好的。你應該到外面的新鮮空氣裏去。

奧林（粗聲地）我恨白天。白天就像一隻讀資人的眼睛！我們已經跟白天斷絕了關係——正常的人們才在白天裏生活——或者不如說白天已經跟我們斷絕了關係。永遠的夜——生活中的死的黑暗，那才是罪人的適當的住所！你以為你可以逃得脫，可是我才不那麼傻！

萊維妮亞 現在你又傻起來了！

奧林 而且我覺得人工的光更適合我的工作——人的光，不是上帝的光——人爲了瞭解他本身，爲了單獨生存在黑暗中而作的微弱的努力！那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個象徵——燃在一間鬼影幢幢的屋子裏的一盞燈！

萊維妮亞（嚴厲地。）你的工作？什麼工作？

奧林（諷刺地。）就是像你所看見的，研究罪與罰的法規。

萊維妮亞（又強作微笑，並且轉過身去。）好罷，你不願告訴我，那就算了。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就繼續神祕下去。（聲音緊張地。）這裏這麼狹隘！簡直悶氣！這對於你的身體是有妨礙的！（她走到窗戶跟前，打開百葉窗向外望去。）今天晚上黑得像漆一樣。連一

顆星都沒有。

奧林（陰沈地。）黑暗，連一顆給我們指路的星都沒有！維妮，我們到哪裏去呢？（隨後諷刺地咯咯一笑。）噢，我知道你認爲你知道往哪裏去，但是，記住，岔錯可多着哩！

萊維妮亞（她的聲音粗厲，好像她的意志就要折斷似的。）安靜一點！你就不能想想別的了麼？（於是控制着自己，走到他身邊——溫柔地。）原諒我。今天晚上我非常煩燥。我想是因爲天氣太熱的緣故。而你又不斷地沈思着過去，使我擔心。那對於你的健康最有害處。（她拍着他的手臂——慰藉地。）親愛的，那就是我正在思想的一切。

奧林 多謝你對我的健康的關切！不過我恐怕你又落空了！碰巧我覺得我的身體很好！

萊維妮亞（繞着他走——困惑地。）你怎麼可以暗懷着這種可怕的——！（又一次極力控制着自己，勉作微笑。）你只不過想使我生氣——我才不上你的當哩。我很高興與你覺得你的身體比以前好了一些。按說，你今天晚上吃了一頓好晚飯。我們和海絲兒一塊作的長時間的散步對你也有好處。

奧林（陰沈地。）是的。（他頹然跌坐在桌子左邊的椅子上。）你爲什麼從不讓我和她單獨在一起，待上一兩分鐘。你是贊成我向她求婚的——現在我們訂婚了，你却老不放鬆我們！（苦笑一下。）原因我是很清楚的。你怕我漏出什麼話來。

萊維妮亞（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疲乏地。）你能怪我麼？你的舉動那麼怪里怪氣的。

奧林（清醒地。）我不怪你，我自己都害怕和她單獨在一起待得太久！我害怕我自己。我沒有資格和她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裏面。可是她的純潔又那麼吸引我！她對我的愛竟使我覺得自己還不太卑鄙！（粗聲地一笑。）但同時却更卑鄙到千萬倍，所以苦惱就在這裏！你要希望藉着海絲兒來把我撇開，我恐怕是辦不到的。她正是另一座失掉了的海島！我警告你，放聰明些，不要讓海絲兒接近我。因為當我從她的眼睛裏，看出她對一個兇手所表示的愛情的時候，我的罪過就像要嘔吐的毒藥似的，湧到喉嚨裏來，我就想把吐出來——招認出來！

萊維妮亞（低聲地。）是的，我担心害怕的正是那個——就是在現在已經事過境遷的時候——連一點疑竇都不存在的時候——你一發起神經來，就會在什麼人面前說出點什麼話來——

奧林（粗聲地。）難道你希望逃避掉最後的審判麼？不會的！招認出來並且接受法律的充分的裁判！那是從我們的靈魂上洗刷掉我們的血腥的罪行的唯一辦法！

萊維妮亞（困惑地。）噓！你住嘴好不好！

奧林 問問我們的爸爸，法官，是不是那樣！他知道的！他一直在囑咐着我哩！

萊維妮亞 噢，天吶！說過來又說過去！難道你永遠丟不掉你的愚蠢的良心的譴責麼！你沒看見你是在怎樣折磨我嗎？你倒成了我的良心的譴責了！（她的忌妒本能地熾燃起來。）你怎麼還會那麼愛那個壞女人——你知道她一心所盼望的是毫不置意地離開你，去嫁給那個——

奧林（帶着猛烈的譴責。）是的！正像你現在所計劃的要離開我去嫁給彼得的一樣！但是，我憑上帝發誓，你不會達到目的的！要是你知道我在寫的是什麼，你會立時停止你的把戲的！

萊維妮亞（緊張地。）你寫的是什麼？

奧林（他的怒氣轉變為惡意的滿足。）啊！你害怕了是不是？那麼，你還是害怕的好！

萊維妮亞 告訴我你寫的是什麼！

奧林 不干你的事。

萊維妮亞 我一定要知道！

奧林 好吧，實際上我已經寫完了——我想我還是告訴你的好。作為孟南家的最後的一個男人——唉，這點得感謝上帝了——在他的迫切懇求之下——（他向肖像諷嘲地擺擺手。）

我在寫一本家史！（他朝肖像瞟一下，惡意地咯咯一笑，於是找補說。）但是我並不想表

示他贊成我寫下的一切——他連看都沒看過！

萊維妮亞（想保持鎮靜——緊張地。）你說的是什麼樣的歷史？

奧林 記載全部家庭罪惡的真實的歷史，從爺爺艾比的講起——全部的罪惡，連我們的都在內，你明白嗎？

萊維妮亞（變色。）你是說你當真寫下——

奧林 是的！我想把我們生活背面的兇命的根源從孟南家的歷史中隱秘的地方找出來！我想，如果我能够很清楚地看見它在過去的情形，那麼維妮，我也或許可以預測到我們未來的命運，——不過現在我還不敢預言——雖然我能猜出——（他發出一聲惡笑。）

萊維妮亞 奧林！

奧林 關於你的事情我寫得最多！我覺得你是我們當中最有趣味的罪犯！

萊維妮亞 你怎麼能對我說出這種可怕的話來，我會爲你——

奧林（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頑強地。）過去孟南一家的許多奇怪的隱秘的特點都結合在你一個人的身上！舉一個例，你還記得我們乘船到福里斯科去船上的大副威爾金斯麼？噢，我知道你以爲我悲傷得不省人事了——可是我並沒有瞎眼！我看出你是多麼想獲得他！

萊維妮亞（氣憤地，可是帶有一絲犯罪的驚慌。）我從來沒有想到過他！在我看來，他不過是一個船員而已！

奧林（諷刺地。）亞當姆卜蘭特也是一個船員，是不是？威爾金斯使你想起卜蘭特——萊維妮亞 那裏的話！

奧林 你在福里斯科突然丟掉孝服，買了些像媽媽穿的那種顏色的新衣服，就是那個原因！萊維妮亞（憤怒地。）莫談她吧！照你說的，你以為我就沒有我自己的生活麼！

奧林 你要得到威爾金斯就如同你要得卜蘭特一樣！

萊維妮亞 那是胡說白道！

奧林 你才在胡說白道咧！我知道得很清楚，你藉口說媽媽的橫死是一種報應，在你那一切藉口的背後的是你的忌妬！她曾經警告過我，現在我看清楚了！你自己要想得到卜蘭特！

萊維妮亞（猛烈地。）那是胡說！我恨他！

奧林 是的，在你知道她是她的情人之後，你才恨他的！（他帶着一種惡意的諷刺咯咯地笑着。）不過我們姑且不談那個——我知道你自己絕不會承認的！——我們來談談我所寫的關於你在我那失去的海島上的冒險故事。或者可以說，亞當姆卜蘭特的海島上的冒險故事！如果你還記得的話，他也到過那裏！也許他跟當地的女人還同居過！他就是那種人！

當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你想過那個沒有？

萊維妮亞（窒息地。）住嘴！我——我警告你——我忍受不下去！

奧林（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仍舊帶着惡意的諷刺口吻。）對於你，海島簡直就是一所天堂，對不對？所有那些漂亮的男人們都注視着你和你的奇異的美麗的頭髮！就是在那個時候，你才變得美麗的——變得和媽媽一樣！你知道他們全都想你，是不是！於是你心裏充滿了驕傲！特別是阿瓦漢尼！你看着他的眼光透過你的衣服，瞅着你的肉體！而且你想得到他！

萊維妮亞 沒有的事！

奧林 不要撒謊！（他帶着猛烈的忌妬譴責她。）我生病你去看他們的無恥的跳舞的那天晚上，你跟他作什麼來着？你們中間出了點什麼事兒！當你回來，跟他一同站在我們茅屋前面的時候，我看見了你的面色！

萊維妮亞（安靜地——現在帶着單純的尊嚴。）晚上告別的時候，爲了表示感激，我吻了他一下，沒有別的了！他是天真而善良的人。他使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關於愛情的一切都是可能是甜蜜而自然的。

奧林 那麼你吻過他，是不是？沒有別的了麼？

萊維妮亞（突然又冒火了，帶着一種成心的惡意的諷嘲，使人想起在「歸家」的最後一幕中，在艾斯拉孟南被害之前，激使她發怒的克利斯丁來。）有別的又怎麼樣？我又不是你的財產！我有戀愛的權利！

奧林（他的反應和他爸爸的一樣——他的臉變青了——粗聲地怒叫着，捏着她的頸子。）你——這個婊子！我要殺死你！（於是突然間又軟了，並且變得軟弱而可憐。）不！你是說謊的，是不是？上帝呀，告訴我你是在說謊，維妮！

萊維妮亞（奇怪地戰慄着——訥訥地。）是的——那是說謊的——你怎麼能夠相信我——噢，奧林，我氣不憤才向你說出那話來——不是出於我的本心——有什麼東西突然湧上我的心頭——像個魔鬼似的！

奧林（狂笑，）鬼魂！你剛纔再像媽媽也沒有了！

萊維妮亞（困惑地懇求着。）莫說了！讓我們把剛纔的事忘掉吧！請原諒我！請把那件事忘記吧！

奧林 好吧——如果鬼魂們讓我們忘記的話！（他目不轉睛地對他瞅了一時——於是滿意了。）關於你和阿瓦漢尼的事，我相信你的話。我從來就沒有當真地懷疑過，否則我會殺死他——並且也會殺死你！我希望你知道這一點！（於是偏執地。）不過在心理上你仍覺

得有罪的！

萊維妮亞（冒火地。）不要老是談那個！不要折磨我，否則我——！我警告過你！我再警告你一次！我忍受不下去！我不願忍受！

奧林（帶着兇惡的譏諷——從從容容地。）那麼你爲什麼不害掉我呢？我幫你設計，就像我們設計謀害卜蘭特的一樣，使你不受半點嫌疑！而且我也感激不盡！我討厭我的生活！

萊維妮亞（恐怖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張着嘴。）噢！

奧林（帶着一種從容不迫的瘋狂的固執。）你沒看出我現在處於爸爸的地位，而你就是媽媽麼？那就是我沒敢預先說明的歷史的惡果！我就是束縛你的自由的孟南家的人！難道這不是很明白的——

萊維妮亞（把雙手堵住耳朵。）看在上帝的面，你安靜一點好不好！（她的恐怖突然轉變爲一種猛烈的憤怒——不知不覺地重複着在「歸家」裏第二幕中她激怒她的媽媽時所說的同樣的威脅。）小心點，奧林！你要負責任的，如果——！（她突然打住，被她自己的話嚇住了。）

奧林（帶着一種可怕譏諷。）如果怎麼樣？如果我神祕地發了心臟病死掉了？

萊維妮亞 走開！走開！別老說着那種話！你怎麼那麼可怕呀？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姐姐，我

愛你，我願意犧牲我的生命來換取你的平安麼？

奧林（語調轉爲一種粗聲的恐嚇。）我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正在作着某種陰謀！不過你當心點！我要提防着你！而且我警告你，我不許你丟開我去嫁彼得！我要把我所寫下來的供詞交到一個可靠的人手裏——供人閱讀，如果你想嫁他——或者我死於——

萊維妮亞（瘋狂地抓住他的手臂，猛烈地搖他。）莫存這種念頭！也莫使我存那種念頭！你就像一個魔鬼一樣，折磨我！我不要聽！

（她失去了力氣，斷續地潑泣着。奧林眩然地瞪着她——好像甦醒了一半似的——病狂的神色漸從他的眼睛裏消失，留下遲鈍而滯呆的表情。）

奧林（奇特地，）莫哭。該死的人是不哭的。（他沉重地跌坐在他父親的椅子上，眼睛眯着地板。突然間他又粗聲地說！）你走開好不好？我想單獨在這裏——來完成我的工作。

（萊維妮亞仍舊在潑泣，她的手掩着眼睛盲目地摸索向門口，走了出去，隨手帶上了門。奧林用鑰匙打開桌子抽屜，拿出他的稿子，又提起他的筆來。）

（幕）

第三幕

佈景 和第一幕第二場一樣——起坐室。桌上的燈是點着的，但擰得很小。右面壁龕台上點着兩支蠟燭，閃爍的燭光照在上方艾比孟南的肖像上，及其兩旁牆上的諸位孟南的肖像上。肖像裏那些人們的眼光好像具有一種強烈的痛苦的生活，他們的冷然的凝視，像奧林在「獵」中第二幕裏講到他父親時所說的，「超越了生活，爲了不正當的生存而無視生活。」

時間緊接着前面的一幕。萊維妮亞從後面的大廳裏進來，她是剛從書房走來的。她走到桌子跟前，把燈擰大了點。她是在一種非常緊張的狀態之中。她的嘴角搖動着，她把緊扣着的雙手的手指扭纏起來又放開，那種慢慢絞纏的動作使人想起「獵」中最後一幕的克利斯丁來。

萊維妮亞（痛苦地——開始走來走去，高聲地喃喃自語。）我受不了！他爲什麼老是讓我想着他的死呢？他也許會好一點的如果他——爲什麼他沒有勇氣——？（在一種瘋狂的痛悔中，她的目光下意識地尋找右牆上的諸位孟南的肖像，好像他們便是她的上帝的明顯的

象徵。)噢，上帝，別讓我存着這樣的念頭！你知道我愛奧林！給我指示一個救他的辦法！別讓我儘想着死！再死一個，我可受不了！求求你！求求你！

(從大廳裏傳來一個聲音，她控制自己，假裝正在看桌上的書。薩斯出現在門口。)

薩斯 維妮！

萊維妮亞 怎麼回事，薩斯？

薩斯 那個傻瓜，漢娜又發神經了。她到地下室去，因她說她覺得背後有鬼在爬。你最好來。二她安頓安頓——否則她就要下工了。(於是厭惡地加上一句。)我們解放了他們，那就是我們得到的報酬！

萊維妮亞 (疲乏地。)好吧，我去跟她說去。

(她和薩斯一道出去。一頓。隨後大門口一陣門鈴響。過了一會薩斯順着大廳走回來。他打開大門，人們聽見他和海絲兒和彼得打招呼，當他們走進屋時他也隨後跟進來。)

薩斯 維妮剛去照料什麼事情去了，你們坐下，她就回來。

彼得 好吧，薩斯。

(薩斯又走出去。他們走向前來坐下。彼得看去和往常一樣熱烈而高興，但是海絲兒的臉上却罩上一層神經質的，不安的神色，雖然她的神氣是堅決的。)

彼得 我得就去參加評議會，我抽不掉身。我半點鐘以內回來——也許會更快一點。

海絲兒（突然打了一個冷戰。）我現在恨這所房子。我恨到這裏來。如果不是爲了奧林——他的情形越來越壞了。把他關在這裏，是維妮所得作到的最壞的事情。

彼得 他不願出去。你知道得很清楚，她得強迫他去跟你散步。

海絲兒 她自己也就跟了來！從來不讓他單獨待一會兒，連一秒鐘都不讓！

彼得（露齒一笑。）噢，你就是爲了那個才反對她的麼？

海絲兒（嚴厲地。）不要胡扯，彼得！我只覺得，而且我會當面對她說的，她對奧林有一種壞的影響！我覺得，似乎，有點什麼非常不對勁。他有時使我害怕——至於維妮——我注意過她看你的情形。她變得那麼厲害。她的有些作風好像很大胆。

彼得（站起來。）如果你要那麼說——！你應該覺得害臊，海絲兒！

海絲兒 我才不哩！關於看護他的好壞問題，我有資格說話！而且從今以後我要繼續說的！

我要叫她讓奧林到我們家裏去住一個時期。我問過媽媽，媽媽會高興接待他的。

彼得 喂，我覺得這個主意對於他們兩個都有好處。她也需要離開他休息一下。

海絲兒 維妮却認爲這個主意不好！昨天我跟她提來着，她狠狠地瞪我一眼！（決心地。）

不過不管她說什麼，我要叫他答應明天就搬過去！

彼得（安慰地，拍着她的肩膀。）你現在不要無緣無故地生氣。我幫你勸她放他去。（隨後露齒一笑。）就是只爲我私人的關係吧，我也得盡我的能力幫助你，使得奧林痊愈。要是維妮老被奧林糾纏住，我也不能結婚。

海絲兒（瞪着眼——慢慢地。）你現在真想跟她結婚麼？

彼得 你爲什麼問這種傻問題？我現在真想？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海絲兒（她的聲音顫抖着，她好像是要哭似的。）噢，我不知道，彼得！我不知道！

彼得（同情的同時又憤激的，）你是怎麼回事？

海絲兒（聽見大廳裏有響聲，平心靜氣的——警告地。）噓！

（奧林出現於後方的門口。他矚矚他們，隨即環視一下，看看萊維妮亞在場沒有。他們

倆都跟他打招呼「哈囉，奧林。」）

奧林 哈囉！（於是向他們走來，興奮地低聲說。）維妮到哪裏去了？

海絲兒 薩斯說，她去料理什麼事情去了。

彼得（矚矚他的錶。）喲，我得趕緊去參加那個混賬的評議會。

奧林（興沖沖地。）你要走嗎？

彼得（開玩笑地。）你勿須顯得那麼興沖沖的！那可不禮貌呀！

奧林 我得和海絲兒單獨談談！

彼得 好吧！你不用趕我！

（他露齒一笑，在奧林背上拍了一下，走將出去。奧林用眼睛送着他，直到他聽見彼得帶上大門的聲音。）

奧林 （轉身面對海絲兒——帶着古怪的鬼鬼祟祟的興奮。）聽我說，海絲兒！我要你代我作點事！可是等等！我得去拿——（他衝出去，可以聽出來他穿過大廳，走向書房。海絲兒焦急地望着他的背影。過了一會，他趕忙回來，手裏拿了一個大的封口的信封，他把信封交給海絲兒，屏息地講着話，他的頭亂擺，一面含有戒心地望着門口。）這兒！把這個拿去！快！別讓她看見了！我要你把它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有這個東西！如果我把它放在這裏，它會被偷去的！我知道她！你答應嗎？

海絲兒 可是——是什麼東西呀，奧林？

奧林 我不能告訴你。你也莫問我。而且你得答應不去打開它——除非我出了什麼事。

海絲兒 （給他的語調嚇住了。）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奧林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死了——或者——不過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她想跟彼得結婚——舉行婚禮的頭一天——我希望你叫彼得看看裏邊的東西。

海絲兒 你不想讓她跟彼得結婚麼？

奧林 不！她不應該享受幸福！她必須受到懲罰！（突然拿起她的手——興奮地。）聽我說，海絲兒！你切莫再愛我了。現在我所知道的愛就是爲了罪孽而愛罪孽，生出更多的罪孽來——直到你深深地沉到地獄底層，不能再往下沉了，於是你就安息在那裏！（他粗聲大笑並且轉過身去。）

海絲兒 奧林！莫那麼說！（隨後克服了她的恐怖——決心湮存他撫慰他。）噫！可憐的孩子！到我跟前來。（他走到她跟前。她用一隻手臂攬着他的腰。）聽我說，我知道你有點什麼使你担心的事——我並不想打聽——不過有時我深信，如果你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那會減輕你的精神上的痛苦。奧林，你沒有想到過這一點嗎？

奧林（渴望地。）是的！是的！我想向你的純潔供認一切！我想得到饒恕！（隨後在他就要說出來的時候，他又突然打住——沮喪地。）不。我不能說。別問我。我愛她。

海絲兒 可是，你這個傻孩子，維妮自己已經告訴了彼得並且叫他告訴我。

奧林（瘋狂地瞪着她。）她說些什麼？

海絲兒 她說你的可憐的媽媽——的頭天晚上，你跟她吵架來的，以及你怎樣沈思着那件事，結果你認爲她的死是你的過失了。

奧林（粗聲地。）我明白了！原來防備我當真把話告訴了你——噢，她真狡猾！可是這一次却不够狡猾的！（報復地。）海絲兒，你記住我交給你的東西，並且照我跟你說的去作。（隨後迫切地懇求着。）看在上帝的面上，海絲兒，如果你愛我的話，設法叫我離開這裏——不然的話，就會發生可怕的事情！

海絲兒 那正是我要作的！你明天早上到我家來，跟我們同住。

奧林（痛心地。）難道你以為她會讓我走嗎？

海絲兒 可是你沒有權利去作你所要作的事麼？

奧林（畏首畏尾地。）當她不注意的時候，我可以溜出去——以後你就可以把我藏起來，等她去找我的時候，你就告訴她我不在那裏。

海絲兒（生氣地。）我不願意作那種事！我一向不撒謊。奧林！（於是嘲笑地。）你怎麼那麼怕維妮呀？

奧林（聽見大廳裏的響聲——趕忙地。）噓！她來了！別讓她看見我交給你的東西。立刻回家去把它鎖起來！

（他蹣手蹣腳地走開，好像害怕人家發現他和海絲兒接近似的，他在右邊的沙發上坐下來，採取了一種可疑的隨便的態度。海絲兒顯得很拘謹而死板。萊維妮亞出現於門口，

當她看見只有海絲兒和奧林兩人在場，她吃了一驚。她很快地感到氣氛中的某種事物，當她走進屋時，她的眼光銳利地從這個人的身上轉到那個人的身上。

萊維妮亞（對海絲兒，勉強作出一種隨隨便便的神氣。）對不起我就擱了這麼久。

海絲兒 等等並沒有什麼關係。

萊維妮亞（坐在中央的椅子上。）彼得到哪裏去了？

海絲兒 他一定要去參加一個評議會。他就會回來的。

萊維妮亞（語調中含有不安。）他去了很久了麼？

海絲兒 並不怎麼久。

萊維妮亞（轉身對奧林——嚴厲地。）我以為你在書房裏呢。

奧林（感到她的不安——譏諷地。）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

萊維妮亞 你完成了——？（她目光銳利地瞟着海絲兒——勉強作出一種開玩笑的口吻。）

我說，你們倆顯得有些神祕！你們在作什麼？

海絲兒（想勉強一笑。）怎麼啦，維妮？你怎麼會想到——？

萊維妮亞 你們在隱瞞什麼東西。

（海絲兒嚇了一跳，本能地把拿着信封的那隻手越往背後伸。萊維妮亞注意到這個。奧

林也注意到了，他很不安地替海絲兒解圍。）

奧林 我們並沒有隱瞞什麼。海絲兒邀我到她們家裏去過些時——我就要去的。

海絲兒 （堅決地支持他。）是的。奧林明天就去。

萊維妮亞 （又驚又氣——冷冷地。）多謝你。我知道你的用意非常好。不過他不能去。

海絲兒 （厲聲地。）爲什麼不能去？

萊維妮亞 我不想去討論這個，海絲兒。你應該知道——

海絲兒 （憤怒地。）我不知道！奧林成年了，他高興到哪裏去就能夠到哪裏去！

奧林 讓她隨便說去，海絲兒。從今天起，我要變個方式，佔佔上風了！（萊維妮亞看着他，他的聲音中所含的勝利的滿足使她害怕。）

海絲兒 （急於制勝，並且要集中奧林的注意力。）我以爲你會高興的。那對他是再好也沒有的事。

萊維妮亞 （轉身對她——憤怒地。）我請你不要多管閑事，海絲兒！

海絲兒 （跳起來，盛怒之下，忘記了隱藏信封，這時她把信封公開地拿在手裏。）那是我的事情！我比你更愛奧林！照你所作的來看，我認爲你根本不愛他！

奧林 （一眼便看見信封，對她警告地叫道。）海絲兒！（她瞥見他的眼色，趕忙把她的手

放到背後去。萊維妮亞看見了那個動作，可是暫時沒有覺悟到它的意義。奧林繼續作着警告。○你說過你得趁早回家的。我並不想提醒你，不過——

海絲兒（趕忙地。○）是的，我實在得早點回家。（動身要走，意識到萊維妮亞犯了疑心正在注意着她，想把信封藏起來——對奧林挑戰地。○）我們明天等你過來，並且把你的屋子預備好。（隨後對萊維妮亞——冷冷地。○）你既然那麼侮辱我，維妮，這以後我希望你明白，我們之間再也談不上什麼友誼了。（她尷尬地想從側面走向門口。○）

萊維妮亞（突然置身在她和房門之間，帶着憤怒的譴責。○）你藏在背後的是什麼？（海絲兒自疚地紅着臉，但是拒絕說謊，一句話也不說。萊維妮亞轉身對奧林。○）把你寫的東西交給她了嗎？（在他猶豫的時候——猛烈地。○）回答我！

奧林 那是我的事情！我交給了她又怎麼樣呢？

萊維妮亞 你——你這個叛徒！你這個懦夫！（對海絲兒兇兇地。○）交給我！你聽見了沒有？

海絲兒 維妮！你對我說話竟敢用那種態度！（她想走，可是萊維妮亞正面地擋住她的去路。○）

萊維妮亞 你莫想離開這裏，除非——！（隨即支持不下去，懇求地。○）奧林！想想你作的

是什麼事！告訴她把那個交給我！

奧林 不成！

萊維妮亞（走上前去，用手臂圍着他的腰——奧林掉頭不顧她，她懇求地。）你好好地想一想！你不能這麼做！你是一個孟南家的人！

奧林（粗聲地。）就是因為我是一個孟南家的人！

萊維妮亞 爲了媽媽的原故，你也不能那麼作！你是愛她的。

奧林 她才不管哩！別提起她吧！

萊維妮亞（不顧一切地。）那麼，爲了我的緣故！你知道我愛你！叫海絲兒把那個交出來，我願意作任何事情——任何事情，只要你要我去作！

奧林（眯着她的眼睛，俯下他的頭，他的面孔挨近了她的——帶着極度的癡狂。）你說話算數麼？

萊維妮亞（畏縮——支吾地。）算數。

奧林（勝利地狂笑一聲——突然又把笑聲止住——走向海絲兒。海絲兒一直站在那裏，驚慌的，不明白他們話裏的意思，但是却感到某種不祥之兆，並且非常害怕。奧林的話說得很簡短，他的眼睛釘在萊維妮亞的身上。）給我，海絲兒。

海絲兒（把信封遞給他——聲音顫抖地。）我要回家去了。現在——我想我們明天不等待你了。

奧林 不用了。忘掉我。你愛的那個奧林已經在戰爭中被打死了。（嘴上帶着一個歪扭的微笑。）祇記住那個死去的英雄，可別記住他的腐爛的鬼魂！再會啦！（隨後粗聲地。）請走吧！（海絲兒開始滾泣，盲目地趕快離開屋子。奧林回到萊維妮亞身邊，她還跪在椅子旁邊。他把信封放在她的手裏——粗聲地。）這兒！你明白你的諾言就是說放棄彼得，並且永遠不再見他麼？

萊維妮亞（緊張地。）是的。

奧林 我想你以為事情就那樣完結了，你以為我強迫你作了一個你無意遵守的諾言便滿意了麼？噢，不！我不那麼傻！我要得到保證——（她不回答也不望他。他瞪着她，他的臉上慢慢地現出一種淫邪的歪相。）你說過你會為我作任何事情。那是一個很大的諾言，維妮——任何事情喲！

萊維妮亞（畏縮。）你是什麼意思？除了你所說的一切瘋話之外，你近來胡思亂想些什麼來着？不，我不要去知道！奧林？你為什麼那樣望我？

奧林 自從我們害死媽媽之後，你好像感覺不出來你對我的重要——連你的卑鄙醜態都算

上！

萊維妮亞 奧林！

奧林 現在我帶着滿腔的罪惡——我們所共有的罪惡——愛着你！也許我太愛你了，維妮！

萊維妮亞 你簡直莫名其妙！

奧林 近來有些時候，你好像不是我的姐姐，也不是媽媽，而是有着同樣漂亮頭髮的陌生人——（他愛撫地摸着她的頭髮。她奮力擺開。他狂笑。）也許你是瑪麗亞卜蘭特姆吧？你能說這所房子裏沒有鬼嗎？

萊維妮亞 （恐怖地瞪着他。）上帝呀——！你瘋啦！你不是指——！

奧林 否則我怎麼能相信你不曾離開我呢？到了那個時候——你就永遠不會離開我了。那個時候，你會覺得和我同樣有罪！你就會和我一樣該死！（隨後當他看見她臉上越來越明顯的恐怖的嫌惡之色，他突然生氣了。）你混帳，你沒看見我一定得想法兒找到確定的事實，否則就要發瘋？你不希望我發瘋吧？我會說出很多的話來！我會承認！（好像這句話在他的內心裏引起了什麼，他的語調立時變成爲一種熱烈的懇求。）維妮！看在上帝的面

上，讓我們現在一同去懺悔去，去償付殺害媽媽的責罰，去尋找和平！

萊維妮亞 （又痛苦又動心，低聲而渴望地。）和平！（隨後鼓起她意志力，瘋狂地跳起

來。不！你這個懦夫！沒有什麼要懺悔的！只有公道的裁判！

奧林（轉身，帶着一種瘋狂的諷刺對牆上的肖像說。）你們聽見她的話沒有？你們會發現

萊維妮亞孟南比我更堅強！你們得纏她一輩子！

萊維妮亞（失去控制的力量——現在轉身朝他，在一陣爆發的狂烈的憎恨與憤怒之中。）

我恨你！我但願你死去！你太萬惡了，你不應該活着！你要不是一個懦夫，你會自盡的！

奧林（瑟退，好像受了打擊似的，他臉上痛苦的瘋狂的神色變成一種受了打擊的，恐怖的

表情。）維妮！

萊維妮亞 我說的是真心話！我說的是真心話！（支持不下去，歇斯底里地哭泣着。）

奧林（低聲，可憐地懇求地。）維妮！（他帶着一種茫然的，負傷的表情又注視她一會

——於是他的眼睛中又恢復了着了迷的粗野的神色——帶着粗野的諷刺。）又是一樁公道的裁判，呃？你想逼我自殺就像我逼媽媽似的！以眼還眼，是不是？可是——（他突然打住，瞪目直視，好像這個念頭突然抓住了他的苦痛的想像，他說話時好像受了催眠似的。）是的！那就是公道——現在你是媽媽！她附在你身上跟我說話！（順着這條思路，他越來越迷茫了。）是的！那就是走向和平的途徑——去再找到她——找到我的失去的海島——死亡也就是和平的海島——媽媽會在那裏等候我的——（這時帶着激動的焦急，對死者

說。媽！你知道那時我作什麼嗎？我要跪下來要求你饒恕——並且說——（他的嘴顫抖着，好像他在嘔吐毒藥似的。）我要說，我很高興你找到了愛情，媽！我祝你們幸福——你和亞當姆！（他大笑。）你聽見了我的話！你現在就在這屋裏！你在喚我！你在等着帶我回家！（他轉身大踏步走向門口。）

萊維妮亞（在他說後半段話時，她抬起頭，帶着恐怖一直在瞪着他——她恨悔交集地趕上他，張臂抱着他。）別，奧林！別！

奧林（推開她——帶着一種粗暴的憤怒。）莫攔住我的路，好不好？媽媽在等着我哩！（他走到門口。隨後轉回身來厲聲說。）噓！彼得來了！現在，閉起嘴來！（當彼得出現於門口時他踱進屋來。）

彼得 請原諒我一直走了進來。門是開着的。海絲兒到哪裏去了？

奧林（帶着不自然的隨便神氣。）回家去了。（隨後對萊維妮亞作了一個飛快，有意義的，諷嘲的瞥視。）我到書房裏去擦我的手槍去。鏽得不成樣子了。很高興你現在來了，彼得，你可以陪陪維妮。（他轉身走出門去。彼得跟着他的背影，莫名其妙的。）

萊維妮亞（一聲悶叫。）奧林！（沒有回答，只有書房門被關上的聲音。她起身追趕他，止住，於是縱身投入彼得的懷中，好像要求保護似的，隨即開始滔滔地談着話以便消

除她的思慮。彼得，把我抱緊些！什麼都沒有愛重要，是不是？噢，爲了安靜。一個人必須得到安靜——一個人太軟弱了，忘記不下——誰都沒有權利不讓別人得到安靜！（她動手去掩住她的耳朵。）

彼得（被她熱狂的激動嚇住了。）像他那個樣子，去玩弄手槍，真是個傻子。要不要我把槍拿開？

萊維妮亞（把他抱得更緊——滔滔不絕地。）噢，彼得，我們一結婚，有一個帶有花園和樹木的家，那是多麼妙啊！我們會十分幸福的！凡是生長得單純的東西——對着太陽向上長的——一切正直而堅強的東西我都愛！我恨那種乖僻的，戕賊自己，在陰影裏枯萎一世的東西！（她的聲音高起來，好像就要斷裂似的——又本能地要掩住耳朵。）我等得受不了了——等了又等，等了又等——！（從大廳另一邊的書房裏傳來一聲沈悶的槍聲。）

彼得（掙脫她向門口跑去。）天吶！怎麼回事！（他衝進大廳。）

萊維妮亞（無力地倒下去，把身子依靠在桌子上——聲音微弱而顫動的。）奧林！饒恕我吧！（她用極大的毅力自持。她的嘴閉成一條線。她機械地把封口的信封藏在桌子抽屜裏，又把抽屜鎖上。）我得進去——（她轉身要走，她的眼睛接觸到牆上掛的各位孟南的畫像的眼光，他們譴責地注視着她——反抗地）你們爲什麼那麼樣看我？難道那不是保守

你們的祕密的唯一辦法麼？不過從今以後我跟你們吹了，你們聽見了沒有？我是我媽媽的女兒——而不是你們當中的一個！不管你們怎樣，我要活下去！（她挺起肩膀，又擺出她從前跟她父親學來的軍人的突兀的架勢——好像由於否認了她和孟南家的關係，她又回到塵世上來——直挺挺地大踏步離開屋子。）

（幕）

第四幕

飾景 和第一場第一景一樣——住宅的內部。時間是三天之後的一個傍晚。孟宅的外貌和「歸家」的第一場很相像。淡黃色的太陽閃爍在希臘廟宇式的門廊上，形成一種光輝的霧氣，加強了圓柱的白色，百葉窗的深綠色，花叢的綠色，松樹的墨綠色。圓柱把一條條的黑影投在後面的灰色石牆上。百葉窗是倒扣着的，窗戶是開着的。樓下的一層，從下方推上來的窗戶的上部，反映着太陽光，就像沈思的，悽悽的眼光一樣，眩然直視。

薩斯從右前方的車道上慢慢地走來。手裏帶着一把剪草的剪子，吊兒郎當地，假裝着修理車道旁邊的草地邊緣。實際上，他只不過是打發時間，咀嚼着煙草，用他那一度曾經是很好的男中音的蒼老而悽婉的餘韻，悲哀地自唱着「申那達」的歌曲：

薩斯

「哦，申那達·滾滾的河流，

我想聽聽你的響聲。

哦，申那達，我不能走近你，

我走遠了

走過了寬廣的米蘇里。」

「哦，申那達，你滾滾的河流，

我愛你的姑娘。」

薩斯（停止了歌唱，站在那裏瞰瞰左面下方的花園——搖搖頭喃喃地自言自語。）她又在那裏折我的花兒了。跟她爸爸從前一樣——不過更精心些。她把這所房子裏的每間屋子都裝滿了花。該死，我希望喪禮一過去，她就會罷手。否則我的花園裏就不剩一朵花了！（他轉過頭來，又遊遊蕩蕩地走起來，一面陰森森地喃喃說。）人們都在說，一個軍人擦槍的時候會打死自己，真是一件怪事。現在他們都避着她了。在他們看來，一個孟家的人就代表着不得好死。（帶着一絲陰森的自傲。）不過維妮可够他們對付的，他們永遠莫想叫她露出一點什麼聲色。真是純粹的孟家的種！

（萊維姆亞從左方上。三天的間隔，在她身上造成了很顯著的變化。她穿着深色的喪服，身體又顯得瘦削，胸口又顯得平板了。孟家的那種活像面具似的面孔現在非常著目的顯露在她的臉上。她的臉因為沒有睡眠和精神的緊張而憔悴，並且深深地刻劃着紋路，凝結為一種木呆的表情。她的嘴唇沒有血色，緊閉成一條縫。她拿着一大把花，把

花遞給薩斯，她用一種奇怪而空虛的語音說話。）

萊維妮亞 薩斯，把這些花拿去交給漢娜。叫她把它們佈置在屋子裏。我要把這房子裏擺滿了花。彼得就要來，我希望一切都美觀而愉快。

（她走過去坐在階台頂上，身體筆直地，兩臂硬板板地又在腰裏，她的腿和腳併在一起，大睜着悍然陰冷的眼睛直瞪着陽光。）

薩斯（站在那裏，拿着花，闕切地望着她。）今兒早上我五點鐘起來，就看見你坐在那裏——而且你每天早晨都是那樣，自從奧林——你是沒有睡覺吧？（她直瞪着前面，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他繼續說下去，花言巧語地。）維妮，我把沙發拖一張出來給你躺躺怎麼樣？也許你會睡一會兒，睡睡會對你有好處的。

萊維妮亞 不用，謝謝你，薩斯。我在等彼得。（停頓一下之後，好奇地。）你爲什麼不叫我到屋裏去躺躺呢？（薩斯假裝沒有聽見她的問話，避開她的目光。）你懂得的，是不是？你跟我們孟家那麼久了！你知道在這所房子裏，祖父造的憎恨與死亡之宮裏是沒有安息的。

薩斯（脫口而出。）維妮，你切莫住在這裏！你和彼得結了婚就走開吧！

萊維妮亞 我就要和他結婚！而且我就要跟他走開，忘掉這所房子以及這房子裏所發生過的

事情！

薩斯 正是這話，維妮！

萊維妮亞 我要把它封起來，讓它在陽光底下，在風裏雨裏毀滅。孟家的各位祖先的畫像就會腐爛在牆上，鬼魂們就會重歸於死亡。孟家的人們就會被人忘記。我是最末的一個，但是我不久就不姓孟了。我將要成爲彼得納爾士夫人。那時他們就完了！謝天謝地！

（她在太陽光下把身子向後仰了一仰，閉上她的眼睛。薩斯又朝她望望，搖搖頭，吐了一口吐沫。隨後他聽見有點動靜，向左下方的車道上看看。）

薩斯 維妮，海絲兒來了。

萊維妮亞 （帶着一種吃驚的神氣楞楞地把身子向前一探。）海絲兒？她來幹什麼？（她跳起來，好像要跑到屋裏去，隨即站在階台頂上——她的聲音變得強硬起來。）薩斯，你去作你的事去吧！

薩斯 是。（當海絲兒從左前方進來的時候，他緩緩地走向紫丁香花叢背後——一面回頭打招呼。）傍晚好呀，海絲兒。

海絲兒 傍晚好呀，薩斯。

（她突然停住，眼睜萊維妮亞。萊維妮亞回報以強悍的眼光。海絲兒穿着喪服。她

的臉憂鬱而蒼白，她的眼睛帶有痛哭的痕跡，但是在她下定決心走向階台的時候，她帶有一種堅決的氣慨。）

萊維妮亞 你有什麼事？我忙得很。

海絲兒 （不慌不忙地。）維妮，我要來跟你說的話用不了多久工夫。（突然脫口而出。）

你們說的奧林擦槍走火打死自己，那是謊話！我知道那是謊話！他有意自殺的！

萊維妮亞 你說話最好當心些。我能證明那天的事。彼得在這裏——

海絲兒 別人怎樣說，我不管！

萊維妮亞 我以為至少你不應該來責備奧林——

海絲兒 我並不是責備他！你竟敢說出那種話來！我是在責備你！你逼着他自殺的！噢，

我知道我拿不出證據來——正如我不能證明奧林所暗示的許多事情一樣！不過我知道一定會出禍事——而且你應該負責，不管怎樣說！

萊維妮亞 （掩飾恐懼之色——改取一種勉強做出來的非難的口吻。）今天是奧林的安葬的

日子，你跑到這裏來，把我們家庭所遭遇的不幸，歸罪於我，奧林會作怎樣的想法呢？

海絲兒 （覺得歉然但同時堅信她是對的。）好吧，維妮。我再也不說什麼了。不過我知道有點什麼——而且你也知道——有點什麼事情逼着奧林發狂——（她支持不住，淚泣着

○可憐的奧林！

萊維妮亞（睜目直視。她的嘴唇翕動。從咬緊的牙關裏迸出一個窒悶的聲音。○莫——莫哭！

海絲兒（控制自己——過了一時。○對不起。我並不是來談奧林的事的。

萊維妮亞（不安地。○你是來幹什麼的？

海絲兒 是爲了彼得。

萊維妮亞（好像這正是她担心的事情——粗聲地。○你不用管彼得和我的事！

海絲兒 我偏要管！你不要跟他結婚，毀掉他的一生！（現在是懇求地了。○你不能跟他結

婚！你沒看見麼？他跟你在一起永遠不會幸福的，你只不過是把他拖到這種可怕的事情裏

面來——不管那是什麼事情——叫他受累罷了！

萊維妮亞 並沒有可怕的事情呀！

海絲兒 我知道彼得不相信任何人會有壞心眼，但是和你同住在一起，和你結了婚，你就掩藏不住了，他一定會感覺到我所感覺的。你們不會幸福的，因爲你們之間會發生齟齬的！（又懇求地。○噢，維妮，你得對彼得厚道些！你得考慮到他的幸福——如果你真愛他！

萊維妮亞（厲聲地。）我真愛他！

海絲兒 事情已經開始了——他已經被你弄得很苦惱了！

萊維妮亞 你是在撒謊！

海絲兒 昨天晚上，當媽媽想跟他談談的時候，他和媽媽吵了起來——這樣的事情，他從來不會作過！那簡直不像彼得幹的事。你把他改變了。他離開家跑到旅館去住去了。他說他永不再跟媽媽和我說話。他一向是一個好兒子——好哥哥。我們三個一直是很快樂的。這件事傷透了媽媽的心。她祇是坐在那裏哭。（不顧一切地。）噢，維妮，你不能那麼作！如果你作了，你會受到懲罰的！到頭來，彼得會恨你的！

萊維妮亞 不行！

海絲兒 你想冒險逼迫彼得去作奧林所作過的事情嗎？他會作的——如果他發現了事實的真相！

萊維妮亞（猛烈地。）什麼事實的真相，你這個小傻瓜！發現什麼？

海絲兒（譴責地）我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捫捫心，當着上帝的面問問你的良心看你是不是應該跟彼得結婚！

萊維亞亞（不顧一切地——智窮力竭地。）是的！當着上帝的面！當着任何東西的面。（怒

視着她——氣沖沖地。你莫惹我——走開——否則我會拿奧林的手槍來打死你！（怒氣過去了，她覺得虛弱而無力。走向椅子坐下。）

海絲兒（畏縮。）噢！你真壞！我相信你會——！維妮！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兒的？

萊維妮亞 走開！

海絲兒 維妮！（萊維妮亞閉上她的眼睛。海絲兒站在那裏瞅着她。一頓之後——聲音顫動地。）好吧。我走。我所能作的就是信賴你。我知道在你的心坎裏，你絕不會無視所有的榮譽和正義——你，一個孟家的人，（萊維妮亞並沒有睜開眼睛，發出一聲低微的冷笑。）至少你要讓彼得看看奧林裝在信封裏的東西。奧林要我在他跟你結婚以前把那個給他看看。我已經跟彼得說過了，維妮。

萊維妮亞（仍未睜開眼睛——古怪地，好像自言自語。）死人！爲什麼死人不死呢！

海絲兒（瞅着她，害怕，不知道怎樣辦才好——猶豫地四顧，看見有人從左前方走來——很快地。）現在他來了。我從後面走。我不願意他看見我。（她動身要走，可是又停在丁香花叢旁邊——憐卹地。）我知道你痛苦，維妮——而且我知道你的良心會驅使你作正事——上帝會饒恕你的。（她很快地走到花叢後面，繞過房子向後走去。）

萊維妮亞（望着她的背影抗叫道。）我並不要求上帝或者任何人的饒恕。我饒恕我自己！

（她靠在椅子上，又閉上眼睛——狠狠地，）我希望什麼地方有個爲好人而設的地獄！（彼得從左前方上。他面有憔悴與苦惱之色。他走得很慢，眼睛望着地面——隨後看見了萊維妮亞，立刻努力振作，裝出滿高興的樣子。）

彼得 哈囉，維妮。（他坐在門廊邊上，就在她身邊。她仍舊閉着眼睛，就好像怕睜開似的。他關心地望着。）你顯得非常之累。你沒有睡覺嗎？（他拍拍她的手，溫柔地但很不自在。她的嘴翕動一下，兩個嘴角向下一撇，忍住了哭泣。他撫慰地說下去。）你的日子過得非常痛苦，但是不要緊，我們就要結婚的。

萊維妮亞（並不睜開她的眼睛——渴望地。）你會愛我，並且使我忘記過去嗎？

彼得 當然會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你離開這所倒霉的房子！也許我是個傻子，不過我自己對這房子也開始有點迷信了。

萊維妮亞（並不睜開眼睛——古怪地。）是的。愛情不能住在裏面。我們走開，讓它自己毀滅——而且我們要忘記死去的人。

彼得（聲音裏夾着一種刻毒的憎恨的調子，）我們搬得越遠越好！現在我恨這個倒霉的鎮市以及鎮裏的每一個人！

萊維妮亞（吃驚，睜開眼望着他。）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那種話，彼得——刻毒呀！

彼得（躲避她的視線。）有些事情會把任何一個人都變得刻毒起來！

萊維妮亞 你和你的媽媽和海絲兒吵了架的——爲了我的緣故——就是那件事嗎？

彼得 你怎樣知道的？

萊維妮亞 海絲兒剛到這裏來過。

彼得 她告訴你的麼？那些傻瓜。她爲什麼要告訴你呢？

萊維妮亞 她不想要我跟你結婚。

彼得（生氣地。）那個小壞蛋！她有什麼資格——？（於是有一點不安地——強作一個微笑。）我希望你不要去睬她。

萊維妮亞（她越來越像是在回答她內心的聲音，而不是在回答她——筆挺地坐在椅子裏——不屈地。）正是！

彼得 她和媽媽的腦子裏突然間起了一些怪念頭。不過她們會打消的。

萊維妮亞（帶着究詰的眼光瞅着他——不安地。）假使她們不呢？

彼得 在我們結婚以後她們會的——否則我就跟她們吹台！

萊維妮亞（一頓。隨後她用手捧着他的臉，把它扳轉過來對着她自己的臉。）彼得！讓我看看你！你是在受苦！你的眼睛裏有一種受傷的神色！你的眼睛向來是誠實可信的！現在

却顯得懷疑生活害怕生活了！難道我已經把你變成這個樣兒了麼，彼得？你開始在懷疑我麼？你是在奇怪奧林寫的是什麼東西麼？

彼得（猛烈地抗議。）不！我當然不！難道我不知道奧林的神經失常麼？我爲什麼要注意——？

萊維妮亞 你敢發誓你將來永不懷疑我——我的一切行動？

彼得 你把我當作什麼樣的人了？

萊維妮亞 而且你將來絕不讓任何人離開我們？隨便什麼都不能破壞我們的幸福？你不讓任何事情破壞我們，是不是？

彼得 當然了！

萊維妮亞（越來越急迫）彼得，我現在就想結婚！我害怕。你願想現在跟我結婚嗎——今天晚上？我們可以找一位牧師來作這件事。我可以立刻脫去我的衣服，換上你所歡喜的顏色！彼得，今天就跟我結婚！我害怕等待！

彼得（迷亂並且有點吃驚。）可是——你不是當真的吧？我們不能就結婚。那可顯得不像話，今天是奧林——爲了對他表示敬意。（隨後不由自主地疑心起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那麼怕等。不會出什麼事的，是不是？難道奧林所寫的東西裏面真有什麼會阻止我們

——？
萊維妮亞（帶着一種情急的失意的笑。）死去的人又插進來了！他們老是要插進來的，彼得！你把你的幸福託付給我！那就等於託付給死去的人——而愛，是不能夠託付給他們的！我知道他們很清楚！我不忍看見你的眼光越來越刻毒，詭秘，對於生活越沒有信心！我是太愛你了！

彼得（被這話弄得更不安更疑心了。）維妮，你說的是什麼呀？你使我覺得好像真有點什麼事情——

萊維妮亞（不顧一切地。）什麼都沒有！（隨後突然張臂抱住他。）別！別想那個——現在且別去想吧！不管那些死去的人們怎麼樣——我需要一小會兒的快樂！我應該獲得到快樂！我作够了——！（變得更無顧忌——瘋狂地懇求着。）聽我說，彼得！爲什麼我們要等着結婚呢？我想要一時的歡樂——愛的歡樂——來補償行將來到的一切。我現在就要！彼得，你不能堅強些麼？你不能單純些純潔些麼？你不能忘掉罪惡看看一切的愛都是美麗的麼？（她放肆地熱情地吻他。）吻我！把我抱緊些！想我！想得那麼厲害，你會殺死任何人來獲得我的！我作過那種事的——爲了你！把我抱到這所死人的房子裏去愛我吧！我們的愛會把死人趕走！我們的愛會把他們的陰魂羞死！（在不顧一切的，瘋狂的放蕩的頂

點。〕想我！把我抱去，亞當姆！〔她脫口說出的這個名字使她猛吃一驚地醒悟過來——迷亂的，歎笑着。〕亞當姆？我爲什麼要叫你亞當姆呢？除了在聖經以外，我從來就不會聽見過那個名字！〔於是突然帶着一種絕望的鐵定的決斷。〕總是有死人插進來！用不着再嘗試了！

彼得 〔相信她發了神經但她所表現的慾望使他震驚，憎惡。〕維妮！你是在說瘋話！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你不是——像那樣的人！

萊維妮亞 〔聲音死板板地。〕彼得，我不能跟你結婚。你切莫再跟我見面。〔他揪着她，被整似的歎歎地。〕回家去吧。跟你的媽媽和海絲兒和好吧。跟另外一個什麼人結婚。我沒有資格戀愛。死去的人們太頑強了！

彼得 〔他的頭腦亂糟糟的。〕維妮！你不能——！你發了瘋——！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於是疑心地。〕難道那就是——奧林所寫的？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有權利知道，是不是？〔她不答話——於是他越疑心了。〕他一提到——你們在島上的事他的舉動那麼古怪。難道在那裏真有點什麼事兒——和那個土人有關的事兒——？

萊維妮亞 〔她的第一個本能的反應便是一個受了侮辱的反應。〕彼得！你竟敢——！〔於是突然抓住這個機會作爲一條出路——帶着故意作出的粗俗。〕好吧！是的，如果你一定

要知道！我不再扯謊了！奧林疑心我跟那個土人發生了關係！我是跟他發生過關係的！

彼得（畏縮，目瞪口呆——語不成聲地。）維妮！你發了瘋了！我不相信——你——你不會！

萊維妮亞（聲音粗暴地。）爲什麼我不會！我需要他！他想跟他學學戀愛——戀愛並不是一樁罪惡！而且我作過了，我告訴你！他跟我發生了關係！我是他的姘頭！

彼得（畏避，就如同有人兜臉打了他似的，帶着一種極度嫌惡的驚懼的神色瞪着她——帶着刻毒的憤怒，語音斷斷續續地。）那麼——媽媽和海絲兒所說的關是你的話是對的了——你是心裏壞——不怪奧林自殺——上帝吶，我——我希望你會受到懲罰——我——！

（他盲目地急忙走下左方的車道。）

萊維妮亞（望着他走——於是帶着一聲低微的焦急的喊聲，從他後面追上去。）彼得！我是說謊的！我並沒有——！（她陡然停住，把身子挺得直直的，恢復了舊有的四平八穩的姿態。她向下方的車道上望着他的背影——隨後轉過身去，用一種惘然的空虛的語調說。）再會了，彼得。

（薩斯從左後方上，他是從屋角上拐過來的。他站了一時，注視着她，面色陰沈地奇怪着。隨後，爲了引起她的注意，他開始低唱着他的憂鬱的曲子「申那達」，同時環顧着他

四週的地面，好像是正在尋找什麼東西。）

薩斯 「噢，申那達，我不能走近你

遠了遠了，我走開了——」

萊維妮亞（並不望着他，接着曲子裏的詞句——帶着一個陰鬱的，落寞的微笑。）我不走開了——至少現在不走開了，薩斯。我住定在這裏了，——和孟家的死鬼們住在一起！（她發出一陣乾燥的低微的咯咯笑聲，轉回身就像要走進屋去。）

薩斯（她臉上的神色使他害怕起來，抓住她的手臂。）維妮，不要進去！

萊維妮亞（陰沉地。）別害怕。我不走媽媽和奧林走的路子。那等於逃避懲罰。而且能懲罰我的人，一個也沒剩下來。我是孟家的最後一個人。我必須懲罰我自己。獨自一個人和死人們同住在這裏是一種比死亡和監禁更壞的報應！我絕不出門，也絕不見任何人。我要把百葉窗釘得緊緊的，不讓一絲陽光透進來。我要單獨和死人們同住在一起，保守他們的祕密，讓他們來纏我，直到孽債償盡，而孟家的最後一位可以得到一死的時候！（帶着一種奇怪的殘酷的微笑，惡意地度量着自我折磨的歲月）我知道他們一定要叫我活得很久！生活對於孟家的人就是一種懲罰！

薩斯（帶着陰森的會意。）哼。我沒有聽見你說的一個字，維妮。（假裝在地面上找東

西。把我的剪子丟在什麼地方了。

萊維妮亞（轉身對着他，嚴厲地。）現在你去把百葉窗關上，並且把它們釘緊。

薩斯 是啦。

萊維妮亞 告訴漢娜把花都摔出去。

薩斯 是啦。

（他從她身邊走上階台，走進屋子。她也走上門廊——隨後轉身站了一時，身體筆直，肩頭四平八穩，用陰森的眼光凝視着陽光。薩斯從門右面的窗戶裏探出身來，砰然一聲把百葉窗關緊。這一聲就好像一個命令似的，萊維妮亞向後一轉，木然地正步走進屋子，隨手帶上了門。）

（幕）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行發有續書新·種八十出已

		(基本價)
1	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卡靜作·馮亦代譯(文學批評) A. Kazin: On Native Ground(上下二冊)	9.10
2	海上歷險記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長篇小說) Edgar A. Poe: 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3.40
3	密西失比河上馬克吐溫作·畢樹棠譯 (長篇小說)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上下二冊)	6.00
4	珍妮小傳 德萊塞作·朱葆光譯……(長篇小說) Theodore Drieser: Jernie Gerhardt	6.20
5	康波勒托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長篇小說) Ernest Hemingway: Caporato	2.60
6	漂亮女人 陶樂賽·派克等作·羅稷南譯(短篇小說) Anthology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3.00
7	愛倫坡故事集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短篇小說) Edgar A. Poe: Selected Tales of Poe	2.80
8	溫士堡·俄亥俄 安德森作·吳岩譯……(短篇小說)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3.70
9	在我們的時代裏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	2.00
10	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Ernest Hemingway: Men Without Women	2.20
11	華爾 騰梭羅作·徐遲譯……(散文) David H. Thoreau: Walden	4.80
12	現代美國詩歌各家名作·袁水拍譯……(詩) 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	3.40
13	草葉集 惠特曼作·高寒譯……(詩) W. Whitman: The Leaves of Grass	5.20
14	朗費羅詩選 朗費羅作·簡企之譯……(詩) H. W. Longfellow: Selected Poems	2.90
15	悲悼 奧尼爾作·荒蕪譯……(戲劇) Eugene O'Neill: Mourning Becomes Eelctra	3.50
16	傳記 勃爾曼作·石華父譯……(戲劇) S. N. Berhman: Biography	2.90
17	林肯在依利諾州 夏爾烏特作·袁俊譯……(戲劇) R. Sherwood: Abraham Lincoln in Illinois	2.90
18	人生一世 薩洛揚作·洪深譯……(戲劇) W. Saroyan: The Time of Your Life	2.40

售出價實數倍市門司公本按價基列上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